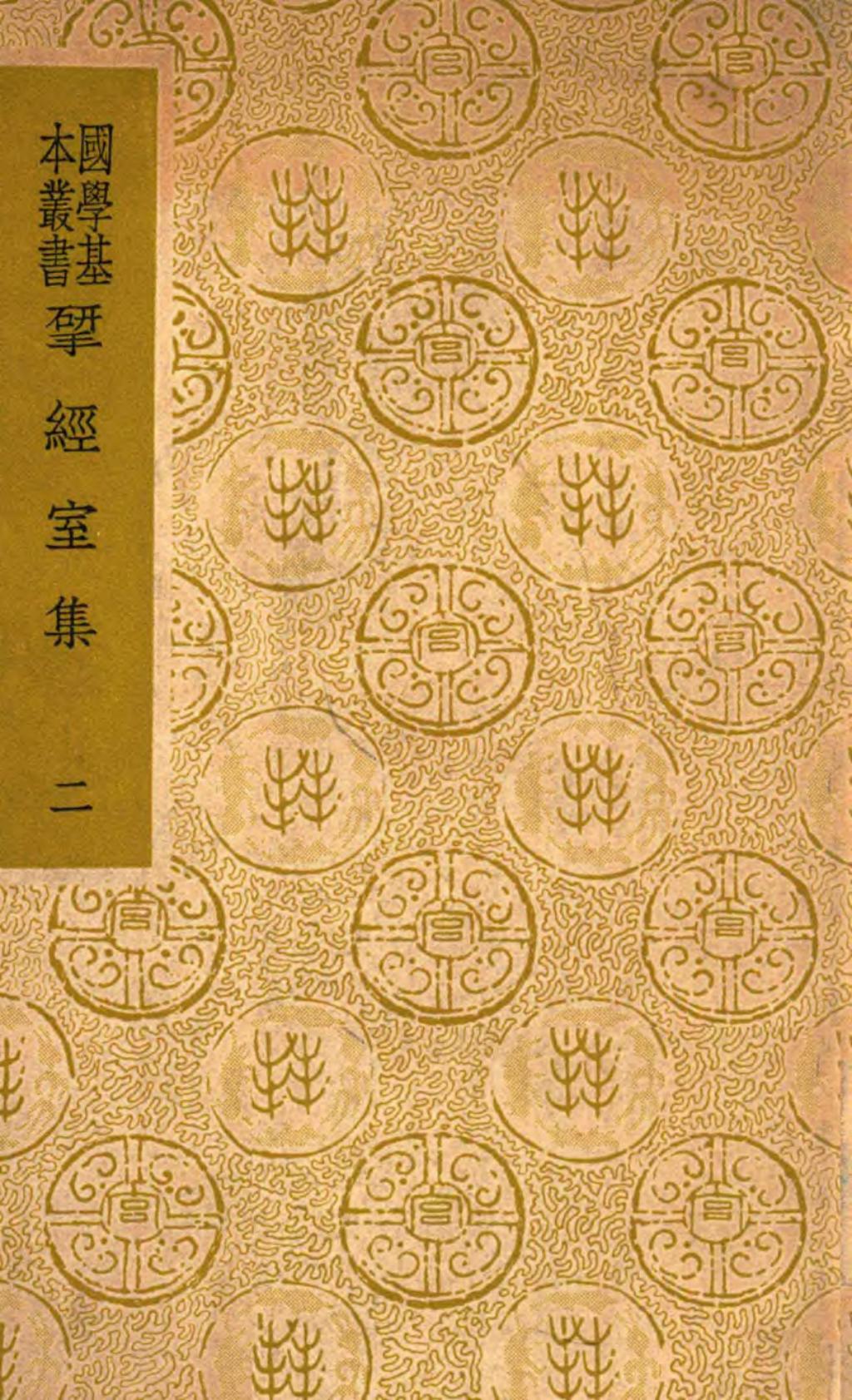


國學基
本叢書 經室集二



書叢本基學國

集室經學

(二)

著元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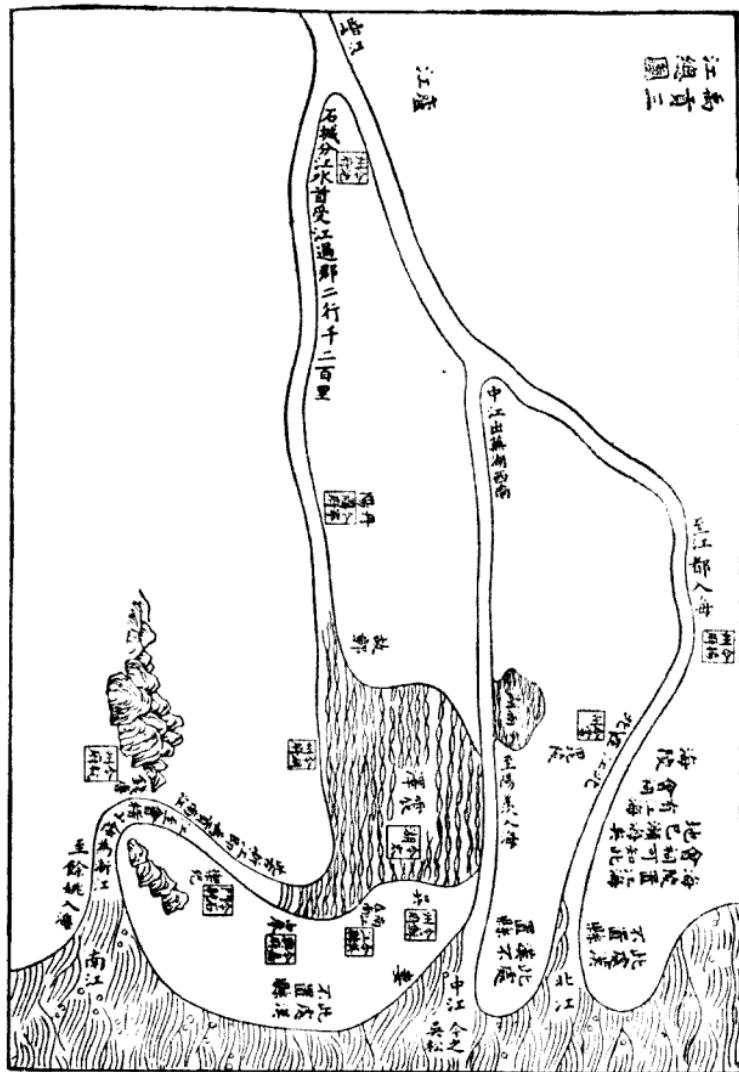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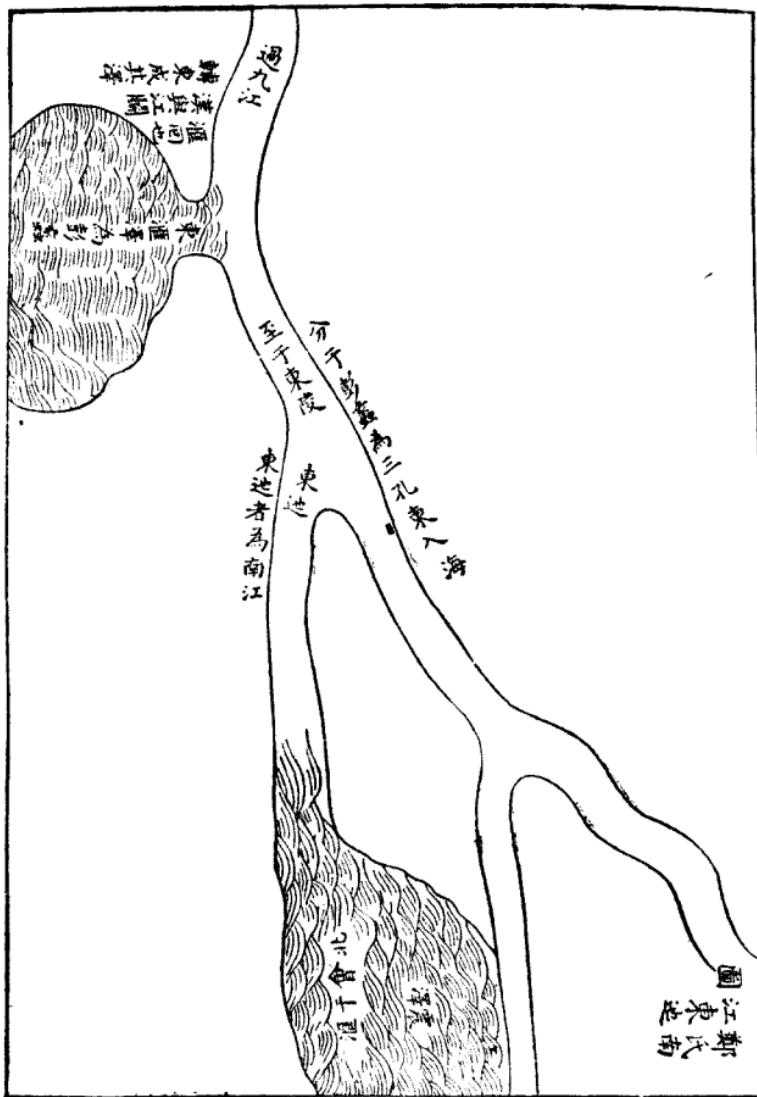
肇經室一集卷十二

浙江圖考 上

古今水道變遷極多，小水支流混淆不免。然未有一省主名之大川，定自禹迹而後人亂之。若今不知浙江爲岷江，以漸江穀水冒浙江者也。元家在揚州府處北江之北，督學浙省往來吳越間者屢矣。參稽經史測量水土而得江浙本爲一水之迹，浙江實禹貢南江之據，近儒著述多攷三江而終未實發之。予乃博引羣書爲圖說一卷，綜其大旨而攷之曰：江者發原岷山者也。禹貢三江有北江、中江南江北江者，岷江由江寧鎮江丹徒常州之北入海，即今揚州南之大江也。中江者，岷江由高淳過五壩至常州府宜興縣入海者也。南江者，岷江由安徽池州府過寧國府會太湖，過吳江石門出仁和縣臨平半山之西南，今塘樓折而東而北，由餘姚北入海者也。禹貢不出南江之名者，爲江之正流，不比北中也。中江自楊行密築五堰，其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陸行十八里矣。南江自北魏時石門仁和流塞，唐初築海塘以捍潮，其流始絕。今吳江石門仁和數百里內皆爲沃土，惟一綫清流自北新關通漕達於吳江，猶是浙江故道。然則浙江者，乃岷山導江之委，即由吳江石門仁和海寧至餘姚入海數百里內之地之專名也。若以今富陽江論之，乃漢書說文水經之漸江水穀水與說文江浙相連之浙水迥不相同。特自杭州府城東北爲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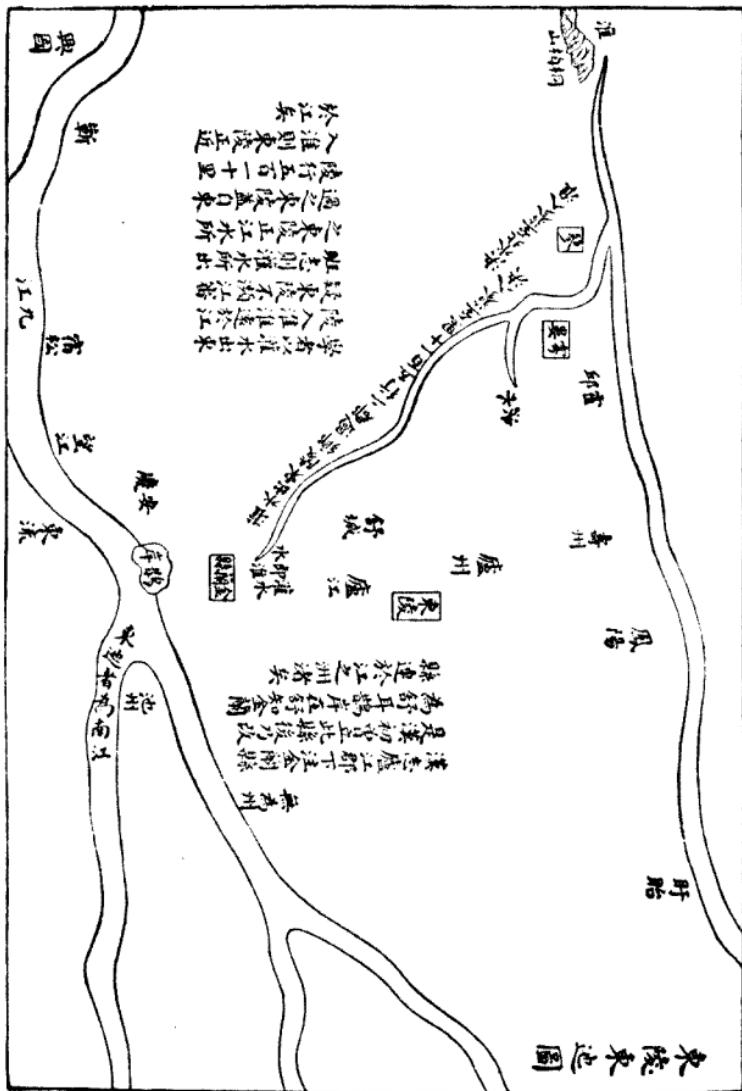
水之故道。其自杭州城隍山西南上達富陽，斷不能名之爲浙江也。今之海塘所以捍潮，元撫浙修塘，月必至焉。自尖山至海寧州以西，隄雖險而地勢高，惟老鹽倉西南至杭州府城東北數十里中，地勢低平，潮汐往來，活沙無定。有朝爲桑田，莫成滄海者。且加築隄塘，難施椿石，濬之愈深，則沙性愈散，不如老鹽倉東北鐵板沙之堅固。然則此數十里中，非古浙江沙淤故道之明證乎？非卽禹貢南江乎？且潮水最高時，較之北新關塘棲一帶，水面高至七八尺，設無海塘，則海潮必北注嘉興，所以西塘柴工尤爲要計也。班孟堅漢書、許叔重說文、孔疏所引真鄭康成書注、桑欽水經諸說，是也。初學記引僞鄭康成書注、韋昭國語注、酈道元水經注、庾仲初吳都賦注，諸說非也。以其說之是者，證之禹貢、周禮、左傳、國語、越絕史記、諸書及今各府縣地勢，無不合也。以其說之非者，證之諸書及今地勢，無不謬也。元嘗立詁經精舍於西湖孤山之麓，諸生議奉許叔重鄭康成二君木主於舍中而祀之。二君說經之功，人罕見者。然浙省讀經之士，奚超數萬人？問以所居之省，莫不曰浙江也。問以浙江究爲何水，鮮不誤舉也。若非許氏說文漸漸二字相別爲解，鄭氏尙書禹貢注、讀東迤爲斷句與漢書說文相發明，則必爲酈道元諸說所誤。浙江禹迹，及古吳越之界，皆不可復求。然則許鄭之爲功，豈不甚鉅？固宜爲潛學之士所中心說而誠服者哉。元七八年來博稽古籍，親履今地，引證諸說，圖以明之，用告學者，請勿復疑。嘉慶七年，撰于杭州使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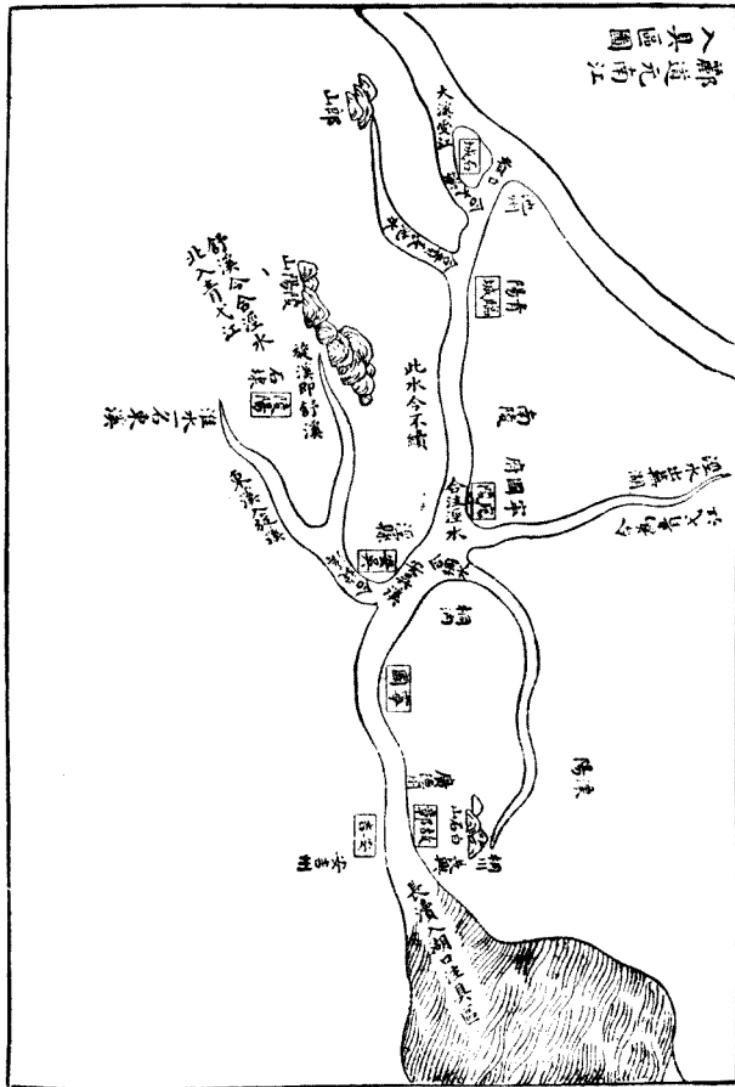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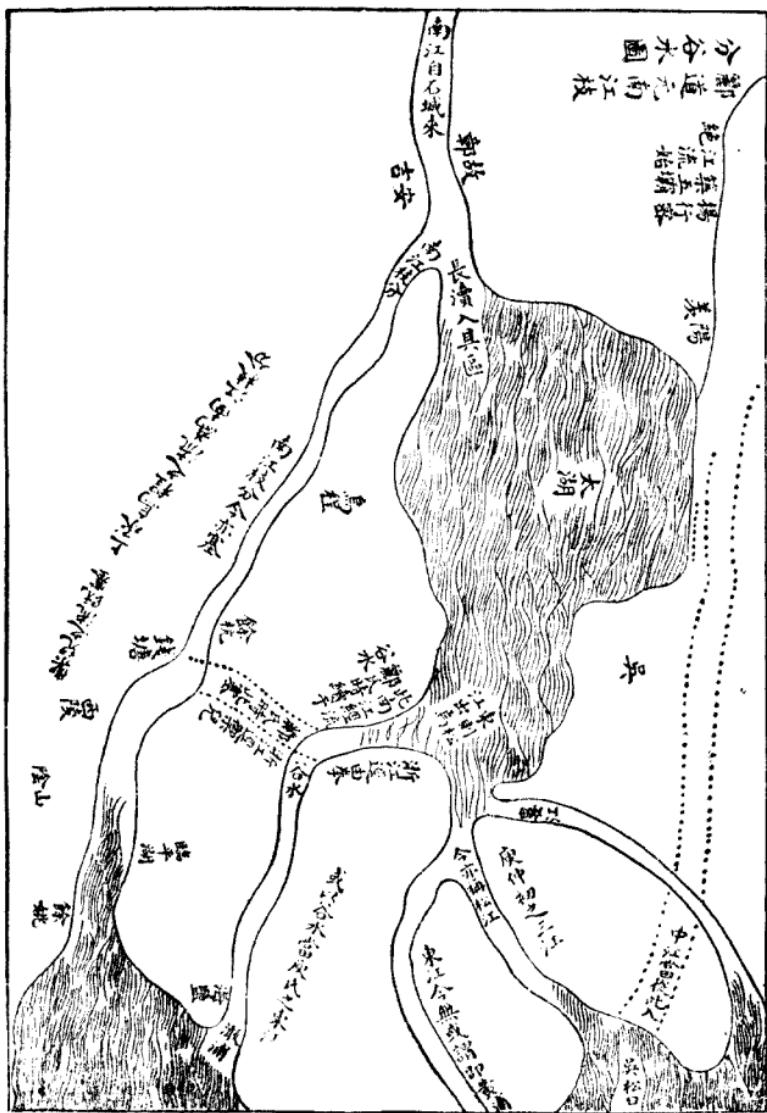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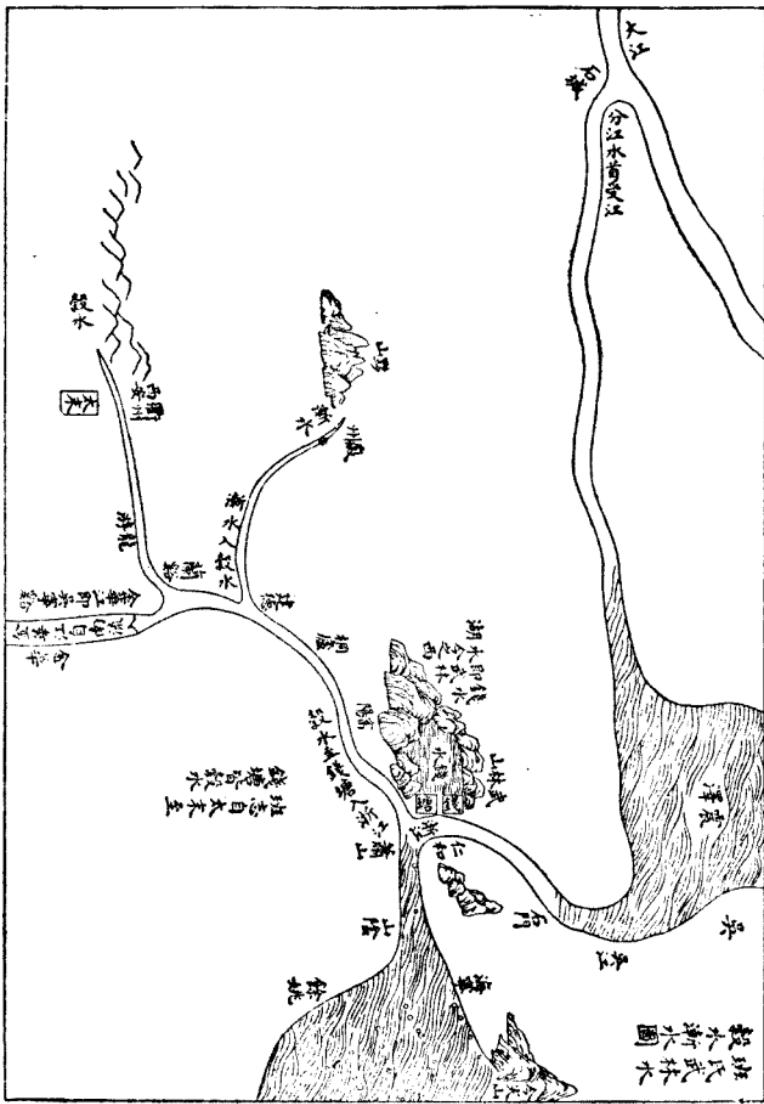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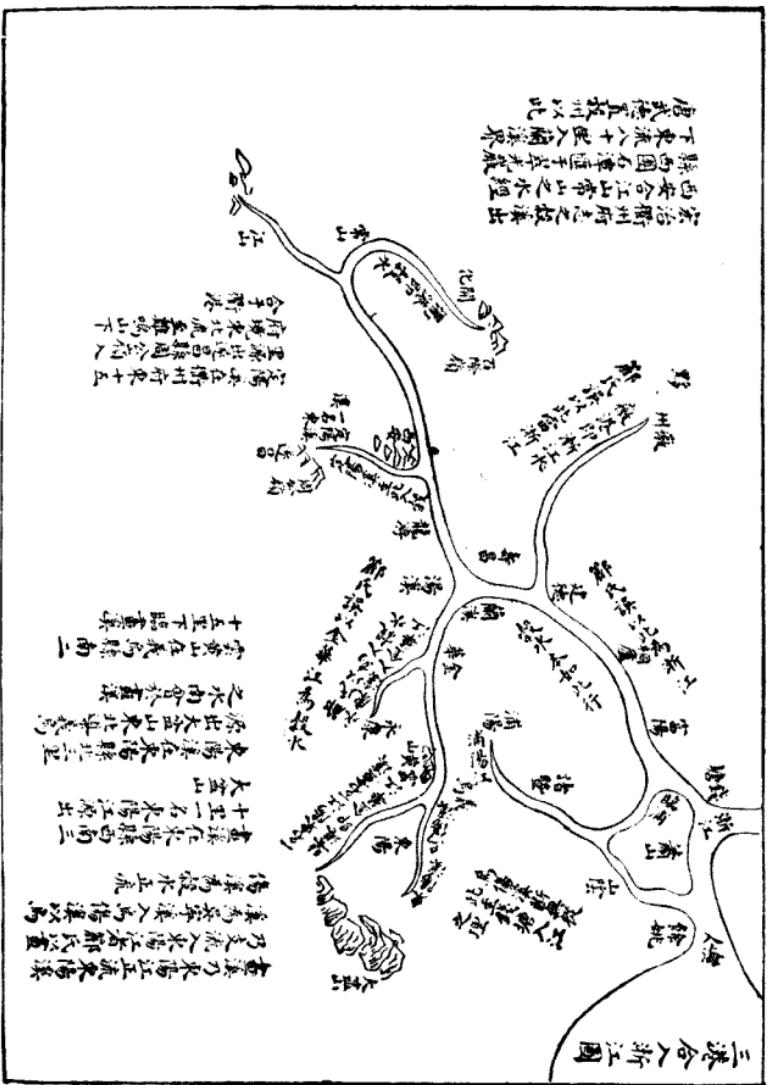
東陵東北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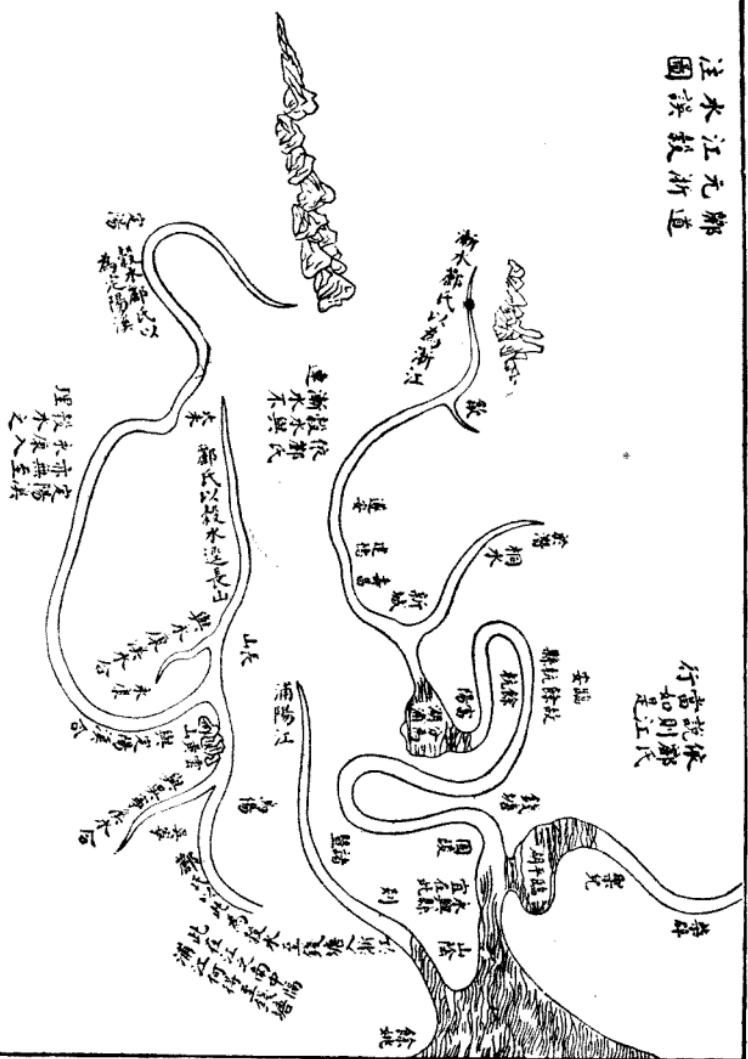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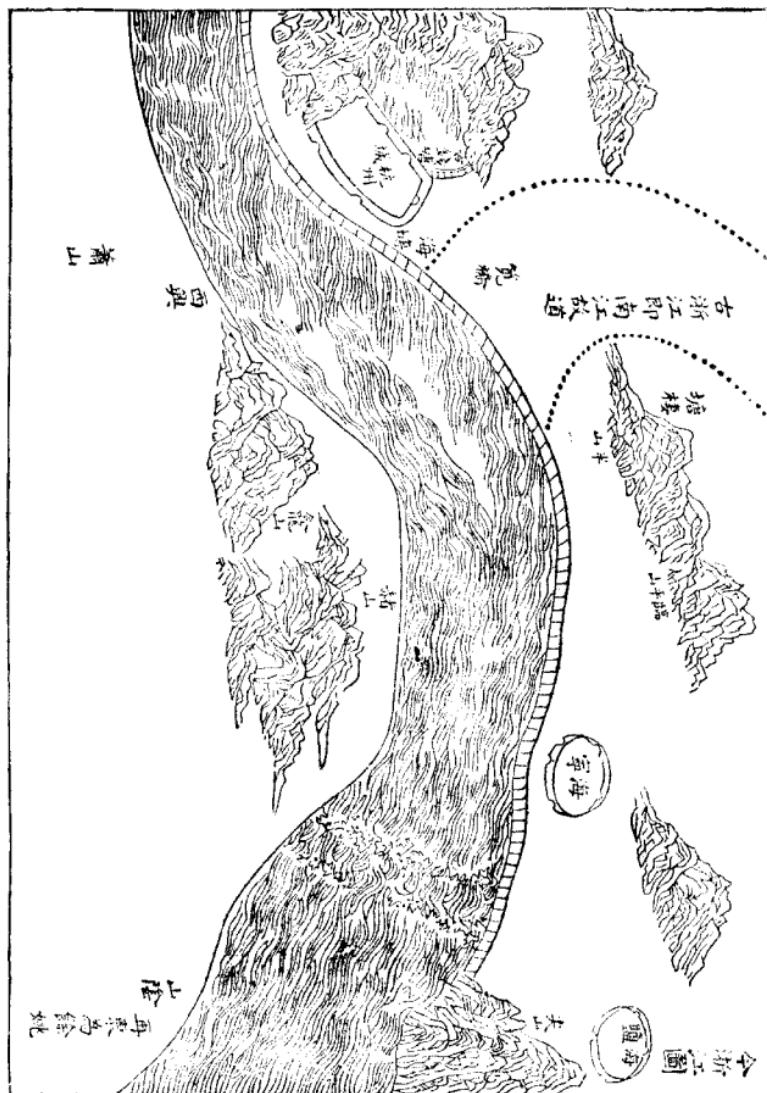




江元解說

行當說依
如則鄭
是江氏





〔禹貢〕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烏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鄭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其意言三江既入入海耳，不入震澤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正義曰：鄭云：東迤者，爲南江。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元案：三江之名，自禹貢始。職方氏國語之三江，即禹貢之三江也。兩漢之解三江者，若班氏漢書地理志，桑氏水經，許氏說文解字，皆合以左氏傳史記諸書證之，亦無不合。鄭氏尚書注，世已殘闕，見諸正義所引者，正合於班氏之說。其注三江既入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云分於彭蠡，則非分於震澤。後之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者，不得附之也。且云分於彭蠡爲三孔，則非合於彭蠡而爲一孔。後之以合漢爲北江，合彭蠡爲南江者，不得托之也。且云東入海，則非三江入震澤，亦非彭蠡與漢入三江。僞孔傳以既入爲入震澤，固殊鄭氏之旨。蘇軾以豫章江入彭蠡入海爲南江，尤非鄭氏之旨也。又鄭氏注東迤，北會于匯，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者，則鄭氏讀禹貢東迤爲句也。

三江之中惟南江之勢北會于具區所謂北會于匯也若彭蠡則在江之南無所謂北匯矣鄭氏注禹貢一本班志明標地理志者甚多間有依地說不用班志者必明言其故亦或於班志所記擇善而從如沱水是也未有憑空說以異班氏者竊意三江之注亦必明引地理志而後言自彭蠡分三孔惜乎殘闕不備耳禹貢有中江北江無南江之名南江始見於班志鄭注東迤者爲南江用班氏南江之名與中江北江爲三江也班志南江分自石城中江分自蕪湖石城蕪湖在彭蠡東故曰分自彭蠡亦所以釋經言三江於彭蠡既豬之下也分自彭蠡則彭蠡以西猶未分知以漢入江爲北江鄭必不作此說也江水自石城分爲南江正是東迤

池字解見說文

南江至吳縣南入具區具區在北正

是北會于匯班志曰南江在南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其義一也班志言北江至江都入海中江至陽羨入海南江至餘姚入海卽鄭云爲三孔入於海也鄭解九江孔殷云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三孔據孔殷爲說也孔爾雅訓爲閒與空相通水之分出如器之有孔故亦謂之孔也正義雖主僞孔傳乃引地理志以證三江與漢儒所說固無悖耳

經典釋文曰三江韋昭云謂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正義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其川曰三江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舍岷山大

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之說山水古今變易故鄭云既知今亦當知古是古同

同上蓋脫不字

之驗也。

元案兩漢之說三江者無有異惟三國時吳韋昭注國語三江環之以三江爲松江浙江浦陽江水經注及宋庠補音本皆作浙江此釋文及史記索隱引作錢塘江蓋唐初人已不辨浙之非漸因其時稱錢塘江爲浙江遂改稱錢塘耳顧夷與庾仲初同爲晉人其說同酈道元已駁破之郭景純雖生韋昭之後而其說三江則仍班氏舊說以爲岷江松江浙江惜其書不存不知其詳耳

庾仲初郭景純之說並見

水經注詳在後韋昭雖分浦陽江於浙江而舍岷江蓋以岷江不入震澤且三者大小不配也正義所謂南人正指韋昭庾仲初之流則正義亦駁之明矣乃韋昭不以大江爲北江而以松江爲北江浙江爲中江郭氏卽以實禹貢之三江而以岷江爲北江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說雖有異大致尚同蓋兩漢之後晉之郭璞魏之酈道元唐之孔穎達皆本班志其韋昭庾仲初之異說則學者所不用耳

唐邱光庭兼明書云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鄭康成曰江自彭蠡分爲三旣入者入海也案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旣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旣入爲海可謂得之

元案邱氏所引同於正義

初學記卷六地部曰案三江漢書地理志注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蓋一源而三

目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

蘇氏軾書傳曰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攷之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於海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大別以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於海爲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爲二自夏口以上爲三江漢合於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過秣陵京口以入於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於今而有三冷之說禹之敍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於江至於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夫漢旣已入江且匯爲彭蠡矣安能復出爲北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敍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旣與漢合且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於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爲北江岷山之江爲中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此引錯陽羨入海爲中江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丹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別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冷合流而異味也

元案自蔡沈宗庚仲初之三江而班志之三江晦矣近世胡朏明諸君用蘇氏之說以破庚仲初之三江夫庚氏之說三江無足破也取蘇氏何也以其說與鄭氏說相近百餘年來學者知守鄭氏之學見其說鄭氏有之於是以遵鄭者推而尊蘇不復詳其說之真僞是非惟鄭之說是師莫敢異者不知鄭氏注禹貢專宗班志大之如九河九江雲夢無不皆然何三江而頓異且他注或有疑義亦必依據地說等書以明析其是非未有鑿空如此三江之注者也及攷正義所引之鄭注細爲審度知其仍本於班未嘗有異但殘闕不詳備而已又攷蘇氏所同之鄭注僅出於初學記唐人類書本不足爲典要而初學記譌舛尤甚竝非徐堅元本蓋詩賦家傳寫販用久失其真卽令專指鄭氏一人之注已宜從傳聞異詞之例乃其所標云鄭元孔安國注夫僞孔傳見在絕無此說鄭注不完無從檢核竟舍孔而專歸諸鄭氏一人此注旣歸於鄭於是據此以駁班志且不顧正義所引之真鄭注務強而鳩合於一如真鄭注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入於海僞鄭注云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三孔卽指南北中之三江非彭蠡之下又有三孔是以合爲分矣真鄭注云東迤者爲南江僞鄭注云會彭蠡爲南江必不同之說也必爲之詞曰猶言東迤北經非以東迤爲句也蓋斷東迤爲句則必北會連東迤北爲句乃可牽於南會是以北爲南矣夫正義所引其真僞鄭注可據也彼以爲分此以爲合彼以爲北此以爲南無論東迤北爲句不詞鄭氏必不如

此章句卽令經文可如此讀而鄭氏則明明白東廸者不曰東廸北者於此而仍據爲真鄭注不亦僞乎然則可斷之爲僞者其證有五分於彭蠡與合於彭蠡不同一也北會於匯必非彭蠡二也初學記而外別無所見三也初學記竝稱鄭孔注四也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亦同此說五也有此五證可決其非鄭注鄭注之真僞辨則蘇氏之說不必尊班氏之志不必破經文東廸爲句不必改如是乃鄭學明漢學明經文明三江之故迹明禹之功亦從而明觀其所引地理志而鄭孔注竝稱者可知其不足據矣

唐張氏守節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

元案此卽蘇氏之說所本也與徐堅初學記所引同蓋唐初有此說耳標以鄭元孔安國注則誤也宋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曰經謂岷山江之入海者爲中江漢水自北來注岷江而同流分邊在北者爲北江孔安國所謂漢水入震澤者爲北江而皆不言所注何地弟云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徐堅援鄭元書傳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堅引鄭語如此知一江爲三非出孔氏一家脗度也

元案通志堂所刻程氏禹貢山川地理圖僅存敍說惟永樂大典尙具有二十八圖內孔安國三江圖載此說稱徐堅引鄭云云是爲稱引鄭說之始然堅所引鄭說同於蘇氏不同於孔此引以爲孔

傳之證其因初學記所引本鄭孔竝舉耶抑未嘗細案之而以其說同於蘇也程氏固以蘇說爲是者也見鄭此說寧不引爲己證而轉推而遠之誠不可解又有疑者宋元以來說三江者皆言蘇氏黃度云近世蘇文忠之說經本具之自昔諸家皆未嘗言林之奇云鄭氏以東迤爲南江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東合爲一江者以爲今之三江王應麟最好采掇遺文而王海言三江惟舉蘇氏曾氏之說云諸家各指近震澤諸江爲三江蘇氏指秣陵京口一江爲三江若絕未見初學記者卽以程大昌禹貢論及山川地理圖敍攷之一則曰合孔安國蘇軾所長一則曰近世惟蘇氏卽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一則曰三江緣經生文蘇氏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若全不知有鄭氏說若全未理會鄭說之合於蘇者然則永樂大典所補諸圖舉堅引鄭注以證孔傳者恐非程氏之本文也閱者察焉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諸說爲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時固已有之

元案取僞鄭注以證蘇氏之說實始於此初學記竝稱鄭元孔安國注朏明則專稱鄭康成注後人不深攷遂以爲真鄭注矣初學記所引漢書地理志與今漢書志全異其說以岷江爲大江至九江

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徐陵當是廣陵亦合三江爲一江。是班志鄭注孔注皆同於蘇氏之說矣。幸而班志全在不然不亦將與鄭氏同枉乎。知引班志之非班卽知引鄭注之非鄭矣。

王氏鳴盛尙書後案曰。鄭解導江中江之義以證此節。三江實一江也。又云。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者據文似彭蠡以下又有三孔詳繹其義則三孔實卽指南北中三江也。鄭此注左合漢云云。出初學記三江分云云。出本疏今并合爲一條。初學記引稱爲鄭元孔安國注殊不可解。予據紹興四年東陽麻沙劉朝宗宅刻有右修職郎建陽縣丞福唐劉本敍雖宋板下品究勝俗刻當無誤。但徐堅不通經稱引舛錯不足怪。而其爲此節之注則無可疑。鄭云東迤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迤北而會於匯者爲南江也。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

元案僞鄭注與真鄭注斷難合一。王氏篤守鄭氏故不暇辨其僞耳。其謂徐堅稱引舛錯疑初學記孔鄭並稱爲殊不可解是也。

金氏榜禮箋云。南江不見於經。彭蠡以下首受江者是也。故注云東迤者爲南江。言東迤北會於匯。卽東出爲南江矣。此鄭君之說。賈氏疏職方揚州三江。顏氏注地理志。北江中江皆本其義者也。孔傳言自彭蠡江分爲三則與鄭注不殊。故徐堅初學記併言鄭元孔安國注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此謂南北中三

江分於彭蠡以下。鄭孔二注大意相同。非具錄注文之舊也。蘇子瞻書傳漢水謂之北江。豫章江謂之南江。與岷江爲三說。本括地志禹貢三江俱會於彭蠡合爲一江入於海。如其說則三江皆在彭蠡西。乖於東爲北江中江之文。乃復申其說云。三江匯於彭蠡。則三江爲一以入海。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是子瞻亦知三江之名不得移之彭蠡上。顧以一江兼受南北中之名。與初學記所述鄭孔之說分爲三江入海者截然殊異。或謂蘇說上與初學記合。竝以初學記兼載鄭孔二說爲鄭君注文者皆失攷。

元案金氏辨初學記所引非鄭君注文識過胡朏明遠矣。然初學記自本括地志之說與蘇氏合今以爲撮述鄭孔二注大意則非也。初學記明言合漢會彭蠡與南北合。金氏強解之曰。此謂南北中分於彭蠡以下。天下固無以分爲合者矣。徐堅所引直是譌文不必牽合。

〔漢書地理志〕

會稽郡吳

故國周大伯所邑。具區澤在西揚州藪。古文以爲震澤。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

毗陵

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

丹陽郡 石城。

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

蕪湖

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

蜀郡 潼氏道

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

說文繫傳引作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

元案三江原委莫詳於班志所云揚州川卽用職方氏之說亦卽禹貢揚州三江旣入也胡朏明禹貢錐指謂南江在吳縣南者自爲松江之下流與分江水由餘姚入海者爲二又謂分江水爲南江在吳南者爲中江斥班氏爲誤朏明所謂分江水者乃據水經注所云由烏程合浙江之枝流然酈氏引地理志則通之云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是謂石城之水卽吳南之水而不以歷烏程之水爲南江之水柰何拾酈氏所謂南江枝流者而以爲南江且據以訛酈氏而斥班氏耶夫班氏於潼氏道記江水所出至江都入海與記分江水受江於石城至餘姚入海之文同於江水詳過郡里數與分江水詳過郡里數之文同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於吳云南江在南東入海其例亦同也岷江自九江至江寧爲自西南至東北自江都至海門入海又爲自西北至東南廣陵國

江都地接高郵疆界甚廣故於毗陵記北江在北所以明江至江都曲而東南非由江都直而東北也南江自石城至安吉爲由西而少東北自太湖至錢塘爲自北而少西南由錢塘至餘姚入海又爲自西至東石城水原可直至餘姚入海如鄭氏所敍南江支流徑由烏程餘杭故於吳記南江在南所以明江至餘姚入海者爲由太湖折而西南又由錢塘折而東南非自石城直注錢塘也惟江至江都而曲故廣陵之江曰曲江惟江至吳南而折故餘姚入海之江曰浙江曲猶環曲之義折則方折矣太平寰宇記引虞喜志林曰今錢塘江口浙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濤水勢折歸故曰折江元和郡縣志云莊子云浙河卽謂浙江蓋取其曲折爲名盧肇海潮賦云浙者折也潮出海屈折而倒流也諸說知浙之取義於折而不知折之取義於吳南之江試思夥中漸水自西而東南至錢塘雖非直注何有於折惟石城之水由吳縣南折而錢塘又由錢塘折而餘姚乃可謂之折江之義不明卽浙之義亦未當或又假借於海濤之回旋尤非其義也班志詳於南江北江而於中江則僅云陽羨入海何也漢廣陵國江都以東有臨淮郡之海陵故志記之曰有江海會祠言江至此而會海也會稽郡吳毗陵無錫陽羨丹徒婁爲今鎮江常州蘇州地婁在今崑山而太倉松江海門及江北之通州皆不置縣然則太湖以東至漢猶荒斥爲海潮之所往來故敍北江止於毗陵敍中江止於陽羨且曰南江在南則中江必不在吳縣之南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不在

毗陵之北而中江必在毗陵之南、吳之北可知。北江以曲而詳、南江以折而詳、則中江必自陽羨直貫太湖、由婁縣之地入海、又可知。此班氏之不詳而詳者也。漢時去禹二千年、太湖以東尙荒斥如此、在禹之初、三江未入湖海之交、可想而知而知也。自湖水北洩於北江南歸於南江、中注於中江、而後湖水底定。讀班氏之書而禹功益彰、胡朏明謂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余謂三江得班氏而明、班志之不明、則誤自朏明始也。

丹陽郡、黟。

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

元案監本漢書地理志、漸江誤作浙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安侯陳嬰定豫章浙江都漸。師古曰、漸水名在丹陽黟縣南蠻中。師古注漢書、即以地理志之漸江解表之漸、則地理志正作漸江。與水經說文合。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云、地理志水經皆作漸江。汲古閣漢書漸字猶未譌成浙也。

會稽郡、大末。

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

元案近本地理志無漸字。水經注所引有之。班志既於黟記漸江水所出東入海、又於大末記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大末卽姑蔑。今衢州府西安龍游地也。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浙江三源、一

曰新安江班志謂之漸江源出徽州府西北黟山今名黃山至嚴州府城東九十里與東陽江合一曰東陽江水經謂之吳寧溪源出金華府東陽縣東南之大益山西流至蘭溪縣西南與信安江合一曰信安江亦曰穀水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之百際嶺東北經金華府蘭溪縣城西與東陽江合三源同流顧氏此說以今錢塘江水爲漸水、穀水、吳寧溪水之合流依漢志言穀水自大末東北至錢塘入江則自大末至于錢塘皆爲穀水而漸江水弟從建德入於穀隨穀水東入於海是穀水在中爲經流漸水在西北流入吳寧溪水自南流入今爲金華江不能奪穀水之名直至錢塘穀水入江而後不名穀水而名浙江是嚴州以東且不得名之爲漸豈嚴州以西轉得冒之爲浙乎顧氏謂穀水與吳寧溪水合吳寧溪水與漸江水合尙非班義也若果漸江卽浙江則穀水入浙江宜在嚴州不當云在錢塘豈自嚴至杭竝流已數百里至錢塘乃云入乎惟班志云穀水東北至錢塘入浙江可見穀與浙非一水卽可見吳南之江從錢塘東折爲浙江而穀水從開化常山歷龍游建德桐廬富陽至此入之不然而曷云入也班氏所記數千年至今朗然如繪而後人昧之何也

會稽郡
錢塘

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莽曰泉亭元案武林水卽闕駟所云錢水東入海也東入海亦先入江而後東入海猶漸江水之入穀也班志

凡記餘贊潘水、句章渠水上虞柯水、鄞天門山水，皆但云東入海，不言所至。不言里數，皆先有所入而後入海。武林水漸江水，卽其例也。行八百三十里，語有譌誤。錢塘至海止百數十里耳。詳見後。又案錢水，卽今西湖水。古錢塘當爲昭慶寺及錢塘湧金清波一帶之地。所以外禦鹹潮，內瀦錢水也。古杭城尙在西湖之西南也。

〔說文解字〕

江。

水出蜀湔氏徼外嶧山入海。从水工聲。

浙。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从水折聲。

元案說文水部江字下次沱字云：江別流也。出嶧山東別爲沱。沱字下卽次浙字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江水卽從上江字連屬而下，卽指嶧江也。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蓋江自吳縣南歷石門而來，至錢塘折向山陰，江至此而折，故至此名浙。惟其至山陰而後名浙，則山陰以西不名爲浙矣。史記集解引晉灼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與說文同。索隱引韋昭言：浙江在錢塘，意亦近是。其折處西指錢塘，南指山陰。說文言至山陰爲浙江，以折處言之也。班志言至餘姚入海，以入處言。

之也。又案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右此言亦本於說文。

漸。

水出丹陽縣南蠻中東入海从水斬聲。

元案浙字下越四十二字始次漸字漸之次於江猶泐之次河漢之次漾也。浙次於江明其爲江之正流漸不次於江明其與岷江無涉於此見浙之非漸而說文與班志實相表裏相證益明矣。

迤。

袤行也从辵也聲夏書曰東迤北會于匯。

元案許鄭解經不必悉同而解東迤則同鄭訓迤字注已不備說文訓袤行正足以相成也禹貢之例凡兩水相合爲入此水經於彼水爲會無所入無所會弟曰至於某而已若九河曰播沱曰別彭蠡曰匯澤榮曰溢南江曰迤皆獨出一例以形容之九河有分散之狀故爲播沱出而復入則爲別。澤之水溢而回旋如器之受水故爲匯榮從地而上出故爲溢江至石城分而斜行自爲一支非別非匯非溢惟迤足以當之下文東爲中江亦是東迤相連屬以爲文也若謂南江卽彭蠡無論江會彭蠡竝非斜行向東北卽是斜行則河之自積石至龍門自孟津至逆河卽漢之自嶓冢至大別江之自岷山至於澧其爲斜行者多矣何獨於會東陵之後始云東迤乎且導漾旣云東迤澤爲彭蠡。

則彭蠡之水明是江漢所溢而成者故鄭注云匯回也漢與江鬪轉東成其澤緣漢入江而始有此澤故於導漾屬之既屬於導漾不必又復叙於導江流之會於汝淮之會於泗沂渭之會於澧會於涇汝非流所成泗非淮所成澧與涇非沂渭所成故曰會彭蠡由江漢而成謂之匯矣不得復謂之會會者兩相遇也匯者已所出也惟其匯而回旋則謂之澤既謂之澤不復可謂之江東迤同於東匯所異者迤則形容其分而斜出之勢匯則形容其聚而瀦蓄之狀此經文所以妙也會之不可爲匯猶會之不可爲迤今以東匯澤爲彭蠡即是東迤北會於匯是以東匯爲北會矣必不然也曰會于匯明是別有一匯而此往會之曰東匯澤明是本無此匯因此而有之匯字雖同而旨趣各別禹貢有兩潛沱且不得混爲一況匯爲回旋之名本非實地乎匯猶豬彭蠡可爲豬大野亦可爲豬彭蠡可爲匯具區亦可爲匯也知匯之爲匯成於江漢之鬪則禹貢分敍之妙可體會而得焉江雖巨所以分爲三者由漢水南入於江一江不足以受故東匯爲彭蠡又東爲北江江則東迤爲南江又東爲中江此中江北江所以分敍於導江導漢而彭蠡自屬於漢南江自屬於江從可知矣鄭氏恐學者誤以東迤句連東爲中江特注曰東迤者爲南江夫江漢同其大矣漢匯爲澤爲北江而江止一流入海乎東匯澤爲彭蠡不連東爲北江則東迤北會于匯豈連東爲中江乎鄭氏注東迤者爲南江解經造微之學也。

〔續漢書郡國志〕

丹陽郡。蕪湖中江在西。

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有浙江。

吳郡。毗陵季札所居北江在北。

元案司馬彪晉人所舉三江同於班志於山陰云有浙江卽說文江至山陰爲浙江也。

寧經室一集卷十三

浙江圖考中

〔山海經〕

岷三江首大江出汝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州南元案此經以三江首大江明三江皆大江所分也長州今屬蘇州蘇州之南正今浙江地也浙江出三天子都在蠻東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

郭氏注曰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歙也

元案地理志本是漸字浙字後人所改此浙字亦後人所改也

〔論衡〕書虛篇

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發怒越江

元案王充所舉卽漢書之三江也充言子胥不應發怒越江若吳越之江如今不相通充必以此爲

言此後漢時南江之流尙未斷也。

〔水經注〕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

中江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元案水經唐書藝文志以爲桑欽撰王應麟疑其多東漢後地名姚寬謂酈注引桑欽說則書非桑欽作欽漢成帝時人漢書地理志引其言則在班氏前以王氏所疑則在班氏後然其言與班氏相表裏二書實可相證也班氏謂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水經釋禹貢中江則云在丹陽蕪湖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海班志謂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水經釋禹貢北江則云在毗陵北界東入於海可知班氏之中江北江即禹貢之中江北江班氏之南江禹貢無文水經於沔水篇見之。

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

元案解見下

江水篇

江水東過新昌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

元案酈氏又注決水云決水自零婁縣北逕雞備亭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世

謂之史水。決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卽淮水也。此灌水所出之廬江金蘭縣東陵鄉。卽利水之廬江郡東陵鄉也。漢志金蘭西北東陵鄉附注廬江郡下。則金蘭在郡治矣。漢廬江郡治在舒。續漢志舒縣有桐鄉。劉昭補注云。古桐國。左傳昭五年。吳敗楚鵠岸。杜預曰。縣有鵠尾渚。然則今桐城縣在漢時屬舒。通典宣城郡南陵有鵠州。卽鵠岸是漢之舒地直達大江洲渚。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正實指至此東迤爲南江也。導漾云。過三灘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漾之入江在大別也。導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九河之播在大陸也。其例正同。南江東迤在廬江郡之東陵。其南岸正丹陽郡之石城。與班志石城受江其義一也。漢志廬江郡雩婁決水北至蓼入淮。又有灌水北至蓼入決。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雩婁在霍邱縣西南。蓼在霍邱縣西北。水經言決水出雩婁縣南大別山。則漢志所謂過郡二行五百一十里者非指決水。乃指灌水也。郡下言淮水出金蘭東陵鄉。酈氏以淮水卽灌水。灌水自東陵至蓼。是自桐城廬江至霍邱正合五百里至東陵東迤。卽石城分水何疑。

河水篇

河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

注曰。經所謂石城縣者。卽宣城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

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

元案石城漢屬丹陽晉屬宣城宋齊仍之酈氏稱宣城之石城縣本其時言之也姑孰漢蕪湖地今之當塗烏江漢九江郡歷陽地今之和州蓋以吳周瑜所屯之牛渚在今采石者當之也不知此牛渚卽秦皇所渡之海渚見越絕書正在石城之西岸也。

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爲大江

注曰江卽北江也經書在北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攷其逕流知經之誤矣

元案此非經誤乃傳寫之誤也當云分爲二其一東北流又過毗陵縣北爲大江其一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於海

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

元案班志於石城注分江水首受江至餘姚入海於吳注南江在南本是兩條酈氏知分江水卽是南江故合而言之智足以知班氏矣趙氏一清謂其改竄班書不知古人訓解之體如此貫而通之非改而竄之也

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

元案江南通志曰池口河在府西五里古稱貴口亦稱鑛口宋時始稱池口齊書沈仲玉自鑛口欲

斷江胡三省通鑑注云卽今之池州貴池口也顧氏方輿紀要曰石城廢縣在貴池縣西七十里古之貴口在石城縣東今縣在古縣西故貴口又在今縣西也

東合大谿谿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稱清谿河在府東北五里入江卽清谿口酈注言谿水受江蓋卽此水

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爲貴長池池水又北注於南江

元案江南通志郎山在府西南七十里有玉鏡潭顧氏方輿紀要曰池口卽貴池水有五源一出石埭縣西之櫟山一出府西南一百八十里之古源山一出考溪一出石嶺一出東源會於秋浦匯於玉鏡潭入池口達大江秋浦玉鏡潭所匯正古之貴長池也

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注涇水

元案晉宋之臨城屬宣城郡今池州青陽縣也江南通志青陽縣有臨城河在縣南會大通河入江此河已不與貴池水相連又池口河之源自石埭出者亦至秋浦而合其會秋浦處尙屬南江之遺蓋旣與逕臨城南者中絕而一爲臨城河附於大通河北行一通於石埭櫟山之源也漢書地理志丹陽郡句涇韋昭曰涇水出蕪湖然則涇水自蕪湖南至今寧國府涇縣入於南江耳江南通志賞谿在涇縣西南一里涇水流至縣西爲賞谿北入於青弋江又青弋江在寧國府西六十里發源黃

山會石埭太平旌德諸水下流漸廣遂爲通津北至蕪湖入江又舒谿在太平縣西六十里源出歙縣逕石埭東北至涇陽受瀆瀼二谿水入涇縣界爲賞谿顧氏方輿紀要云賞谿一名涇谿其上流卽石埭縣之舒谿然則賞谿上連青弋江下接舒谿中間正是南江故道但與青陽之水不續遂合舒谿青弋江而北向矣通志言宋崇慶中縣尉劉誼以谿流東徙於賞谿西鑿新河欲挽之使西而卒無成可見池寧之水皆東流非西流也

南江又東與桐水合

元案哀公十五年楚伐吳及桐汭杜氏注曰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西北入丹陽湖顧氏方輿紀要曰廣德州西北二十五里亦曰桐川桐汭之名因此源出州南白石山西北流經建平縣界又西入宣城縣界爲白沙川亦曰綏谿匯於丹陽湖入大江又曰宣城東北四十里有南崎湖其北爲北崎湖今總謂之南湖周四十餘里其東北百里有綏谿一名白沙谿廣德建平諸水由此入於南湖府東境諸川亦悉匯入北達固城丹陽諸湖會於黃池而達大江又靈山在廣德州南七十里又南十里曰桐山亦曰桐源山一名白石山桐水發源於此謂之桐汭正桐水入江之處酈氏未言其方向蓋桐水自北來南注於江也暫時已北流於湖酈氏所敍蓋猶古迹矣

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谿又東旋谿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爲旋谿水谿水又北合東

谿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山又北左合旋
谿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爲深潭潭水東北流
左入旋谿而同注南江江之北卽宛陵縣界也

元案陵陽廢縣在青陽縣南六十里今爲陵陽鎮漢書地理志丹陽郡陵陽桑欽言淮水出東南北
入大江此大江卽南江也江南通志曰舒谿在石埭縣續文獻通攷謂之旋谿本陵陽子明垂釣處
谿源一出太平縣之弦歌鄉一出縣之舒泉鄉經城南合余谿嶺谿諸水下涇縣至蕪湖入江然則
舒谿卽旋谿也顧氏方輿紀要曰淮水出呂山徑南陵縣南五十里孔鎮浦合漳水爲澄清河繞縣
東門謂之東谿又北受籍山諸水匯於蕪湖之石硊渡入青弋江又云呂山在南陵縣南六十里其
南爲石竇有泉涌出卽淮水之源據此淮水卽東谿入舒谿卽入旋谿旋谿水北注於南江與涇水
南注者迥然各判今則南江既湮而旋谿北合涇水爲青弋江然舒谿涇水之閒南江故道尙可迹
而求之也

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
元案卽今寧國縣

南江又東逕故鄣南安吉縣北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爲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切乃流

於川川水下合南江。

元案顧氏方輿紀要曰故鄣城在廣德州東南九十里入湖州府長興縣界長興縣西南八十里舊安吉縣城在今州治西南三十里宏治湖州志曰故鄣城在安吉西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今俗號府頭是也。

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

元案太平寰宇記言箬谿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湖趙瀆當卽長瀆之故迹全氏祖望謂鄭氏以南江當具區然南江注具區而復出爲南江非以南江卽具區也贛水入彭蠡而後入江不聞以彭蠡爲贛水也。

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南五十里。

元案酈氏以松江爲南江東出之流非以爲中江也班志於會稽吳縣注曰吳江在南則中江之不在南可知且於吳曰南江在南於毗陵曰北江在北則中江必在吳縣之北毗陵之南可知此言之可尋味而出者也文選江賦李善注引水經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今水經注無此語滆湖在常州府西南三十五里半入宜興當太湖北正漢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湖而東出仍在太湖之北不必出自太

湖東南也。然則中江非松江乎？曰：必松江也。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但中江由陽羨入海，正在吳之北。其趨海也，必歷崑山而至嘉定上海之間。蓋中江出滆湖之口，既湮，南江逕灤兒之流亦塞。浙江逕灤兒詳見後。而中江入海之委轉與南江出湖之條，兩相接續。於是曰松江。曰婁江。曰三江口。支派繁縝，莫可究問。而庾氏三江之說起矣。今吳松海口在嘉定縣東，彼入滆湖而出滆湖，直趨於此，可也。何至入滆湖者，南出吳江復北注耶？鄆氏敍南江注具區，東出爲松江。明以東出者爲南江。郭氏以松江當中江，蓋指吳松口而言爾。

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此亦別爲三江，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此非禹貢之三江也。

元案：庾氏三江之說，鄆氏已駁破之。趙氏一清曰：明此可以辨正蔡九峯書傳之謬。

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謂之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卷縣故城下。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

元案由太湖至嘉興乃南江故道由嘉興至澉浦則非南江矣又案今海寧海鹽平湖三縣沿海之地皆較嘉興地勢爲高澉浦之水皆西流與海不通所以古江水于出太湖後不由海鹽入海折而由杭州入海也此注言谷水出爲澉浦以通巨海是澉水東流矣此亦未確蓋自海寧海鹽平湖接淞江皆無內水與海相通者直至上海吳淞口始通海也平湖之乍浦名爲海口實無內水與海潮相通此予目驗者

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

注曰謝靈運云具區在餘姚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別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

元案此文有譌誤餘姚非餘暨酈氏當知之

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志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以漸爲浙自酈道元始酈氏敍南江與兩漢說三江者無異辭惟誤浙爲漸遂疑郭景純之說且疑述志者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自有酈氏此誤漸浙二字雖明晰於說文而莫有能詳者矣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通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

元案此水不經吳縣之南從長興安吉卽注錢塘殊於班志吳縣南江在南之說故酈氏以爲枝分然從錢塘至餘姚之道未湮也其正流從長瀆注太湖東出爲松江南逕嘉興石門至錢塘是時石門之流中斷嘉興之江從谷水而注澉浦矣於是錢塘東折之南江且西續於烏程上承安吉而南江之流奪於枝分蓋谷水自嘉興而北以至太湖南江也自嘉興至澉浦非南江也枝分自錢塘入海南江也自餘杭上承烏程之流非南江也安吉而西又南江之上流矣酈氏時之南江已異於班志今則谷水及南江枝分均不可見而浙江且續漸江而爲漸所冒矣下塘運道由石門嘉興上泝吳江蓋古南江之正流西湖保叔塔後西谿一帶有古蕩等地窪下積水揆其形勢猶見南江之遺迹胡朏明謂餘杭卽餘姚之誤其說非也

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

元案臨平湖在江之西岸浦陽江在江之東此文有誤也辨見後

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江水又東逕赭山南江水又逕官倉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粗依縣地緝綜所織亦未必一得其實也

元案，酈氏敍南江，自石城至餘姚，歷歷如繪。雖混漸浙之名，而南江則未混也。

漸江水篇

漸江水出三天子都。

元案，此本山經可證，山經本作漸水。

注曰：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縣南蠻夷中。

元案，酈氏時山經本已誤漸爲浙，道元未加深攷，遂仍浙水卽漸水。文選沈休文詩李善注引十洲記云：桐廬新安東陽三水合於此，仍東流爲浙江。此十洲記當是闕駢十三洲記以新安江水東流爲浙，則誤漸爲浙，不始於道元矣。

北逕其縣南浙江，又北逕黟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谿合，又東逕遂安縣南，谿廣二百步，浙江又左合絕谿，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

元案，此新安江卽漸水也。酈氏誤爲浙江。水自徽州歙縣流入嚴州府境，經淳安縣南，又東流至府城東南，與穀水合，一名徽港。

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巒，行旅所難。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谿水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又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爲桐谿，自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弟

二是嚴陵瀨桐谿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

元案今壽昌縣在嚴州之西南漸水既至建德則東逕桐廬不逕壽昌矣壽昌穀水所經也

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爲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浙江又東北逕亭山西

元案入者入其境逕者逕其城故兩言富春富春今建德壽昌桐廬皆是

北過餘杭東入于海

元案依班志自建德至海皆穀水也水經皆屬浙江不敍穀水然與浙江絕不相混今餘杭縣不臨水非漸水所經此經文言北過餘杭者漢會稽郡海鹽餘杭錢塘富春四縣富春在西爲今桐廬壽昌地海鹽在東爲今平湖地中閒在今爲海寧仁和錢塘以至富陽者在當時爲錢塘餘杭兩縣蓋錢水之東爲錢塘西爲餘杭餘杭之地直至穀水之濱故秦皇從狹中渡徐廣以爲餘杭元和郡縣志引吳興記云餘杭秦始皇將上會稽舍舟航於此後漢省錢塘縣則其地必分隸海鹽餘杭是今爲錢塘地者在漢爲餘杭地吳復置錢塘又分海鹽地置鹽官縣又分富春地置桐廬壽昌建德三縣而富春既移而東錢塘則移而西於是錢塘界接富陽而餘杭不復臨江矣劉昭補注以狹中在錢塘富春之界未足以駁徐廣也今富陽縣西江水最狹處曰窄谿其古狹中乎

浙江逕縣左合餘杭大谿江北卽臨安縣界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元案此誤也謂江北卽臨安將餘杭在江之南矣

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游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

元案咸淳臨安志言漢熹平二年餘杭縣令陳渾徙城於谿北後復治於谿南此谿卽苕谿酈氏旣誤以浙江當漸江又誤以苕谿當浙江故言故縣南新縣北也其時餘杭已不臨江水而經云北過餘杭不可以通遂以當時之形勢解兩漢之餘杭而以苕谿當江水其傳聞所誤與

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

元案烏傷今義烏縣閒於諸暨之南此云東逕烏傷北蓋誤浦陽江爲浙江也

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

元案穀水至錢塘入浙江酈氏所云浙江正穀水也

穀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部姑蔑之地也吳寶鼎中分會稽立隸東陽郡

元案太末今衢州府西安龍游等地

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谿水合縣卽東陽郡治也

元案衢州之水古稱穀水今謂信安江由蘭谿建德桐廬富陽錢塘與浙江合其自東陽西逕金華

至蘭谿與衢州水合者今稱金華江一稱東陽江卽婺港在浦陽江之南斷無北入錢塘之理酈氏不知浙之非漸旣以穀水當浙江而班志穀水至錢塘入浙江之說不能貫通於是乎穀水至蘭谿南逕金華而金華江遂爲穀水之流矣長山卽今金華永康谿水自入東陽江非入浙江也金華府志稱衢港婺港二水匯於蘭谿縣之西南類羅穀文因號穀水是猶穀水之遺稱柰何以婺港當之也

穀水又東定陽谿水注之水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谿水又東逕長山縣北谿水又東入於穀水

元案定陽谿在衢州府東十五里一名東谿源出遂昌縣周公嶺入府境東北流至雞鳴山下合於衢江定陽故城在今常山縣東南三十里常山縣在衢州府之西信安縣卽今西安衢江卽穀水也衢江源出衢州府開化縣東北六十里經縣城東謂之金谿又東南入常山縣境而爲金川至縣城東則江山縣大谿之水流合焉又東南經府城北而江山縣南仙霞嶺北諸谿谷之水皆流合焉又至府城東下五里而定陽谿流合焉又東北經龍游縣北四里而爲盈川谿亦曰穀谿又東北歷湯谿縣北至蘭谿城西金華江入之酈氏旣以穀水出太末又以定陵谿逕長山注於穀水案之形勢

均有未合。

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黃雲山。又與吳寧谿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谿水。
元案吳寧縣在今東陽縣東二十七里。吳寧谿水卽金華江東陽谿導義烏之水爲烏傷谿入於東
陽江。永康之水又入之。乃西至蘭谿入穀水。此今之形勢也。酈氏以穀水至蘭谿逕金華義烏東陽。
既誤金華江爲穀水。故永康谿水入金華江而以爲入穀水。烏傷谿入金華江而以爲吳寧谿入穀
水。又以吳寧谿水入穀水。謂之烏傷谿水。然則至錢塘入浙江者。卽此烏傷谿水矣。烏傷谿源出大
盆山西流。而以爲是穀水東注。是今爲源而古爲委矣。自此北及錢塘。旣隔紹興諸山。而浦陽一江。
酈氏敍之。又由烏傷歷諸暨始寧爲曹娥江入海。此烏傷谿何由入浙江乎。錢塘在北岸。此從烏傷
來。卽入江亦在南岸。何由至錢塘乎。其誤無疑也。

穀水又東入錢塘縣而左入浙江。故地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

元案班志穀水卽酈氏之浙江。酈氏不明漸江非浙。遂莫能辨穀水矣。

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
闢駢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

元案武林水卽錢水詳見後。

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阼湖。因秦始皇帝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

元案志稱御息湖。咸淳臨安志言在東北一十八里。

浙江又東合臨平湖。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

元案臨平湖。在今上塘臨平山之西南。地高於下塘。故舊有四壩以蓄其水。其水或西北洩於南江。之逕石門者。謂之下注浙江可也。浦陽則必不可以上通。毛檢討大可謂臨平湖乃臨湖之誤。臨湖卽今臨浦。在蕭山南三十里。橫亘於浦浙之間。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浙江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渡會稽湊山陰。是也。

元案此條可爲南江卽浙江之證。可爲南江由吳江嘉興石門錢塘通名浙江之證。酈氏北人。未嘗身歷江南。所注江南之水。非得諸傳聞。卽原於故籍。而浙江逕禦兒柴辟兩言。知其傳之舊也。惜酈氏惑於漸江卽浙江。而莫能分別見此。逕禦兒柴辟之浙江。不敢注入沔水下之南江。而羼入漸江水下之敍浙江。訛謂江水自臨平湖上通禦兒。至於柴辟。一似漸江之枝分。由臨平而入正流者。又似水由正流而倒上亦可名以浙江者。於是於沔水注中亦微及之云。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南江故道。浙江舊名賴此而存。夫南江上自嘉興

爲穀水下自餘杭爲南江枝分此逕禦兒柴辟者正嘉興至錢塘之正流而酈氏時已中寒爾浙江又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租塘謂之租瀆浙江又逕會稽山陰縣浙江又東與蘭谿合浙江又逕越王尤常冢北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于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投卽浙江也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

元案固陵以東乃正浙江酈氏至此稱浙江不誤宜云浙江南逕柴辟南又逕禦兒鄉又逕固陵城北

浙江又東北逕種山西又逕永興縣南又東合浦陽江

元案永興今蕭山縣

浦陽江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南又東南逕剡縣又東回北轉逕剡縣東又東逕石橋又東北逕始寧縣嶧山之成功橋又東北逕始寧縣西又東北逕永興縣東與浙江合

元案此敍浦陽江與今合前敍烏傷谿水爲穀水可明其誤矣宋程泰之謂浦陽江卽錢塘江何也浙江又東注于海

〔周禮職方氏〕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鄭氏注曰。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

賈氏疏曰。會稽在山陰。自此已下。所說山川之等。一則目驗而知。二則依地理志而說。吳南郡名。依地理志。南江自吳南震澤在西通而言之。亦得在吳南。具區卽震澤一也。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尋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

元案。賈公彥謂鄭依地理志是也。注不詳三江亦依地理志可知。地理志會稽郡山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揚州山。鄭云。會稽在山陰。亦依此也。疏言至揚州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正用鄭氏禹貢注分爲三孔之義。蓋自漢至唐。未有以職方之三江與禹貢之三江異者也。

〔左氏春秋傳〕

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閩閭傷將指還。卒于檇李七里。

杜預注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史記集解。賈逵曰。檇李、越地。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杜預注曰。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

史記集解。賈逵曰。夫椒、越地。

十七年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國語〕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

韋昭注曰越逆之自江至於五湖吳人大敗之于夫椒

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韋昭注曰江吳江

吾用禦兒臨之

韋昭注曰禦兒越北鄙在今嘉興言吳邊兵若至吾以禦兒之民臨敵

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且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

于沒以上皆吳語

章昭注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沒地名。

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章昭注曰。環繞也。三江吳江浙江浦陽江。此言二國之民三江繞也。遷徙非吳則越也。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

章昭注曰。禦兒今嘉興禦兒鄉是也。姑蔑今太湖是也。湖乃末字之訛。是故敗吳于圍。又敗之于沒。

韋昭注曰。圍笠澤也。在魯哀十七年沒地名。

元案。自南江之道不明。而吳越之境。因之不定。今核班氏地理志。既定爲自吳江歷嘉興石門矣。吳越之疆界既明。內外傳之文。亦無不貫通。蓋吳越以南江分界。吳江而西。分太湖各半之。湖以北屬吳。湖以南屬越。南江以西。若湖州杭州金華嚴州。皆越地也。南江以東。則嘉興以南爲越。嘉興以北爲吳。蘇松太倉。皆吳地也。定十四年。吳伐越。越禦之陳于檇李。伐越。則至越之界。越陳于檇李。是檇李越地也。通典云。蘇州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于檇李。則今嘉興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是也。閩廬傷足卒于陛。去檇李七里。此已爲吳境。閩廬卒于境內。故杜預以爲傳釋經不書滅之。故哀元年。夫椒之戰。吳語謂吳伐越。越逆之。是則伐之于吳江界上。故越逆

之于江而轉戰于五湖敗于夫椒逆之卽逆于吳江也吳不遠至檮李而近至吳江者蓋欲致越于湖以敗之也十二年於越入吳吳語謂越王率中軍泝江襲吳自山陰泝江北歷石門嘉興而至吳江也十七年笠澤之戰吳軍江北越軍江南吳越春秋言其由境上而檮李亦由南江上泝至于吳江之南也是地曰笠澤曰松陵曰吳江曰松江正南江出湖南折趨杭之水韋昭以吳江松江注之可也非後之由夏駕浦而入吳松海口之松江也笠澤地連于震澤故亦謂之五湖因而亦稱太湖而笠澤固名之可通者耳漢志會稽郡婁縣有南武城閩閻所起以候越越絕書謂辟塞爲吳備候塞漢之婁縣城在今崑山縣治東崑山以南合太倉州松江府地皆婁縣所轄南武城在今華亭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松江府東夾江有二城相傳閩閻所築以備越婁縣南武城卽此城矣是地南接海鹽漢書地理志海鹽故武原正與吳越春秋越境北至平原相抵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也後漢書郡國志海鹽縣劉昭注云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爲當湖然則由嘉興而東至平湖華亭之間爲吳越分疆可以歷歷攷見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說三江云凡今嘉興華亭吳江崑山瀕江一帶之地其南則越之北鄙其北則吳之南鄙又說漢志云會稽之吳曲阿毗陵丹徒婁無錫陽羨此吳地也烏傷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海鹽剡由拳大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鄧富春治回浦則盡越地耳此說漢志則是本其當時言之則非仁傑時崑山之南已置松江府華亭縣非如漢時

婁縣直接海鹽而以越地得至華亭崑山者不知吳越之松江卽南江而誤以東北入吳松口之松江爲吳越之松江兩漢刊誤作於淳熙以前嘉定縣分於寧宗時其謂崑山者是時吳松口屬松江境內也

范蠡諫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

以上皆
越語

元案昭公二十四年傳越大夫皆狃勞王于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哀公十九年傳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云豫章之汭實在今鄱陽湖蓋鄱陽爲楚餘干爲越分峙湖之兩岸楚越相結歸王乘舟應在於此若北出則千餘里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而與楚會其說是也攷春秋諸國疆界大江以北若廬州和州無爲州六合縣等處均楚地大江以南則吳越所有具區以西分界可攷矣具區以東若廣德州寧國府池州府則吳越之地交相錯處楚於此侵吳亦於此追越惜圍陽冥等地不可攷耳夫椒近太湖之北已爲越地則廣德寧國宜亦有之三江之內吳越所據所謂三江環之也

〔墨子〕兼愛篇

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于越南夷之民

〔越絕書〕

吳古故從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辟塞者吳備候塞也。

元案漢書地理志會稽郡有山拳縣柴辟故就李卿吳越戰地應劭曰古之構李也後漢書郡國志由拳屬吳郡劉昭注云左傳曰越敗吳于構李杜預曰縣南醉李城也構李今爲嘉興越絕書此言可爲班志南江在吳縣南之證酈道元水經注敍浙江逕禦兒柴辟亦引此。

〔吳越春秋〕

越明日徙軍于境上後三日復徙軍于構李于是吳悉兵屯于江北越軍于江南越王中分其帥以爲左右軍躬率君子之軍六千人以爲中陳明日將戰于江乃令于中軍銜枚迺江而上五里以須吳兵復令于右軍銜枚迺江十里復須吳兵于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大敗之于圃。

元案此與內外傳合徙軍境上當是禦兒從此進至構李則吳越分疆處也軍于江南則又進而與吳夾水而陳也越所由之水道卽越絕書所敍吳奏山陰之道可參究而得之。

勾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

赦越王歸國送于蛇門之外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嘆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至浙江之

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

元案此浙江卽指自吳縣至錢塘之水若指錢塘江則禦兒已爲越竟何至此始望見大越耶句踐既臣于吳夫差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

注曰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

吳王取伍子胥投之江中因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越王葬大夫種于國之西山子胥從海穿山脅持種而去與之俱浮于海故前潮水潘侯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元案吳語云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于江吳殺子胥自投之吳地之江非越地之江可知也云隨流揚波依潮往來則當時浙江之潮直北至吳閩故相傳以爲子胥所爲也事雖涉于神怪而潮之自越至吳則正于此可見

〔史記〕秦始皇本紀

三十七年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正義曰括地志云舒州周安縣東案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誤卽此州也

元案周安誤宜爲同安

過丹陽

正義曰括地志云丹陽郡故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秦兼并天下以爲鄣郡至錢唐臨浙江

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

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

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爲縣

元案浙江潮大天下所無吳語隨流揚波及史記水波惡皆是也又論衡實知篇所述秦始皇所行與史記同其由丹陽至錢塘卽南江故道也

士會稽祭大禹

正義曰越州會稽山上有夏禹穴及廟

元案秦始皇所行之地均與班志合與水經注亦合云行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雲夢澤在荊州安陸等府跨江南北九疑山在衡永間至雲夢望祀與漢武帝至盛唐望祀九疑同也自雲夢下觀籍柯蓋山漢水下浮于江故曰浮江下也海渚在舒州同安同安隨縣唐至德三載更名桐城在漢爲樅陽今爲安慶府桐城縣地在江北岸石城在江南岸石城今池州貴池縣江至此東北行爲北江分而東迤爲南江秦皇于此亦東迤入南江故過丹陽丹陽舊爲鄣郡武帝時改丹陽郡治宛

陵。昔平吳始分丹陽爲宣城郡。理宛陵。而移丹陽于建業。晉書地理志言之極明。唐潤州之丹陽。在秦漢爲會稽郡之雲陽曲阿。不名丹陽也。越絕書云。秦始皇帝三十七年。東游之會稽。道度牛渚。奏東安。東安今富春。丹陽。溧陽。漢富春縣在會稽郡。溧陽縣在丹陽郡。牛渚見水經。江水逕此始至石城。則非後世采石之牛渚。正義引括地志以在舒州是也。越絕書以溧陽釋丹陽者。蓋以秦之丹陽爲漢溧陽地。溧陽南連廣德。則丹陽當在今廣德之地。于此立鄣郡。後又改鄣爲丹陽。移治宛陵。亦由秦之舊名耳。漢丹陽郡丹陽縣與故鄣句涇相次。其近宛陵故鄣可知。非唐縣之丹陽也。張守節正義知丹陽爲鄣郡。又與潤州屬之。失之矣。漢之丹陽爲今寧國府廣德州之地。故自桐城渡至貴池。而入南江。卽過寧國。水經注所謂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又東逕寧國縣南也。過丹陽而至錢塘。卽由吳縣南而歷由拳禦兒之道可知也。始皇至錢塘。臨浙江。而見水波惡。臨浙江。卽臨南江東折之處。隨江而東。乃達會稽山陰。怯于水波。西百二十里。則迥穀而西也。錢水見水經注。錢通于泉。卽武林諸山之泉水下積。故莽改錢塘縣曰泉亭。亦以錢卽泉耳。南江行于武林山皋亭山之間。錢水自西來入之。錢水高于江。故設塘。因謂之錢塘。今杭州城以近西湖者。名錢塘門。又咸淳臨安志云。秦皇纜船石在錢塘門外。相傳秦始皇東游泛海。纜舟于此。舊云西湖本通海。東至沙河塘向南皆大江也。故始皇于此纜舟。夢梁錄謂斷橋裏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船石山上。邇言可察。故迹可尋也。

河渠書

夏書曰禹抑鴻水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索隱曰三江案地理志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故禹貢有北江中江也。

元案太史公明以通渠三江五湖爲禹迹云于吳者毗陵、陽羨、餘姚皆隸會稽郡漢初爲吳郡本初名言之也小司馬以漢志之三江當禹治之三江亦無異說。

越王句踐世家

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

貨殖傳

浙江南則越

潛說友咸淳臨安志曰杭城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公類要括地志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羣臣送至浙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界至禦兒今

嘉興崇德縣有禦兒鄉。則吳越以此爲分界。各有所據。今精攷之。當以後說爲是。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此。況又未嘗曰送之境上耶。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而死。因葬焉。又越絕書吳地傳云。秦餘杭山近太湖。今餘杭去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其一謂楚伐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吳故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言併越原有之地。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地乎。杭州府志曰。咸淳志之說可謂辨矣。然亦有不盡然者。淳祐志所引三說。惟秦餘杭山一說。誠誤。其二說。則潛氏所駁。亦未能折其喙。君將去國。羣臣送之未及境。而怒然盡返。可斷其必無記事者。不言境上。而言送至。渾言之。以見不能踰境耳。後句踐歸國。望見大越山川。歎曰。吾豈料重復鄉國。必至浙江而始見越山。始云鄉國。則未至浙江。不爲越之鄉國明甚。史記云。楚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其不言越地。蓋滅越則越地自盡取之。詞已無所不足。未必一句分爲兩義。此駁尤爲未覈。平情論之。杭不專爲越地。亦不專爲吳地。

元案。吳越分境。史記以浙江南爲越。又謂故吳地至浙江。國語言越境北至禦兒平原。韋昭言。夫椒櫛李皆越地。于是主史記者。則不以禦兒爲越境。主國語者。則以吳國之境不至浙江。此咸淳志所

以駁淳祐志而杭州府志又伸淳祐而駁咸淳也。若依漢志說文。自吳江嘉興石門錢塘皆得爲浙江。則以禦兒爲越境者。正以浙江爲越境也。以吳故地至浙江者。原未嘗踰于禦兒以南也。國語史記。正可會而通之。不相背而實相成。自不識浙江卽南江。乃參差不協矣。

摯經室一集卷十四

浙江圖考下

〔唐書〕地理志

杭州餘杭郡
鹽官

有捍海塘隄長百二十四里開元元年重築

元案海塘始見於此是時海塘止在鹽官一帶鹽官今海寧州海鹽縣地也所云百二十四里蓋卽今海寧城外一帶之海塘也

富陽

有隄登封元年令李濬時築東自海西至覓浦以捍水患

明陳觀吳公隄記曰富春居杭上游下通錢塘上接衢婺睦歙諸水會流矧自觀山起至覓浦橋止三百餘丈適當邑城之南其捍潮禦浪惟築隄爲可備自唐萬歲登封六年縣令李濬所築者去舊城一百步許迄今數百年雨洗風淘隄因以壞

萬歲舊志曰李濬萬歲登封六年爲富陽令嘗築捍江隄自覓浦至東觀山計三百餘丈

元案東至海蓋卽尖山一帶西至寃浦卽今寃橋寃橋在艮山門北十餘里恰合百二十里耳南江絕流蓋由於此

〔通鑑〕

唐乾寧三年辛未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

胡氏三省注曰安仁義自潤州以舟師至湖州何從而渡江哉蓋欲自湖州舟行入柳浦而渡西陵耳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江水自湖口以東厯烏程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無可考蓋從烏程南以東達于餘姚必經歸安德清石門界中至海寧山浙江以入海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中以瀘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東樵之言非也南江與浙江合由太湖長瀆口上通臨平湖以合浙江自有總絡何必載之高地乎通鑑唐乾寧三年楊行密遣安仁義以舟師至湖州欲渡江應董昌錢鏐遣顧全武守西陵仁義不得渡胡三省曰自湖州舟行入柳浦可渡西陵又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于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移治錢塘又移于柳浦今州城是又曰柳浦埭卽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埭則其時水道尙未盡湮也

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曰。柳浦在府城東南五里。候潮門外江干有浙江亭。亭北有跨浦橋。六朝謂之柳浦埭。劉宋泰始二年遣吳喜擊孔覬于會稽。喜自柳浦渡取西陵。齊永明二年富陽民唐寓之作亂進至錢塘。錢唐令劉彪遣將張圩禦之。敗于小山。寓之進至柳浦。彪棄城走。

元案。安仁義自湖州由柳浦渡西陵。此正合酈注南江枝流自烏程餘杭之道也。然則六朝以來至于唐末其迹尚有可尋者。

〔咸淳臨安志〕

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之外。潮水晝夜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潮頭。又致于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兩鑰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塘。東擊西陵。遂造竹落積巨石植以大木。隄岸旣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

元案。自杭南有山處。至海寧州築塘。永絕南江之流。當是開元登封之年。度此時浙流已極小弱。故能絕之。至於吳越時加修耳。柳浦之地甚高於艮山門外。所云自柳浦渡者。於此略狹處渡江。非真以內江之舟直渡至西興也。大約南江之正流。總在寃橋一帶。不在柳浦以上。

宋王氏安石曰。此見傅氏禹貞集解所引蓋其所撰新經書義。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二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洩。故底定也。上二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災。於是見此書所記禹迹。尚足

用以知水也。

元案唐省陽羨置義興宋太平興國改宜興王氏以宋初縣名釋班志之陽羨而毗陵吳縣則仍班氏此以班志之三江爲禹貢之三江是也但不知班志分江水爲南江又不知岷江自江都入海之江卽毗陵以北之北江故曰上二江今中絕也。

毛氏晃〔禹貢指南〕曰王荆公謂以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義興古之陽羨毗陵今之丹徒春秋所謂延陵季札所居之地吳縣今之吳江三江介于蘇常潤三州之間而震澤瞰乎三州之界尾通吳興苕霅之水出焉此言殆與班固相表裏然雖詳而無統。

元案此知王氏之說出于班志而斥爲詳而無統亦不足以知王氏。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曰經旣有北江中江必有南江顏師古注漢書志亦曰三江謂中江南江北江也師古此說必有所據而云爾如郭景純以爲岷江松江浙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此說皆據其所見之江而爲言非禹之舊迹也。

元案顏師古注漢志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卽本班志之南江中江北江也以班氏自注于郡縣之下故不復實指何地郭景純王介甫皆本班志林氏取師古而斥郭景純王介甫非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曰職方揚州三江卽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吳地記

東江東南爲谷水，即今松江東蘆瀝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

元案此以郭景純所謂三江專屬職方而以禹貢之三江爲庾仲初之三江而以酈氏所稱之谷水爲庾氏三江之東江。

傅氏寅〔禹貢集解〕曰班氏所指南江今吳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斷港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疆界廣京口江東行正在京口北也自宜興縣航太湖逕溧陽至鄧步凡兩日水路自鄧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壩自東壩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行水路繫大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卽入大江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一十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港本入震澤禹塞之愚得此說于友人王益之再得于孟達甫猶未詳也三山陳子禮聞其往還宜興蕪湖道甚熟諭之遂得其詳因圖之于此用以知班氏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

元案傅氏說中江最詳然不知蕪湖斷港塞于漢以後乃信傳言以爲禹塞則迂矣知南江卽吳江尚未知吳江之上流本于石城下流入于餘姚故其爲三江圖亦未盡善。

程氏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敍說曰班固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康南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

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敍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今太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

元案中江南江上流中塞故各水分入耳程氏據目前以測三代秦漢之迹豈然也哉中江自蕪湖至陽羨者自緣築五壩而斷其迹尚有可尋則南江亦如是也九河北播明見于經而今則江合于淮故瀆已成陸地向非經有明文將亦謂禹治之河本爲南注乎古今之事不可以形迹求也蓋亦多矣。

又〔演鱗露〕曰說文釋浙江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黟縣東入海皆今錢塘浙江也秦始皇渡浙至會稽又莊子有淛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逕所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若謂漸漸字近久而相變如邾鄒之類則浙之得名旣見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漸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縣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漸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會桐廬而遂從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各名爲浙未有牴牾第以古語爲證則出欽者正也。

元案程氏謂說文漸浙兩出爲不可曉蓋不明南江爲浙江與漸本屬兩水也謂休寧有漸嶺此正

漸水所由名。又謂徽州婺州俱有浙谿。此則後人名稱之譌。所謂徽州之浙谿。卽漸水。所謂婺州之浙谿。卽穀水。程氏不信班氏之說而不暇深求。故浙漸終于莫解耳。

元陳氏師凱〔書傳旁通〕曰。若以漢江在荊州之域。不當如東坡三江之說。而又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揚州之域者。則水勢之大者。莫若揚子大江。松江。浙江三者耳。

元案。此所取三江同于郭景純。卽同于班孟堅。但以揚州之三江不必涉于導江導漾之中。江北江則非也。

王氏天與〔尙書纂傳〕曰。今吾邑耕齋劉氏。嘗見諭云。頃年之官吳門。郡遣舟來迓。一夕問所宜宿。舟子曰。晚宿震澤。泊至其所。屋室綿亘里門扁以震澤二字。且有底定橋。登岸問塗之人。曰。此去太湖近耶。曰。近矣。又問三江何在。曰。此去不遠有三江口。又問三江曷謂。曰。浙江吳江松江也。耕齋所言。與朱子所問吳人合。

元案。以古言之。吳江卽浙江。以今言之。吳江卽松江。耕齋問諸塗人。自不足爲典要。然問三江而舉浙江以對。其故老相傳之說。尙有存于里巷之口者耶。

明歸氏有光〔三江圖說〕曰。古今論三江者。班固章昭桑欽之說近之。但固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上過安吉、嚴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

孔安國蘇氏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松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直學邊實修崑山志言大海至西坤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塢謂之吳松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以此驗之禹迹無改

元案歸氏從郭氏之三江而疑班氏之三江者蓋以上流一自蕪湖至陽羨一自石城至安吉其水道多湮也然以浙江松江岷江爲禹迹無改識過于宋元諸儒遠矣

胡氏渭〔禹貢錐指〕曰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郡二行千二百里此卽南江之原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又東至石城縣分爲一其一過毗陵縣北爲北江其一爲南江東至會稽餘姚縣入海今案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貢導江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枝流而東至餘姚入海

者其正流也。酈氏恐違漢志，反以麻烏程縣南者爲枝流，而中江盡于荆谿，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命名之本意也。

元案胡氏敍班氏三江極爲明晰，惟惑于初學記所引鄭注而不能辨其僞，故以爲與禹貢導江不合。至班志所記吳南之南江卽石城之分江水所經，未嘗錯誤。酈氏水經注謂長瀆入具區者爲南江，由烏程者爲南江支流，蓋據班志三江確爲禹迹，胡氏駁之未足以知班志也。

又曰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于江南江。必襄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至壅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元案此云分江之流中絕，其水還注于江，極爲精確。又必以南江爲襄周吳越以人力爲之者，惑于僞鄭注而不能與班志合也。

又云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今本漢書脫上北字，今據宋本增入。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爲漢水之所

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非矣。

元案胡氏誤仍鄭注而不能辨其真僞遂至謬班志三江而以爲皆北江之枝流南江中江在南彭蠡北江在北江漢山分而合由合而分禹貢分應之確有精義胡氏以此駁班志三江非禹迹不亦拘乎詳見前。

顧氏炎武〔日知錄〕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

東池北會于匯蓋指固城石臼等湖

不言南江而以三江

見之南江今之錢塘江也。

太郭璞記

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而會稽又他日合諸侯計功之地也。

特以施功少故不言于導水爾三江旣入一事也震澤底定又一事也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

元案顧氏此說本于郭景純同于歸熙甫謂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極爲精確乃以東池

北會于匯爲中江會于石臼諸湖異于鄭氏以東池者爲南江而錢唐江之達于吳南亦未詳

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曰或又問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解孰爲定余曰鄭無注賈疏非當郭景純解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以當之斯爲定一州之內其山鎮澤藪川浸至多選取最大者而言揚州之最大川孰有過岷浙二江者卽松江之在當時與揚子錢塘相雄長而後可以稱禹迹非如今所

見之淺狹此豈專指洩震澤之下流者之江國語申胥曰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我與吳爭三江五湖之利夫環二國之境而食其利正職方之三江我故曰周禮一三江禹貢又一三江也

元案閻氏于地理之學最精謂周禮三江卽國語之三江是也惟其解禹貢三江則專取庾仲初之說尙未盡合耳

全氏祖望〔水經注七校本〕曰研夢得避暑錄話曰水經謂漸江出三天子都取山海經爲證三天子都在彭澤西安得至此今錢塘江乃北江下流雖自彭澤來蓋衆江所會不應獨取此一水予意漸字卽浙字水經誤分爲二名注引漢志浙江者是已今自分水縣出桐廬號歙港者與衢婺之谿合而過富陽以入大江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皆會于錢塘案山海經三天子都有三一曰在閩西北卽浙江之源也一曰在衡山卽廬江之源也一曰在海中則不知其處石林謂但在彭澤則謬矣又謂錢塘乃北江下流來自彭澤是仍水經沔水篇以立文者

元案葉石林言錢塘江爲北江下流是也識見出王安石傳同叔之上惟以浙爲漸則非耳又云歙港合衢婺之谿過富陽入大江大江指北江也又云大江自西來此江自東來會于錢塘此有譌誤當是大江自北來此江自西來蓋體會于班志分江水逕吳南至餘姚入海之說爲趙宋諸儒之所莫及全氏以爲仍污水篇以立文其駁非也

趙氏一清〔水經注釋〕曰。胡東樵云。北江爲經流。中江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今據班志而言。實則班志蜀郡湔氐道下云。禹貢嶧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而廣陵國江都下急著江水祠以應之。又于臨淮郡海陵下復云。有江海會祠以明之。海陵江都非揚城乎。非中江入海之道乎。其于會稽郡之吳毗陵。丹陽郡之蕪湖。雖列南北中之名。而無禹貢字。則亦可知是秦漢以來見行之川。作志者自不關禹迹也。後人乃欲據志以釋經。反謂志與經不合。則亦誣矣。

元案。趙氏說班志極精密。乃以無禹貢字斷爲不關禹迹。則非也。秦漢時見行之川既如是。則班氏用以作地志。鄭氏卽本以注禹貢。何得如蘇氏時三江合而爲一。遂以合漢彭蠡爲三江耶。

又曰。說文有漸江。又有浙江。云江水東至山陰爲浙江。則黟縣之漸江至錢塘乃有漸名。班志有浙江無漸江。浙江下但云東入海。不計道里之數。至錢唐武林水亦云。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補此一句。以見浙江之卽漸江也。

元案。趙氏知說文漸浙分兩字矣。又拘于漢志八百三十里一語。以浙江卽漸江。非也。漸江自是歙港。浙江自是南江。漢志八百三十里。自是譌文。疑屬穀水下。誤寫于武林水下也。

錢氏塘〔三江辨〕曰。禹貢之三江。職方之三江也。班孟堅地理志。謂南江在吳縣南入海。北江在毗陵縣北入海。中江出蕪湖縣西南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此釋職方也。卽釋禹貢矣。自鄭康成注尙書。

始別爲之說曰。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爲中江。若然則自夏口以北者。北江也。湖口以南者。南江也。夏口以至湖口者。中江也。而自湖口以下。惟有一江。以禹貢導水經文質之于漢。曰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則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殆不如康成之說矣。

元案錢氏辨三江一依班孟堅郭景純爲說。惟未辯初學記所引之鄭注非真。鄭注故駁鄭耳。蓋鄭注云。自彭蠡分爲三孔。正是謂自湖口而下分爲三江矣。

揆孟堅所言。江過湖口實分爲三。而以行南道者爲南江。行北道者爲北江。行中江者爲中江。合乎禹貢導水之經。誠不易之論也。

元案班氏地志最爲精密。考古地理者。舍此莫有所主也。故鄭注禹貢職方專本之。得錢氏此說。可辟駁班志者之非。

考之水經。沔水自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合流至居巢縣南。東至石城縣。分爲二。其一東北流。過牛渚毗陵。以入海者爲北江。自石城東入貴口。至餘姚入海者爲南江。自丹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者爲中江。具載沔水經文及附記中。皆與孟堅合。惟孟堅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耳。然孟堅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酈道元引桑欽地理志。亦謂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爲南江。蓋餘姚

入海之江卽吳縣南入海之江也餘姚吳縣之間爲山峯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國之南國後爲縣是以孟堅志南江入海處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元案此可見班志水經相合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卽南江至餘姚入海

水經附記不詳中江所由而今尚有其迹自楊行密築五堰江流始絕永樂時設三壩則陸行者十八里矣然自銀林以西鄧步以東其流固在也可知二江雖自石城蕪湖分行而同會具區故酈道元以南江卽合于浙江浦陽江之谷水而咸淳毗陵志以荆谿爲中江惟北江自從毗陵入海耳此足以證三江之實有其三非如康成之合爲一江也

元案此可破程大昌陽羨安吉高麗之說惟不辨鄭注爲僞故駁之然鄭氏自謂分爲三孔未嘗言合爲一江也

且二家之是非愚請以左氏內外傳折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卽內傳哀公元年之敗越于夫椒也又曰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卽經書十二年於越入吳也又曰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卽內傳十七年越子伐吳也十七年之內傳以爲笠澤而外傳以爲江則笠澤卽江矣其元年十二年之外傳以爲江者亦卽此江矣韋昭曰江吳江也又曰江松江去吳五十里是已笠澤也吳江也松江也實出自其區之一江左氏謂之江則中江之自陽羨入海明

矣。是故今之松江卽古之中江也。若夫外傳之名南江爲江也。則伍員范蠡之言三江舉之矣。員謂吳越之國三江環之。蠡謂吳與越爭三江五湖之利。以二國在江湖間也。許慎謂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闢軀謂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酈道元謂南江于海鹽縣秦望山東出爲澉浦。其枝分麻烏程餘杭二縣與浙江合。浙江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又爲江。此南江與浙江浦陽分合之迹也。

元案此言南江卽浙江極明晰可破謂吳越三江非禹貢二江之謬。

越語言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韋昭以爲今諸暨、嘉興、鄞縣、太末之地。然則中江以南爲越。中江以北爲吳。而南北二江分行二國王都之北。是爲三江環之。而二國之必爭其利不待言矣。

元案此仍吳仁傑之說辨見前。

韋昭以松江錢塘浦陽爲三江。然錢塘何江乎。卽浙江也。浙江從餘姚入海南江既先後合于浦陽。浙江則止一江耳。烏得而二之。是故今之錢塘江卽古之南江也。可知孟堅之說與左氏內外傳合而康成則否。卽二家之是非判然矣。

元案康成本班志立言原無異同。異于班志者初學記之譌文也。

宗康成者曰漢志所謂中江南江皆吳通江于湖之道耳不得爲禹貢之三江然我聞吳嘗溝通江淮矣不聞其溝通江湖也說者皆援史記河渠書爲據不知史記同言通渠三江五湖未嘗謂通江于湖也今江湖之間枝渠相通者甚多安知非吳人所爲而可以爲卽此二江乎使吳果通此二江曷爲記無明文若左氏所云掘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也

元案此破謂南江爲襄周時人力所爲之謬

況三江上流內傳亦有可考者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杜預謂在丹陽蕪湖縣東劉昭據以注郡國志蕪湖中江在西之文是楚克吳中江以東邑也哀公十三年楚子西子期伐吳至于桐汭杜預謂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此卽酈道元所謂南江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與桐水合者是楚又越南江而東矣此必二江當吳楚之交故楚之伐吳皆越二江足以明非吳人始爲之也地志曰高淳之中江爲胥谿謂伍員伐楚時所鑿此傳會之說耳內傳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不聞由胥谿也其地有伍牙山卽魏氏春秋所謂烏邪山者而今謂之伍員山此名中江爲胥谿之所由來矣

元案以中江爲胥谿明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說也此可破其謬

然則江漢旣合後之分而爲三也孰從辨之曰漢源于北故以北江屬之江源于南故以中江南江屬

之江漢各爲瀆故各自入海所謂江漢朝宗也使合而爲一漢安得有入海處耶

元案此解禹貢北江中江分屬江漢極精可破從前諸說之謬

曰孟堅于渝氏道何以言江水至江都入海曰北江中江禹貢雖分屬江漢已同謂之江矣孟堅烏得不謂之江夫以北江爲江可也以爲無南江中江不可也如此而已矣江既有三禹貢何以僅書其二曰北江固宜書書中江者舉中以見南也言中江而南江見言南江而中江不見故舉中焉耳

元案鄭氏特注東述者爲南江所以爲解經之妙

曰康成之說經學之宗也子柰何非之曰予豈不宗康成顧質之經傳而不合故不敢從焉耳禹貢三江之注不復見于職方安知非康成已自悟其失歟然則予之不從康成未必非康成之意也

元案說經惟求其是雖康成何可執之錢氏此言真可爲學者法余旣辨鄭注之僞復有取乎錢氏此言者明非曲爲鄭解也鄭氏果非何妨違之鄭氏果是又何可違惟其本非鄭注而傳寫者誘以誣之則正宜爲鄭氏白非深求乎鄭氏不能知其是非亦不能明其眞僞也

郭景純庾仲初何如曰景純之說孟堅之說也孟堅志其地景純述其名仲初則一隅之見耳我無取焉

元案郭景純所謂浙江卽班氏分江水至餘姚之浙江也學者不知浙之非漸而疑郭氏之說殊于

班氏錢氏此言明班郭無異不易之說也。錢氏說三江極詳明。一滌唐宋以來諸謬說故備錄于末。以爲百川之海云。

犁經室二集卷一目錄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

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卷二

雷塘阮氏墓圖記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雷塘阡表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揚州阮氏家廟碑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北湖小志序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林清泉公傳

節孝林母傳

李晴山喬書西二先生合傳

胡西攀先生墓誌銘

劉端臨先生墓表

浙儒許君積卿傳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吏部左侍郎謝公墓誌銘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循吏汪輝祖傳

蔣士銓傳子知廉

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朱勇烈公傳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次仲凌君傳

通儒揚州焦君傳

李尙之傳

卷五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旣堂墓志銘

默齋張君誄

知不足齋鮑君傳

武進臧布衣傳

孫頤谷侍御史傳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暨妻許恭人墓表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銘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君傳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童處士墓表

江都凌君傳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臧拜經別傳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朱母高太孺人傳

淨因道人傳

鮑姑辭敍

女婿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卷七

封泰山論

泰山志序

焦山定陶鼎考

金承安重刻唐萬歲通天史承節撰後漢大司農鄭公碑跋

知足齋詩集後序

蔽厓考古錄序

毛西河檢討全集後序

全謝山先生經史問答序

南江邵氏遺書序

王西莊先生全集序

于忠肅公廟題壁記

西湖詁經精舍記

金沙港三祠記

荊州窖金洲考

江隄說

廣州大虎山新建礮臺碑銘

通鑑訓纂序

史炤通鑑釋文跋

四史疑年錄序

寧波范氏天一閣書目序

卷八

奉敕撰熙朝雅頌集跋

恭注御撰味餘書室隨筆進呈後跋

浙江刻四庫書提要恭跋

瀛舟書記序

洋程筆記序

淮海英靈集序

廣陵詩事序

小滄浪筆談序

皇清碑版錄序

江蘇詩徵序

嘉慶四年己未科會試錄後序

兩浙輶軒錄序

兩浙輶軒錄補遺序

試浙江優行生員策問

己未會試策問

海運考跋

海塘擧要序

嘉靖指紳冊跋

揚州府志事志氏族表圖說三門記

吳烈婦吞金紀事卷跋

吉蘭泰鹽池客難

致杭嘉湖道李坦書

嘉興嘉禾圖跋

硤川煮賑圖後跋

新修廣東通志序

恭進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摺子

擎經室二集卷一

皇上八旬萬壽宗經徵壽說

臣聞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說帝王稽古同天聖德備焉欽惟乾隆五十五年皇上八旬萬壽萬萬壽臣仰思盛德大業非三代以下史冊所可擬萬一惟宗諸經傳以徵聖壽或管窺而得其詞焉臣謹案尙書洪範九五福一曰壽壽者福之初詰福者德所致也恭讀五福頌以爲壽富諸事皆受於天惟好德修于人五皇極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皆五福主德之證至哉聖人之德卽福之基聖人之所以壽也帝王之壽必本於天書曰天壽平格孔安國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禮記中庸謂大德必得其壽徵諸詩曰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我皇上昭事惟敬書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恭繹讀召誥篇一言以蔽之曰曷其奈何弗敬以誠民爲祈天之本以敬德爲誠民之本其理益明焉大戴禮曰戒慎必恭恭則壽又引丹書曰敬勝怠者吉亦其義也皇上躬親郊壇大祀極致精虔其在周禮曰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夏日至澤中方丘祭法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以正月上辛祈穀孟夏常雩者公羊春秋曰郊用正月上辛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左氏春秋曰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是也社稷壇加玉者祈農事也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春秋外傳曰玉足

以庇蔭嘉穀朝日夕月諸中祀茲復躬親一週及於岳瀆咸命使祭告禮記祭義曰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飶師雨師公羊春秋曰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禮記王制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是也定壇廟祭器者周禮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禮記郊特牲曰鼎俎奇而籩豆偶法古制也我朝聖聖相承重熙累治百有餘年皇上寅承丕基無事不敬法列祖詩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我國家創業東土締造維勤皇上編開國方略以闡功德書曰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於太王肇基王跡書薩爾滸戰事者仁者無敵受命伊始書曰壹戎衣天下大定諭立臥碑述太宗訓守冠服騎射者遵成憲也詩曰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又曰率由舊章作紀恩堂前後記敬誦實錄者逮事聖祖不忘恩教也皇矣之詩述文王逮事大王大王受天命及王季文王其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又曰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四巡盛京親製詩賦以彰謨烈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皇上帝繩祖武下詔孫謀五代一堂古今未見復致王牒十一世之慶爾雅曰子之子爲孫孫之子爲曾孫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彙孫第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皇上明俊德以親九族恩澤深厚禮記大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詩序曰行葦忠厚也皇上勤於庶政睿思

所周事立必豫易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書曰一日二日萬幾御書無逸篇揭爲座銘臣伏讀經筵御論君子所其無逸訓所爲處與召誥王敬作所相發明聖人之言經訓所折衷也法宮行在皆秉燭待章孟子曰坐以待旦視事移晷傳餐嚮午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內外奏章皆丹毫親批日數十事周禮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皇上猶無須內史之讀也內外臣工日有召對下至一命亦無遺焉周禮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宰夫敍羣吏之治以待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是也法祖六巡江浙觀民察吏不自暇逸岱岳五臺豫河皆親駐蹕易曰省方觀民設教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禮記禮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詩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岳河海也天下庶獄事必親覽茲復恩詔減等王制曰刑者例也罰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耕耤之禮必躬親者禮記月令天子乃擇元辰躬耕帝籍春秋外傳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食爲民天民爲國本皇上愛民重農民數穀數要會時聞周禮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禮記王制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周禮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至於祈謝雨澤驛詢天下雨暘收穫每當足豐稔必詩以誌喜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穀梁春秋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又曰閏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正賦漕運歲千萬計皇上臨御以來免賦者三免漕者再茲復恩蠲天下正供臣謹案

周禮小司徒鄉師遂人遂師遂大夫皆有辨其施舍之事鄭康成讀施爲弛蓋周時什一雖輕皆無普免之事豈若我皇上蠲貸至二千萬萬乎臣伏讀經筵御論有孚惠我德以九五君位惠卽我德當置惠心于勿問聖謨洋洋所以損上益下有孚元吉而說无疆也偏隅偶歉恩加蠲賑截漕平糶以劑盈虛卽民也周禮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平其興河防者民生所關皇上命濬陶莊六塘伊家諸河清黃交匯誌水宣洩海塘建石重隄保障書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澗距川考工記曰以防止水禮記月令曰完隄防春秋外傳曰陂障九澤民閒五世同堂二百餘家壽逾百齡同居十世皆壽世人瑞也爾雅曰子子孫孫引無極也禮記曲禮曰百年曰期頤孝經曰示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命重舉千叟宴者皇建有極斂福以錫庶民也禮記王制曰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周禮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爾雅曰黃髮皯齒鰥背壽也皇上典學高深文德淳懋每歲必御經筵宣講書曰念終始典于學抑戒之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臨雍講學釋奠幸魯崇儒重道也禮記王制曰天子曰辟廱詩曰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御製三老五更說證以左氏孟子其義乃明重排石鼓文者存周法物用光我文治武功也詩車攻序曰宣王復古也吉日序曰美宣王田也御製詩五萬餘篇文千餘篇尙書帝庸作歌易伏羲畫卦文王作卦辭大戴禮曰武王作機鑑楹帶十七銘庶足擬焉御書寶繪咸臻極詣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規定祭祀朝饗樂章

及詩經樂譜。其在周禮大司樂大呂應鍾小呂夾鍾皆歌以祀享。詩鹿鳴以燕羣臣。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卽其義也。鑄鐘特磬列於大樂御製笙詩依義補辭。其在爾雅曰大磬謂之鑑大鐘謂之鑞。儀禮鄉飲酒燕禮諸儀皆笙。南陔華黍白華由庚諸篇卽其義也。河源淮濟涇渭諸水考厥源委其在爾雅曰河出崑崙虛書曰導淮自桐柏導沇水東流爲濟。詩曰涇以渭濁卽其義也。詔收天下遺書分爲四庫儲以七閣。其在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注所謂三墳五典也。皇上闢門籲俊正科之外六開恩榜再舉制科書洪範曰俊民用章。詩卷阿序曰言求賢用吉士也。皇上神武邁倫嘗發廿矢中十九周禮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也。每歲秋行闈木蘭蒙古進宴所以詰武綏遠也。穀梁春秋曰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詩時邁曰薄言震之莫不震聳。皇上奮武開疆勘暴柔遠蕩伊犁平回部收金川定臺灣爲亘古未有之功業。書序稱湯伐三殷成王踐奄皆不足比數。左氏春秋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爲七德。惟皇上武功備焉。至於先征而後歸服者謂之歸降。回部緬甸是也。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也不加征而自來歸者謂之歸順。土爾扈特拔達山安集延痕都斯坦布魯特哈薩克巴勒布是也。書序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遠國自來也。邇者安南王阮光平八覲祝釐則我皇上推亡固存承天時行之道。大戴禮曰重華南撫交趾中庸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海外遠國若高麗暹羅琉球南掌皆入貢壽宇不可縷計。爾雅曰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

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大戴禮曰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是也是惟我皇上大聖大仁允文允武用是承天純佑盛德日新登八衍範念用庶徵嚮用五福臣仰見庶徵之應本於五事寅恭對越爲壽之基此貌之恭作肅也惠澤優渥是可徵曰肅時雨若矣王言作則臣下稟令此言之從作又也當陽用命是可徵曰乂時陽若矣克知灼見照晉幾先此視之明作哲也德化如春是可徵曰哲時燠若矣達聰兼聽發慮出謀此聽之聰作謀也凝成萬物是可徵曰謀時寒若矣精一執中廣淵齊聖此思之容作聖也從欲風動是可徵曰聖時風若矣皇上臨御五十五年慶壽八旬由是推之萬年爲萬萬旬易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經卦皆八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自然之數也又萬壽年幹在庚爾雅曰太歲在庚曰上章庚猶堅強也章明也月躔在酉酉爲壽星之次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是生成推衍皆與苞符象曜相應故曰聖人之壽皆本於天錫羨延洪惟億萬年天保之詩臣下歸美崇尊頌福祿也曰詒爾多福曰受天百祿曰萬壽無疆猗歟盛哉聖壽之徵諸經者蓋遠邁皇王哉翰林編修臣阮元恭紀

御試擬劉向請封甘延壽陳湯疏并陳今日同不同

臣向疏郅支單于兼并外國日益强大數辱漢使者在廷諸臣未有爲陛下畫一策者都護延壽副校尉湯遠戍西域特發符節勒師旅直逼康居破其重城馘名王斬闕支氏請縣首藁街夷邸以威遠服是沈

謀重慮制勝萬里師徒不勞兵矢未折功莫偉焉而議者徒以湯矯制不論其功反欲文致之是臣所未喻也夫將在外有可以振國威制敵命者專之可也今延壽湯不避死難爲國雪恥而竟無尺寸之封其何以勸帥兵絕域者昔李廣利之于大宛曠日持久靡敵師旅僅獲數馬功不敵罪孝武猶且侯之今郅支之功當十倍于大宛竟使致身之臣未得封爵且不免吏議臣竊惜之宜請釋其矯制之罪賞其克敵之功加以高爵惟陛下察之此劉向之疏意也臣伏見我皇上奮武開疆平定西域拓地二萬餘里凡漢唐以來羈縻未服之地盡入版圖開屯置驛中外一家豈如郅支呼韓叛服靡常殺辱漢使哉此其不同一也我皇上自用武以來出力大臣無不加賞高爵或有微罪斷不使掩其大功下至末弁微勞亦無遺焉絕未有若延壽等之有功而不封者此其不同二也我皇上運籌九重之上決勝萬里之外領兵大臣莫不仰稟聖謨指授機宜有戰必克聞有偶違廟算者卽不能速藏豐功又孰能于容慮所未及之處自出奇謀徼幸立功者耶此其不同者三也

誥授昭勇將軍廣東欽州營遊擊誥贈資政大夫晉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狀

年家子胡長齡填譯

太府君諱玉堂字履庭號琢庵始祖諱巖當明神宗時由江南淮安山陽遷揚州江都明末遷居城北四十里湖中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高祖諱文廣任榆林衛正兵千戶曾祖諱秉謙以孫諱

匡衡公官貤贈武德將軍。祖諱樞良。晉贈昭勇將軍。父諱時衡。誥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凡五世皆有隱德。至太府君生。百倜儻。有志概。長身健臂。行止偉岸。與中人立。面僅及胸。少能挽強馳射。矢無虛發。尤喜讀書。爲古文詞詩歌。援筆立就。康熙五十年辛卯。占籍儀徵鄉試。中式武舉人。主試者爲江蘇巡撫。儀封張清恪公伯行。會劾奏本科文鄉試交通關節事。總督反奏解巡撫職。遷之揚州館舍。太府君於是佩刀挾矢。護左右同寢食數月。及奉旨昭雪。復巡撫職。清恪公極感太府君之義。而太府君讀書勵行。一生清介。所以深得清恪公教者。亦多在此時矣。五十四年乙未武會試中式。殿試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分鑲藍旗敎習。五十六年。五十七年。聖祖仁皇帝駕幸熱河。兩次隨扈。五十八年。授藍翎侍衛。雍正元年二月。蒙世宗憲皇帝賞綬三疋。三月送聖祖仁皇帝梓宮。賞銀四十兩。八月送太皇太后梓宮。加一級。本年癸卯科殿試武進士。詔舉技勇馬箭步箭。皆稱旨。賞綬三疋。銀五十兩。十二月十三日。奉旨授三等侍衛。賞戴花翎。三年五月十八日引見。外放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兵部給都司簽書。管湖北撫標中軍遊擊兼管左營事。及涖任。兼署右營。取士嚴整。有律。五年八月。遭父喪。遵例在任奉諱。服除。十年三月。部議改設撫標中軍遊擊員缺。爲參將。經大將軍岳鍾琪以軍前才能之員揀補。仍留軍前効力。太府君署理參將印務。十月。軍政卓異。十一年六月引見。奉旨准其卓異。交部照例陞用。欽此。四月。以都司銜陞銜調補廣東提標後營遊擊。時巡撫德齡奏請以陞銜仍留湖北署撫標中軍印務。奉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雍

正十三年十一月，恭逢恩詔加一級。乾隆元年正月，兼署右營遊擊。二月中軍參將到任，交印卸事，旋署興國營參將。七月改署苗疆九谿營遊擊。二年奉旨諭督撫各據所知之人，秉公保舉。湖廣總督史貽直保舉阮某才守兼優，奏准紀錄一次。註冊五年五月，湖南城步、綏寧兩縣山內苗民數萬人盤踞山谷，接辰州數百里殺傷官兵，肆出劫掠，道路不通。奉檄領九谿澧州洞庭常德共四協營官兵隨鎮寧鎮總兵劉策名夤夜掩勦，兵駐三界溪。苗悉精銳屯山口，因卽相度地勢，偵探賊情。六月六日進攻薄賊寨。太府君身先士卒，遠施鎗礮，近接刀矢，斃賊甚多。賊大潰，遂乘勝奮殺，焚燒山寨，奪獲糧草器械。三界溪爲賊門戶，賊屯此爲最勍。自官兵大捷後，賊退保各寨，其勢遂分。提督軍門杜凱報捷，奉硃批：「這所奏欣悅覽之，將士奮勇爭先，甚爲可嘉。俟事竣之日，從優議敍。」欽此。閏六月初四日，攻八樹寨，克之。追殺數里，巢穴焚燬殆盡。七月二十二日，攻長安鹽井口、客寨、飛毛坪、龍家溪、竹林各寨，皆次第克之。此五寨地勢險隘，林箐深密。太府君步行率士卒冒矢石，敗其伏兵，鼓銳力戰，遂於一日中連克之。賊勢已大潰，因駐兵搜捕。山箐逶迤，焚燬茅蓬，發獲糧米甚多。是時上慮兵權未一，命貴州總督張廣泗來湖南總制全軍，甫到城步，卽察知謀勇最著者，綴二聯，勞獎極力。南山大箐屯賊正多，屢攻未克。張公令督各營兵進勦，賊積木石斷山路，兵不能入。太府君日率兵佯攻正道，探知閒道，夜率健卒五百攀藤越嶺而入，誤墜阱，傷膝流血滿足，以布縛膝進益力。夜半及正道，徹開木石，是時賊數千人已覺來拒，鳥鎗繩火紛如亂螢。太府

君命兵負嵎偃伏，藤牌護前，賊至鎗齊發。我兵寂不動，賊易之，久乃鳴一大礮，鼓兵直下如建瓴。賊衆敗散，而正道兵無木石阻，亦大進合勦，殺獲甚多。及曉搜獲龍褲刀檻刀標槍等器械及糧草無算。又搜得前被賊殺之巡檢官印一顆，賊餘黨共八百戶退據南嶺，糧盡不支，開出數十人近營跪哭乞降。太府君察其誠，爲請於張公。張公云：設賊詐汝當此咎耶？太府君以死任之。次日率賊衆近大營跪乞降。張公云：發三礮不畔去，乃真降耳。卽對衆發三大礮，斃數十人，餘衆股栗，莫敢轉側。蓋感太府君拯護之恩，故忍死無負如此。張公於是始受降。是時各山賊寨亦並破，老幼退保入橫坡。八月二十二日奉令領各營官兵相機督勦。張公又令遊擊區明、李登華帶兵隨太府君進勦，橫坡山梁險隘，正路不能攻。九月二十八日率官兵由左路奮登，奪殺前進，遂入寨中。鎗礮齊發，賊精銳殆盡，遂大敗，焚燬居室一空。生擒男婦子女二千餘人。賊寨盡平。十月初三初四日復親督各營官兵于橫坡各山箐四面搜捕，生擒男婦子女千餘人。又搜獲窟室男婦數百人，刀杖銀帛無算，皆親解赴張公所。張公欲盡誅其生口。太府君再四諫阻，不從。不得已乃請曰：壯夫能執兵抗師者當殺之，其婦女及男子十六歲以下者必宜赦免。張公始如所請。太府君出營，分別男女年歲，苗人環跪哭聲震山谷。先擇壯年有須者斬之，其餘全活，薙髮給以口糧。張公雅知賢能，不深求，仍獎勵有逾諸將。太府君奉令所剿之賊寨，前後十餘戰，皆謀勇並著，兵無少挫。功爲諸將最，攻戰少暇，卽賦詩校射以爲樂。各寨平後，撤兵回九谿營，總督班第具題奉旨分別等次交

部議敍十一年兵部議敍頭等軍功加銜一等隨帶軍功紀錄二次八月爲苗彊事宜保舉十三年推陞河南衛輝營參將九月蒞任太府君之在九谿也訓練勤而兵無虛額賞重而罰嚴故湖南勁旅以九谿爲最城綏之役有兄弟皆爲兵因母老例汰一人兄弟爭出母亦請二人皆從而自役於署中其有勇知方如此及至衛輝營務廢壞已極兵貧而惰弓矢朽折不可用太府君蒞事限期操練兵本市中無賴子素不習武詫步伐爲怪事十四年十月相率辭糧罷去大吏以操兵過嚴舉劾奉旨交部議處部議革職回籍家無一畝田蕭然僦居郡城而湖山寄興詩酒頗自娛也十六年聖駕南巡跪迎於高明寺甫奏名上在舟中問曰可是鄂容安所參者謹對曰是旋奉旨以都司錄用以徵臣姓名聖心不忘於數年之後由此見皇上愛惜人材神慮周密纖細不遺太府君每言之未嘗不感恩泣下也十七年四月補放廣東羅定協都司二十一年陞廣東欽州營遊擊太府君之往嶺南也以卑濕故未奉母周太淑人之任及至欽州多受瘴氣病足夢寐中語多念慈闇屢欲告養歸周太淑人諭止之未果於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卒於任所兵民哭之失聲太府君性剛介接奉各督撫尊卑盡禮之外言語辭色無少附屈於僚屬事多爲保全不以告人受者久而知感所至凡職權一切陋習皆裁泰懷金者不敢造門太府君未第時家素裕備宿衛後將十年田舍鬻盡及外遷愈廉介自矢家無一日儲不計也九谿城有北山周數十里兵民皆仰給此山有明季指揮蒙姓之子孫訟言山本指揮舊地總督委官勘審將爲所奪矣公慨然入省申

辨過洞庭湖舟覆賴商船救得出至省力言地卽家姓地亦明代事且絕數萬家之葬筵樵蘇芻牧而以資豪姓爲利藪大不便總督卽達前議從太府君議九谿兵民大感悅偶騎而出見木石委積詢知將謀建生祠太府君立斥徹之兵民不得已家祀一主書長生等字乾隆四十三四年間元父客漢上遇九谿老兵爲言太府君去後此祠旋立歲時祝之不衰所著有珠湖草堂詩集三卷琢菴詞一卷箭譜一卷陣法二卷太府君生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五日距卒得年六十有五康熙六十一年覃恩授階奉政大夫乾隆元年覃恩授階昭勇將軍卒後櫬歸自欽州入城治喪乾隆二十五年葬於揚州府城北中雷塘以元配汪淑人繼配江淑人合祔嘉慶元年以孫元官誥贈資政大夫嘉慶四年贈光祿大夫汪宜人贈淑人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諱浩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五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江宜人封淑人一品夫人歙縣誥贈資政大夫諱承瑞公女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八日卒於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四日子四長爲元伯父承德汪太夫人出娶李氏次伯父承義以元官廩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娶江氏廩封孺人次伯父承仁未娶卒並庶祖妣吉孺人出又次卽元父承信江太夫人出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晉封光祿大夫戶部侍郎配妣林夫人敕贈安人晉贈夫人晉贈一品夫人女三長適太醫院吏目江都鮑雲書次適江都耿鶴齡次適儀徵生員賈天凝孫三人長兆麟長伯父生原官揚州高郵營汎千總次元乾隆己酉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

吉士授職編修補詹事府少詹事正詹事翰書房行走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授兵部禮部戶部侍郎誥授光祿大夫次亨元次伯父承義子曾孫一人常生元之子二品廕生按吾阮氏世以武起家自元之生獨弱習馳射力輒不支父固憐之命改就經業暇時爲元述太府君平苗之捷曰是役也奇績聞當世然妣江太夫人寢食不安者十閱月故予弛騎射不事今命汝讀書成江太夫人志也比元入翰林充國史館纂修官檢閱長編太府君官階戰績稍具其略乾隆乙卯嘉慶己未間復以趨庭之訓比次追述用紀梗概託立言之君子圖不朽焉孫元謹狀

此乃嘉慶五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

次曾孫福謹識

誥封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顯考湘圃府君顯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狀

嗚呼痛哉不孝暴釁至重奉職無狀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酉時府君考終於浙江撫署正寢由四百里馳驛奏聞卽於十五日交代巡撫暨南北關關防七月初二日奉柩登舟候旨初三日由四百里驛奉上諭阮元現丁父憂所遺浙江巡撫員缺著清安泰調補欽此不孝卽於是日解維歸里入城治喪不孝伏念府君仁厚孝慈懿行直節彰著人耳目無待不孝闡揚而後顯然不孝負懸深重覩然苦肉之間仰呼高天此慟何極若不亟以狀呈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以乞表章則罪戾滋重矣府君諱承信字

得中號湘圃。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於太府君琢菴公湖北撫標中營參將官署。乾隆元年府君年三歲隨太府君移任湖南澧州之九谿營。乾隆五年時太府君有征苗之捷，戮逆受降，多所全活。府君年七歲，每言凱旋之日，迎太府君於十里外，遙見旗纛甲騎飛揚，迤邐過山而來，光景猶能記憶。十一年太府君以母周太夫人春秋高，不宜居谿山深濕地，命世父健齋公偕府君奉周太夫人歸揚州，諭以毋出遊，毋就試，俾壹意侍奉周太夫人。府君事祖母盡孝，日定省問寢膳，跬步不少離。十三年祖母江太夫人卒於揚州，府君柴毀骨立，致疾。經年十四年，太府君自河南衛輝營參將罷歸揚州。二十一年復任廣東欽州營遊擊，時府君年二十三，仍侍周太夫人居揚州。二十二年周太夫人命府君赴廣東見太府君，計家事。二十四年府君年二十六，太府君諭令歸娶。且曰：「吾亦卽欲告歸耳。」府君乃歸娶先妣林夫人於揚州。是年冬，太府君以疾終於欽州。明年春，府君聞訃，慟不欲生，亟欲戴星奔時，周太夫人悲甚。伯父健齋公曰：「吾必當赴粵扶柩歸。若弟亦往，孰安祖母？」府君乃留揚州。是年五月，周太夫人以壽終。秋，太府君柩歸府君遭重喪，哀慟踰常，與伯父竭力盡心，附身附棺，無少悔。二十九年甲申，府君年三十一，正月二十日生不孝元於西門白瓦巷舊第之南宅，卽今所建之海岱菴也。自後十餘年，府君皆在揚州。府君幼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間，嫻習騎射，每較射，挽強洞堅，善射者皆謝不及。喜乘馬，善相馬法，馳千里不以爲勞。以侍養未與試，及是年逾三十，決意不求仕進，補國子生，閉戶守貧，家無儋石儲，澹如。

也。嘗暮行，蹴得囊金數錠，坐其地，至夜半，果有返而求者，立付之。教不孝讀書，訓誨諄切。府君熟於司馬公資治通鑑，于成敗治亂、戰陣謀略，輒縱橫辨論，隨方指授，期不有成。不孝侍立，傾聽警心，壹志實從此始。嘗以歐陽文忠縱囚論、蘇文忠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等篇，口講指畫，次第授不孝曰：「讀書當明體達用，徒鑽時藝無益也。」又嘗教不孝射曰：「射須沈其氣，氣不沈，志不能正，體不能直。」杜詩云：「顧視清高氣深穩，乃射之祕訣。」家雖貧，爲不孝擇師，敬禮備至。不孝就小試時，府君親挈行，不孝幼弱，試畢出府君一手，障叢人一手，挈不孝出闕外。四十四年，府君年四十六，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先妣林太夫人檢治家事，並督不孝誦讀，慈以兼嚴。四十六年秋八月，先妣以疾終。府君自漢陽扁舟冒風波，十日達揚州，傷悼甚摯。葬畢，客遊宣城，貧民有除夕不戒於火者，數十家。府君往視之，罄所蓄資給之，使結舍四十八年。府君年五十，季冬命元娶婦江氏，四十九年不孝入學，補附生。五十年不孝補廩生。五十一年，府君復從舅氏江橙里先生客漢陽。秋不孝江南鄉試中式舉人，會試未第。府君命留京師。五十四年，府君年五十六，歸自漢陽。不孝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五十五年，恭遇萬壽覃恩，府君得敕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是年不孝散館一等第一名，授編修。五十六年，不孝乞歸省。掌院大學士阿文成公不允所請。二月恭遇大考，閱卷大臣置元文一等第二名，高宗純皇帝親覽，嘉獎曰：「此卷詩文皆佳。」擢置一等第一名，補少詹事。命在南書房行走。五月，府君挈不孝婦江氏至京師。是日不孝自御園回城，得羽扇香葛之賜。

迎奉膝前府君被恩感遇喜動顏色元嘗召對及迎養事純皇帝問曰汝父多少年紀元對曰臣父年五十八純皇帝曰年紀甚小時聖壽八十餘故云然歸爲府君敬述之感甚懽甚嗚呼慟哉此不孝在京迎養之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十月府君由京師歸揚州不孝陞掌詹事五十七年冬不孝婦江氏卒於京邸幼女荃亦殤五十八年春府君年六十復至京師五月出京師復歸揚州六月不孝蒙簡放山東學政十一月試沂州府畢府君方自南來不孝出迎沂州南門之外琅邪古道八驕安綏不孝先馬入城嗚呼慟哉此不孝山東迎養之事如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六十年不孝蒙恩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調任浙江學政不孝奉府君由揚州至杭州府君念不孝婦江氏無予以族孫常生爲元子明年入國學補六品蔭生嘉慶元年府君年六十三恭遇覃恩加一級誥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嘉慶元年府君爲不孝聘婦于曲阜孔氏五月于歸杭州嘉慶三年八月不孝陞兵部右侍郎轉禮部右侍郎九月不孝任滿奉府君入京師嘉慶四年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府君跪哭甚慟勸元在禮部敬襄大禮皇上親政伊始命元仍在南書房行走旋補經筵講官調補戶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兵部侍郎總裁會試恩遇稠疊府君語不孝曰汝受知先皇復受今上重恩如此矢勤矢慎庶可報效萬一不孝謹識嚴命凡內廷禁近之事加意慎密各部籌兵餉算軍需奏宗廟山陵諸事日不暇給未申時始退直府君必曰爾少息毋侍我前也四月覃恩府君得誥封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

加一級冬十月不孝奉署理浙江巡撫之命府君瞿然謂封疆重任懼不孝不能勝辜負聖恩元於召對時叩頭固辭上不允乃就道是年秋高宗純皇帝諸大禮成元以兼禮部奉特恩加隨帶二級府君受誥封光祿大夫制曰華胄清資佑啟必原於嚴父令儀頑望蕃昌聿振於名門爰湊國恩用彰家訓爾阮承信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父操修醇粹啟迪勤劬儒席傳珍琢就珪璋之器良材肯構蔚爲臺閣之英門祚方新寵章淳被茲以覃恩封爾爲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錫之誥命於戲承家有子聿昭孝治之風被命自天用作義方之訓式承茂獎勉副休光五年府君年六十七正月元奉實受浙江巡撫之命府君至浙江不孝率兩軍擐甲奉輿於武林門外慈顏怡悅士民具瞻嗚呼慟哉此不孝復在浙迎養之事更在目前而府君今竟棄不孝而長逝也耶是時閩浙海盜有鳳尾箬橫水澳蔡牽四幫各五六十船安南夷盜三十餘船船高礮大爲患尤劇肆劫商船擄略子女不孝奏置巨艦大礮增兵設防寧台溫分設船廠檄道府董之杭州鑄礮局則中軍參將等主其事府君日冒暑赴礮局督促速成俾濟軍前之用且隨時寄示不孝指畫機宜不孝在台州得有所稟受六月二十二日盜在台州松門時三鎮總兵皆到將進擊之是夜海上大風雨安南鳳尾盜船蕩覆數千人不孝檄水陸各路兵赴海山獲數百人追勦餘盜並獲僞安南大統兵進祿侯倫貴利自夷匪入浙五六年至是敗衄始不敢復入浙海府君先憂後喜曰神風助順乃天子威靈非爾及將士力也故不孝報摺敬陳風雨破

賊事。皇上有誠感神祐之諭。此後水澳箬橫兩幫亦疊被浙師剿滅。惟蔡牽今尙竄於閩浙間。冬府召聚同族謀曰。我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聚族於城北之公道橋。甲科世衍。世系日繁。今無祭祠。非禮也。乃獨捐俸購地。建阮氏宗祠於公道橋鎮之南。購田爲祭產。俾族姓春秋祀焉。更延名師在祠側設塾。教族中子弟之能讀書者。又於太府君雷塘墓側建墓廬十餘楹。每展墓止宿。深寓哀慕。八年二月爲府君七十壽辰。不孝僂觴上壽。時恩賜壽字玉如意適至。不孝鑄鍛鍾以斬眉壽。斂程易疇孝廉考之中。二月夾鍾之律。以爲奇應。不孝又與諸友選商周十三吉金酒器。酌酒上壽。各賦詩一篇。門下士陳壽祺、吳鼐、姚文田、鮑桂星、查揆、顧廷綸等。以詩文介壽者甚多。名篇鉅製。傳誦一時。府君感諸君子之懽心。顧而樂之。九年春二月。不孝復集諸友別選商周十三酒器。賦詩爲壽。府君呼元語曰。築園池美居室。吾不爲也。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品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銅爵祀高曾祖禱四世祿者藏夾室。此今制也。今吾家惟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於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京察諭旨。謂汝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汝奉職無微勞。何能當此顧儉於躬。勿儉於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受命卜地於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卽隨曹憲文選巷故址。鳩工庀材。秋廟成。祭服祭器咸備。府君喜遂素志。將擇日歸揚。

州奉栗主入廟矣。八月二十六日，府君晨興，將就盥盤，忽頭眩目昏，棄水傾仆，不孝時祭吳山神祠，亟歸省，知左股外之筋絡有阻，不便行步，卽延吳下各良醫，內外調治，入冬漸愈，猶不良于行。府君自五十歲後，患濕熱之疾，六十以後，加重，膚肌時作癬癥，或侵脾胃，則食減神疲，然尙能騎馬。至是濕病與左股筋絡爲痼，閒形痛楚。今年入春猶未愈，府君家廟既成，必欲親奉栗主入廟，兼以夏初往，可避杭州徽濕，且吳下名醫不能棄其恆業，久客杭州，擬於途次就之，乃挈孫輩及家屬奉廟主自杭登舟，道出姑蘇僦屋暫居，爲就醫計。本意實在奉廟主至揚州也。夏至後，服藥無大效，不孝請府君勿往揚州，歸杭州。府君淒然淚下曰：「吾竟不能奉神主入廟耶？」大暑時，天氣暢晴，服薦尤復少差，醫者猶謂脈甚健，可待秋涼歸杭州，繼復體腹浮腫，夜眠不安，府君始決計歸杭州矣。不孝遣長子常生代奉栗主，由蘇歸揚，入廟不孝，在嘉興查災賑，迎於平望，拜見舟中，悲喜交集。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曲，猶以不克親奉廟主歸揚州爲憾，迨抵署，以病久氣虛，薦桂不能見功，又忽腹瀉不可止，閏六月十五日，不能飲食，氣息漸微，以西時遽爾棄養，春秋七十有二，嗚呼慟哉！不孝侍奉無狀，且以未諳醫理，調治失宜，負罪深重，百身莫贖。今而後長爲失怙人矣，終天抱恤，尙何言耶？府君性正直剛毅，心事光明，復忠厚仁慈，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凡年家子弟門下士見者，藹然如坐春風中，每於戚雖故友，無不加意惠愛。禮曰：「孝友睦婣任恤」，府君實當之無愧。此桑梓之公論也。且智識明決，每論人料事，纖悉不爽。早年往來楚粵江湖間，帆背驚風，篷窗夜雨，與榜人舟子共之，性喜游覽，嘗侵曉登廬山，徘徊

移日京師之涼水河、飛放泊山東之泰岱大明湖、灘華、佛峪、龍洞、靈巖、浙江之桐廬、九里洲半山、西湖、靈隱、龍井、諸山寺、莫不棹舟策騎、減僕從、探幽勝、留連忘返、或爲圖畫、屬諸友門下士題咏之、不孝視學政時、每教曰：取士當先器識、取文亦當無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見爲去取、必有棄材矣、及不孝爲巡撫、府君于兵刑之事、時切于懷、每盜艘往來、兵船追獲、必一一記之、閩盜黃葵等全幫投降、放出難民、府君深喜曰：此活數百人、勝于礮火中擒獲者遠矣、每秋讞及審重囚時、府君每於屏後坐聽、冀得其情有所平反、不孝兼司杭州關榷、府君曰：吾早歲涉歷江湖、深惡關吏苛橫、爾可使行旅受困耶、寬以惠商、嚴以御下、治權之道也、有司關人入署者、府君詰之、對曰：惟聞司關人斥行旅行旅不敢忤者、今乃行旅斥司關人、司關人不敢忤之矣、府君笑而頷之曰：可矣、武林門普濟堂、不孝所創建、嚴冬賑粥、府君親視頒粥、歸而喜曰：吾見老稚貧民可以卒歲、卽小人亦有聊賴矣、府君治家事性儉約、嘉慶六年、諸暨縣水災、府君出銀四千兩助賑、九年浙西水災、復出銀一萬兩助賑、曰：此吾爲汝儉省廉俸而積之者、今用以賑饑、民得用之之道矣、不孝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增、禁金華府溺女、賞喜銀籍存之、貢院號舍素泥淳全甃石版、亦皆府君教也、府君惟不孝一子、未冠失母、府君嚴慈交至、鞠育訓誨、迄於成人、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府君蒙太府君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具文武之材、弢光積善、以貽于不孝之身、不孝備位卿貳、府

君每勸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祖志今年夏初浙西復災猶訓不孝亟請賑恤以仰體皇上子惠元元之意嘉興歸途見領賑者舟載而歸絡繹不絕心乃喜不孝德薄材短獲從君子之後罔致失墜皆府君所以策勵而董教之者不少疎也祿養未久遽遭慘酷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又何以偷生視息爲哉嗚呼慟哉吾阮氏系出陳留南宋以後遷江西之清江縣元末以武功顯明初徙豪傑實江南乃居於淮安府明神宗時小槐公諱巖自淮遷揚爲遷揚始祖崇禎時遷居城北四十里公道橋二世祖諱國祥例贈明威將軍官榆林衛正兵千戶三世祖諱文廣四世祖爲府君之高祖諱秉謙以孫匡衡公官貳贈武德將軍高祖妣厲恭人貳封恭人節著揚州府志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曾祖妣蔣淑人諱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晉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祖妣周夫人諱封宜人晉封太淑人贈一品夫人父諱玉堂號琢菴遷居揚州府城儀徵縣籍康熙乙未科武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歷官參將諡授昭勇將軍議敍頭等軍功贈資政大夫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事見元所撰行狀琢菴公元配汪淑人贈一品夫人候選州同知江都浩公女繼配江淑人贈一品夫人歙縣諡贈資政大夫承瑞公女側室吉氏以元官貳贈夫人府君兄弟四人長伯父諱永德汪太夫人以姪爲己子次伯父諱承義早卒以元官貳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府君以族姪亨爲之後娶於松江王氏生子祿次伯父諱承仁爲長殤並側室吉夫人出次府君江太夫人出府君配先妣林夫人勅贈夫人一品夫人不孝元林夫

人出娶江氏，歙縣候選州同知振箕公女，卽祖妣之孫姪也。繼娶孔氏，曲阜衍聖公昭煥公孫女，誥封衍聖公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憲增公女，不孝四子，長子常生，聘寶應劉氏，原任丹徒縣教諭台拱公女次子福，妾謝氏出，先是府君於五十二歲時納側室張氏及福生，撫育於襁褓中甚慈愛，不孝命福事之爲慈祖母，如祖母次子祐，妾劉氏出，次子孔厚，孔氏出女一，亦孔氏出不孝素有記冊，復舉大略，命子弟執筆爲狀，伏冀當代公卿史職，通儒文人錫之傳誌，誄詞籍以不朽，不孝世世子孫感且不朽。

先妣林太夫人，系出閩之莆田，明天啓中避倭遷江南鳳陽，復遷揚州甘泉縣西山陳家集，祖得齋公，諱文連，積學有德望於鄉里，不仕，父梅谿公，諱廷和，乾隆癸酉舉人，福建大田縣知縣，以不孝官廩贈榮祿大夫戶部侍郎，先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閒爲韻語，輒焚不存稿，年二十五，子歸於府城西門舊第，逮事祖姑，克盡孝養，舉止言論，必以禮法，戚黨有識者咸嗟敬焉，丁太府君棄世，祖姑周太夫人亦繼棄世，先妣操持閨內，禮無不舉，獨不令釋道治懺醮，或曰：太夫人不受一卷經耶？先妣曰：吾阮氏林氏皆儒家，無庸此，太府君清宦歸，無產可析，且食指多，先妣曰：不及早汰冗食者，後此更不支矣，乃裁減僕婢若干人，自取翦刀翦指爪，親浣濯爲諸人，先府君同產妹許于賈，及嫁，先妣力治奩具，曰：當無滅於先姑江太夫人在日也，乾隆歲甲申不孝元生，先妣自乳之，五歲教識字，六歲就外傅，不孝口吃，讀孟子，孟施舍守氣等章，期期不能上口，從塾歸自憤泣，先妣置低几於簷前，教不孝曰：爾坐毋急遽，爾姑從我口緩緩讀之。

一夕得其理。迺背誦如流水。嘗以外曾祖所選王、孟浩然、高適、岑參、四家詩付不孝讀之。先妣又手寫白居易燕詩示劉叟等篇授讀之。并教以四聲屬對之法。故不孝八九歲卽能作詩。非塾師教也。不孝十五六歲與考試漸有交遊。每從外歸。先妣必反覆詰問。今日見何人。言何事。不孝具以對。先妣曰。某之言益者也。某之言損者也。爾某言是也。某言非也。是以不孝雖有交遊。無損友。鉛山蔣心餘編修奉其太夫人居揚州安定書院。太夫人與先妣常過從。先妣語不孝曰。讀書做官當爲翰林。若蔣太夫人教子乃可矣。不孝謹識之。未敢忘。不孝年十七。府君客漢陽。先妣曰。爾學識日加益。當求名師之更能擴充爾學識者。遂訪於外祖梅溪公之執友胡西琴先生。先生言。進士李晴山先生可從遊。先妣趣命執贊焉。府君性正直。待人不逆詐。先妣每問外事。測情僞如目見。婉致言說。府君獲益亦多。治家事不動聲色。府君或量計家事。曰。如何。先妣必曰。無慮此已辦矣。以故府君無內顧憂。西琴先生深於學問。佐大府幕。閱歷老矣。每聞先妣辨論事理。嘆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亦不及也。先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早歲從外祖之官福建。曾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歷黯淡灘之險。尤喜西湖。南屏山園幽靜。常常言之。故不孝在杭州九年。不忍屢小有天園之山徑。乾隆辛丑。不孝同學友天津張賜凝善畫。先妣曰。曷爲吾繪石室藏書圖。賜凝升堂拜母。申紙硯筆。並繪不孝侍讀于側。七月。先妣以徒宅勞苦。猝中重暑。以八月初二日遽棄世。嗚呼慟哉。先妣生於雍正十三年二月初四日。得年僅四十有七。葬於揚州城北中雷塘祖墓之側。乾隆

五十五年勅贈安人嘉慶元年晉贈夫人嘉慶四年四月晉贈一品夫人九月覃恩累贈一品夫人制曰推恩溯本爰賜慶于親閭稟訓入官並歸功於母教式頌渥典用播嘉聲爾林氏乃經筵講官戶部左侍郎加三級今授浙江巡撫阮元之母順以承夫勤於課子宅能三徙夙成俎豆之容織就七襄早振文章之緒徽音久著寵命宜加茲以覃恩贈爾爲一品夫人於戲鴻章疊布尙伸慈孝之思闡澤長流彌篤令共之誼廣宣休問遠樹芳儀先妣四奉恩綸未受一日之祿養嗚呼慟哉先妣棄不孝而逝者二十四年於茲矣不孝尙未以生平懿行告諸當世不孝罪也顧府君每言及先妣輒淚下不孝亦不敢頻言及之今府君亦永逝矣而今而後不孝長爲失父母之人矣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斯之謂矣不孝遺恨終天懼湮母德用是追憶生平粗陳梗槩呈之立言君子冀並傳焉賜進士及第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門下晚生王引之填諱

案古者子不自狀其親狀者自元都父忠始國朝之制大臣卒後國史館行文取其家狀于其子孫故不能盡拘古制也

又案此乃嘉慶十年所撰二十五年晉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兩廣總督道光十六年晉贈大學士

次孫福謹識

誥贈昭勇將軍高祖孚循太府君行述

高祖孚循公之喪叔高祖諱樞忠者爲之行述刊本僅有存者元求得之刪節之爲述曰

公諱樞良，字孚循。祖諱文廣，明神宗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父諱秉謙，母廣氏，生子四：伯樞敬、叔樞忠、季樞恭，公其仲也。公幼孤，崇禎末年兵亂厲，太恭人率四子避兵於北湖之公道橋，因家焉。公隨伯兄治田宅致富，事節母以孝聞，敬兄友弟，閭黨稱之。讀書過目輒識大意，性恬退不樂仕，進督叔弟習武，成武進士。伯兄歿，公總家事，不析產，不異爨，以儉治家，以豐蓄德。一絲半粟，不爲己私，坦白之懷，無慙衾影。撫兄弟如己子，凡兄弟之子孫女子，子等婚嫁皆自經畫之。兄弟間情性甚篤，出必刻期，入必握手，數十年如一日。門內外無間言。公好施予，嘗置義塚數十畝，以濟貧者。鎮南石橋長數里，久圯，民病涉，公欲新之，而力不給，乃造舟以濟往來。鄉人貧病者，施以粥食衣藥，歿爲之棺，每歉歲，行之益力。公爲人和平樂易，與世無忤，其持己也廉謹，不肆其接人也，無長幼貴賤咸以誠色溫氣和，藹然如春風，下至奴僕亦不加以疾言遽色，故知與不知人皆稱爲長者。一朝投合，此肺腑也。十年重見此面目也。鄉人事有未平，皆就公決。公從容出一言，莫不釋然。邑行鄉飲酒禮，衆皆舉公爲大賓。公避不之應，歿之日，鄉人多爲之泣下者。公生于明天啓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五月十二日，以孫官贈昭勇將軍，娶蔣氏，贈淑人。子二：長諱時衡，字宗尹，次藻衡。宗尹公，元曾祖也，忠厚仁謹，好善樂施，一秉父教，無少異。孚循公兄弟四房，未分爨，而家事一秉于孚循。公歿，宗尹公從兄弟九房家事亦皆秉于公。公亦無一絲一粟之私。兄弟姊妹無同言。公歿，乃析產。公教子成進士，以子官誥封奉政大夫，誥贈昭勇將軍侍衛參將，以曾

孫官誥贈光祿大夫戶部侍郎娶周氏誥封淑人誥贈一品夫人公生于康熙七年九月初五日卒于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子二長諱玉堂元祖也次錦堂其先世世族諸語詳元所撰厲太恭人傳暨祖昭勇將軍行狀

門下士烏程張鑑填諱

四世祖妣厲太恭人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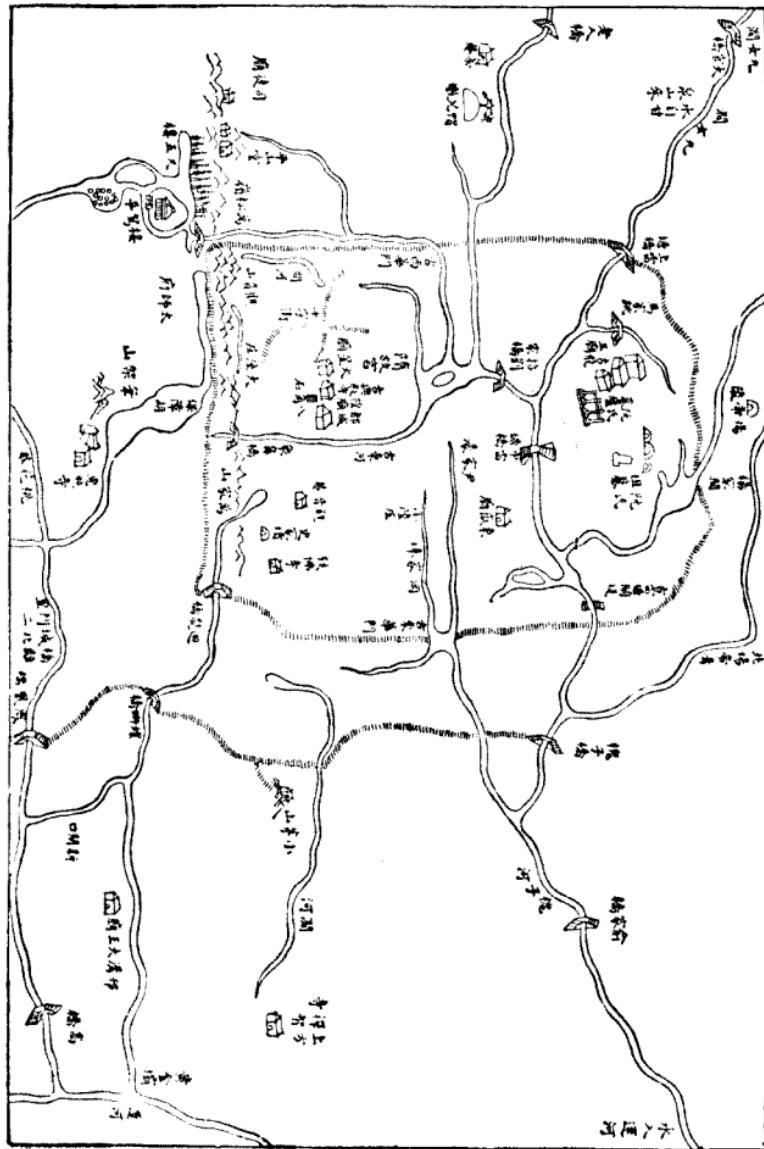
恭人姓厲氏江都人吾阮氏自淮安遷揚州三世祖諱文廣當明萬曆時官榆林衛正兵千戶罷官歸居郡城今舊城阮千戶巷是也生四世祖諱秉謙娶恭人生四子伯樞敬仲卽元高祖諱樞良叔樞忠季樞恭皆幼四世祖早卒恭人守其節上孝于翁下慈于子崇禎末黃得功駐儀徵高傑駐揚州城外兩鎮構兵之後城危民懼恭人請于翁曰兵事如此諸子皆幼不可居宜早避之乃懷白金五十兩隨翁挈四子出北門四十里止於北湖之僧道橋居焉路遇亂兵身衛翁子面被刀傷卒逃免三世祖卒後國朝收揚州恭人以勤儉治家教四子成立治田宅致富樞忠中康熙庚戌科武進士得誥贈爲太恭人樞忠子匡衡武德將軍及元祖昭勇將軍亦皆以武進士起家孫曾中式武舉人者六人太恭人生于明神宗三十三年卒于康熙六年節行載揚州府志栗主祀江都縣節孝祠家藏遺像鼻左刀痕尚紅色夫事衰翁以禮孝也撫幼子有成慈也守貞三十年節也知變避兵保其宗今北湖阮氏成大族智也漢劉向傳古列女有賢明智即之目若太恭人者比于諸傳無愧也

璽經室二集卷一

雷塘阮氏墓圖記

雷塘在揚州宋寶祐廢城之北漢謂之雷陂六朝後稱雷塘有上中下三塘之分中塘最大長亘東南形如連阜築其缺處可瀦水千畝今惟田中一澗寬數丈出其巽方缺處而已雷塘水源從西北甘泉山來行十餘里入秦九女澗又十餘里入上雷塘中雷塘又五六里入下東塘由槐子河入運河別有煬帝溝水出上雷塘之後由中塘之北而東至辰方交于中雷塘之水其迤南之巽方卽元祖昭勇將軍墓所向也元考光祿公墓在祖墓之昭爲子午兼壬丙向刻立阡表阡中灰隔深八尺闢四丈墓銘在灰隔中墓中不藏寸金片玉今以弟八世光祿公墓起算由墓向西北爲酉辛閒線長一丈五尺爲叔祖愷聞公墓由墓向西北爲酉辛閒線長四丈爲祖昭勇將軍墓爲坤申閒線十六丈爲高祖妣蔣太淑人墓爲曾祖光祿大夫宗尹公暨曾祖妣周太夫人墓爲叔曾祖發庵公之配秦太安人墓爲亥線十八丈爲庶祖妣吉夫人墓二十一丈爲二伯父庶吉士方訓公暨配江安人墓爲四伯父長殤端四公墓爲寅線六丈五尺爲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墓爲辰巽閒線十九丈五尺乃至神道碑下爲坤線一百二十丈乃至墓道石坊及墓廬阮公樓下爲辰線二百三十四丈爲雷塘出水之巽方煬帝溝今俗名楊家

澗在煬帝墓南一里許。此雷塘阮氏墓之大略也。別爲圖以明之。嗚呼。佳城何常。惟德是依耳。祖父以德居此。子孫不以積善行德永保之。是不孝矣。書此刻於神道碑陰。子姓讀者其敬凜之。



北湖公道橋阮氏墓圖記

揚州府西北三十里之大儀鎮。地勢甚高。其脈自其西南橫山來。至大儀特起。復東北行二十里。至黃子湖滑。爲九龍岡。卽今公道橋鎮也。本名僧度橋。橋鎮距府城四十五里。出府城北門。北行過上雷塘橋。方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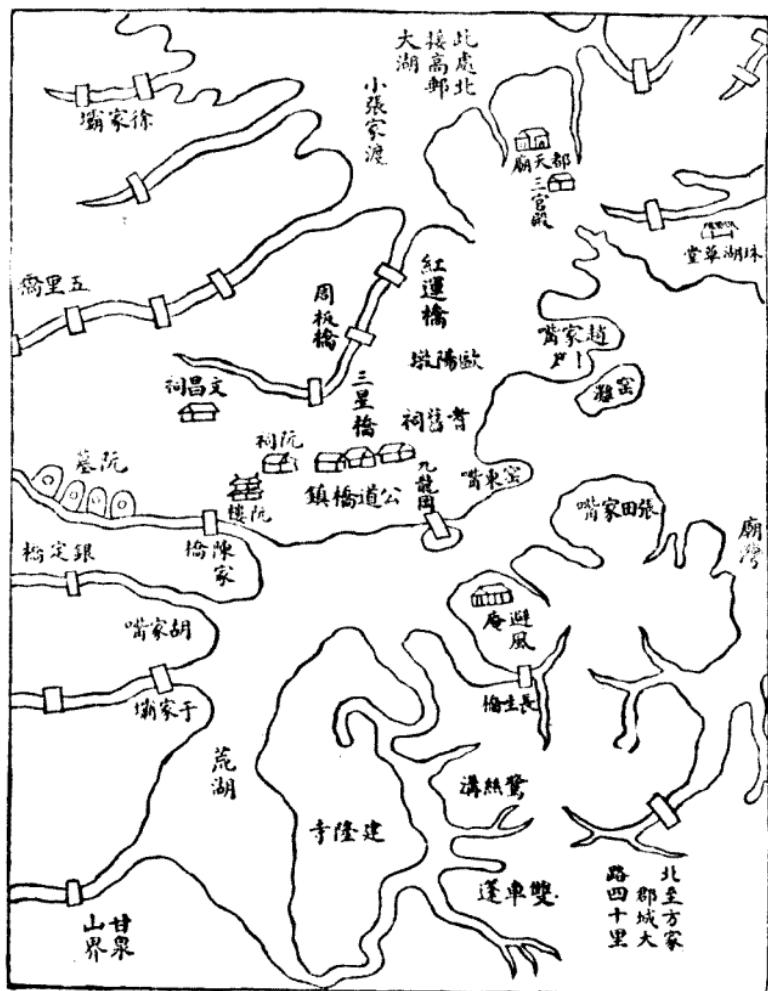
巷、雨膏橋、

一名火燒橋。

避風菴。渡湖始達于橋鎮。鎮居民千餘家。有關帝司徒諸廟。明末予三世祖奉軒公、四

世祖妣厲太恭人。挈四子避高傑兵亂。自城逃止於此。因聚族居之。去鎮西南二里許。有小橋曰陳家橋。大儀以南甘泉山以北之水。東匯于荒湖。北流經橋南繞鎮而東而北。爲黃子湖矣。陳家橋之北百步內之平岡。卽予三世祖四世祖妣高祖孚循公墓所在也。予妻江夫人。舊殯雷塘。嘉慶二年。奉光祿公命卜葬于四世祖妣墓之西北。向西兼南。以予視之。其所謂樂哉瑕邱者乎。阮氏宗祠及樓。則在鎮市之南面。臨湖水。西望墓田。近在目前也。因記雷塘墓。遂并圖記之。







今甘泉縣官冊地名曰公道橋而舊時之寫者呼者則或曰僧道橋僧度橋孫大橋以余論之以僧度橋爲近是此地乾隆乙巳大學水涸湖底多古石當是宋時物宋時橋梁等工每用度僧牒銀爲之蘇州度僧橋即其遺制此橋不及蘇州之高但其用度僧牒銀造之諒亦相同特無碑記可考耳附記於此

雷塘阡表

嘉慶十年冬十有二月乙酉葬我顯考湘圃府君於揚州城北中雷塘祖墓之側顯妣林太夫人先以乾隆四十六年卒葬於此遂祔焉旣乞銘刻納墓中越旣祥子元乃表於墓曰我府君於雍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生于祖考琢菴府君湖北官署三歲隨之湖南七歲祖考有征苗之捷受降止殺全活甚多凱旋之日旌旗蔽山府君憶及恆言之祖考復任廣東命府君歸奉大母周太夫人於揚州府君年二十六娶顯妣林夫人明年丁祖考喪暨周太夫人喪致哀毀禮無不舉顯妣主闌內不令釋道與喪事曰非禮也府君年三十一生元時家益中落府君耿介守貧暮行蹴地得金數鎰坐待覲者問而歸之以奉大母且遭喪未就試及是補國學生讀書治左氏春秋爲古文辭生長行閒耐騎馬善射熟復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成敗治亂戰陣謀略多辨論舉以教元嘗教元射曰此儒者事亦吾家學也顯妣生于雍正十三年二月四日考諱廷和癸酉江都縣舉人官福建大田縣知縣顯妣通書史明古今大誼逮事祖姑盡孝養舉止必衷於禮法于歸次年丁重喪乃減食指遣僕婦自翦指爪親澣濯元七八歲口吃讀孟子孟施舍

守氣章不上口。塾師莫能爲力。顯妣曰：爾姑從我緩緩讀已而乃成誦。復手寫白居易諸詩授元讀之。教以四聲屬對之法。元於是能作詩。及爲成童。於親師取友謹言慎行之道。誨尤切。府君壯歲游楚中。乾隆五十六年元官詹事。在南書房行走。就養京師。元官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皆迎養。嘉慶五年夏。安南僞總兵盜船。及閩盜鳳尾等船。勾結數千人。闖浙之松門。元會水陸兵於台州禦擊之。府君在杭州。冒暑際鑄大礮工。濟軍前之用。時時寄示機宜。元得所受。六月廿二日。大風雨。盜船蕩覆。元乘風擊之獲其餘盜。及安南僞總兵僞爵侯府君教也。杭州剏建普濟堂。冬暖粥貢院士子萬舍。皆甃石版。若茲事亦府君教也。府君教元練兵省刑。毋諱災。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暨等縣災。九年十年浙西災。府君教元請振卹。以體皇上愛民之心。前後凡蒙恩賑二百數十萬口。府君自出俸銀一萬四千兩以助賑。自此我數年來儉積之廉俸。今用以拯饑。民得用之之道矣。我阮氏聚族于府城北四十里之公道橋。族姓繁。未有祖祠。府君獨出俸錢建祠。置祭田。合族春秋祀焉。祠側設塾。延師教子弟。使之讀書知學。又於府城文選樓後街建阮氏家廟。遵大清會典一品官制。廟五間。兩廡三門。以少牢祀。高曾祖肅四室。及東西祔。曰受封贈於朝爲正一品。猶若庶人祭於寢可乎。茲所立廟爲古禮。亦國制也。府君性正直剛毅。仁厚忠誠。生平不爲欺人之語。不爲刻覈之事。與顯妣相敬如賓。顯妣治家事。不動聲色。皆就理。故府君出遊無內顧憂。族戚中有學識者。聞顯妣論事理。歎曰：真女中丈夫。且世之丈夫。猶不及也。顯妣性嗜圖籍。亦愛山林。

蚤歲從父之官福建，攬西湖嚴瀨仙霞嶺諸勝，常常言之。乾隆辛丑八月二日，以暑疾卒于楊州府君於嘉慶十年閏六月十五日，以濕熱之疾卒于杭州巡撫署中。以元官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累封資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一級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加三級顯妣初贈安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嗚呼！吾顯考蒙祖考清白之業，秉孝慈之德，兼文武之材，號光積善，以貽於元之身，且考妣惟生元一人，撫之育之教之勤之。凡元之學有所進，識有所明，少備國家任使者，皆數十年義方之訓，劬勞罔極之恩也。茲以合葬刻石於阡，以表我二親之德，爰出家牒，乞翰林前輩奉賢陳先生廷慶書石，并填諱書先世男元表。湘圃公諱承信，字得中。曾祖諱樞良，贈昭勇將軍。配蔣淑人，贈淑人。祖諱時衡，封奉政大夫，贈昭勇將軍，累贈榮祿大夫。光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周太夫人，封宜人。太淑人贈夫人一品夫人。父諱玉堂，康熙乙未進士，三等侍衛，賞戴花翎。湖北撫標湖南九谿河南衛輝參將，廣東欽州遊擊，議敍頭等軍功，誥授昭勇將軍，累贈資政大夫。榮祿大夫戶部左侍郎，配汪夫人，繼配江夫人。贈封淑人，累贈夫人一品夫人。湘圃公江夫人出湘圃公生子一孫四，曰常生，曰福，曰祐，曰孔厚。

雷塘阮公樓石刻象記

奉賢陳廷慶書石填諱

揚州城北中雷塘卽隋之大雷漢書所謂雷波也其地勢自甘泉山來兩水夾地而行數十里會於塘之東南元四世祖武德將軍尊光公明天啓閒實始葬於此六世祖曾祖考光祿贈君宗尹公七世祖考招勇將軍琢庵公八世考光祿封君湘圃公皆以昭穆附葬焉墓西南半里許有墓廬廬北有樓三楹高二丈許東望松楸碑石皆在目前每當霜草風木寒雪夜月噭然以號曷可言已樓中繪四世象刻於石焦君循書扁質言之曰阮公樓庶幾先世靈神棲降於此顧視子孫丙舍無恙罔所恫也爰記此命子常生書石之後俾子姓世守葺新之九世孫元敬記十世孫常生福祐孔厚侍

揚州阮氏家廟碑

嘉慶九年歲星次甲子元撫浙五年矣父呼元于庭語元曰元汝知古禮乎知今制乎孝經謂守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禮君子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故古卿大夫士皆有廟以祭其先祖此古禮也我大清會典載品官皆有家廟一二三品官廟五間兩室階五級兩廡三門以朝服少牢俎豆銅爵祀高曾祖禱四世祧者以昭穆藏于夾室此今制也我顯考琢庵府君以武功貴雍正十三年受恩贈封祖父皆昭勇將軍妣皆淑人吾教汝學汝貴嘉慶四年受恩贈封曾祖祖父皆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吾家惟北湖公道橋有族祠在城無家廟非禮制也卿大夫受祿于朝恩及先世至正一品崇矣乃猶若庶人祭于寢可乎今年帝考岳牧之績帝曰汝元有守有爲清儉持躬敕部臣加一級汝奉職無微勞恩至重

褒至榮曷克稱此頗儉于躬勿儉于乃先祖其遵會典立阮氏家廟吾將敬奉祀事元拜受命曰唯迺卜地于揚州府舊城文選樓北興仁街鳩工庀材越九月廟成奉高曾祖禰四室木主及祔位主入廟祭田祭器祭服咸備以成禮制以致孝敬樹碑于外東階與文選泉東西相直銘曰阮氏偃姓肇受商周晉宋之間著望陳留唐宋乃南臨江分流元末江右武功以顯明徙豪傑江淮運轉大河阮氏族姓乃衍明季僑頻脫籍于揚崇禎之終遷于北鄉我朝選材甲科騰驤匪曰甲科實有隱德歷世仁厚節儉正直內備宿衛在帝之側出將楚兵南征有苗十戰皆捷受降于郊碑題綏帶家藏佩刀帝錫四世階如孫秩作廟揚州得祀四室非敢後也有待今日祖德蔭後後嗣奉先隆厥棟梁潔我豆籩子子孫孫保之萬年萬年永保作善降祥報國之恩衍家之慶文武孝慈世系繁昌

揚州隋文選樓記

揚州舊城文選樓文樓巷考古者以爲卽曹憲故宅嘉靖圖志所稱文選巷者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於揚州載文選樓注引舊圖經云文選巷卽其處也煬帝嘗幸焉元案新舊唐書博憲江都人仕隋爲祕書學士聚徒教授凡數百人公卿多從之遊於小學尤邃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令與諸儒譏桂苑珠叢規正文字又注博雅貞觀中以宏文館學士召不至卽家拜朝散大夫卒年百五歲憲始以梁昭明文選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都李善相繼傳授于是其學大興羅官沛王府參軍

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模子景倩官度支郎及曹君門人句容處士許淹皆世傳其學善見子邕傳又李邕傳云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人號書籠官太子內府錄事參軍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轉蘭臺郎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記室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善又嘗命子邕北海太守贈祕書監補益文選注與善書並行又藝文志載曹憲爾雅音義二卷博雅十卷文字指歸四卷桂苑珠叢一百卷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文選辨惑十卷公孫羅注文選六十卷又音義十卷曹憲文選音義幾卷元謂古人古文小學與詞賦同源共流漢之相如子雲無不深通古文雅訓至隋時曹憲在江淮閒其道大明馬揚之學傳於文選故曹憲旣精雅訓又精選學傳於一郡公孫羅等皆有選注至李善集其成然則曹魏公孫之注半存李善注中矣憲于貞觀中年百五歲度生于梁大同時爾時揚州稱楊一益二最殷盛文選巷當是曹氏故居卽今舊城旌忠寺文選樓西北之街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元以爲昭明不在揚州揚州選樓因曹氏得名當祀曹憲主以魏模公孫羅李善魏景倩李邕許淹配之唐書於李善稱江夏人而李邕傳則曰江都人蓋江夏乃李氏郡望唐韻載李氏有江夏望大唐新語亦稱江夏李善李白詩亦稱江夏李邕是善邕實江都人爲曹魏諸君同郡也唐人屬文尙精選學五代後乃廢棄之昭明選例以沈思翰藻爲主經史子三者皆所不選唐宋古文以經史子三者爲本然則韓昌黎諸人

之所取，乃昭明之所不選。其例已明，著于文選序者也。桂苑珠叢久亡佚，間見引于他書。其書諒有部居，爲小學訓詁之淵海，故隋唐間人注書引據，便而博。元幼時卽爲文選學，既而爲經籍纂詁二百十二卷，猶此志也。此元曩日之所考也。嘉慶九年元旣奉先大夫命，遵國制立阮氏家廟。廟在文選樓文選巷之間，廟西餘地，先大夫諭構西塾，以爲子姓齋宿飲餕之所。元因請爲樓五楹，題曰隋文選樓。樓之上奉曹君及魏公孫君李君許君七栗主。樓之下爲西塾，經營方始。先大夫慟捐館舍，元于十年冬哀敬有構之，越旣祥，書此以示子孫，俾知先大夫存古蹟、祀鄉賢、展廟祀之盛心也。元謹記。

揚州文樓巷墨莊考

揚州文樓巷墨莊者，宋劉斅、武賢、濂、三世之所居也。劉式者，李唐新喻人，生五子，其第四子立德，立德生斅，斅生武賢，武賢生濂。濂生靖之、清之，式字叔度。開寶中隨李氏入宋，官工部員外郎，判三司磨勸司，贈太保禮部尚書。妻陳夫人旣寡，以遺書教諸子曰：「先大夫秉行清潔，有書數千卷，以遺後，是墨莊也。」安事畝隴，諸子怠于學者，則爲之不食。由是諸子皆以學爲郎官。孫廿五人，世稱墨莊夫人。此宋初墨莊之在江西者也。立德官祕書監，贈太尉；斅官太中大夫，歷守淮揚池臙溫始遷居于揚州文樓巷。武賢官承議郎，知盱眙縣。生濂于全椒，濂字全因，兩監潭州南嶽廟以通直郎致仕。武賢沒，妻李氏，當建炎時識揚州將亂，與濂避地江西，故兵戈不能害之。濂妻趙氏，賢而文，夫婦手寫經以課子。靖之子和官贛州教授，清

之子澄判鄂州與朱子、羅願相友善濂請徐兢吳說各以所善篆楷書墨莊字此墨莊之在北宋及南宋初而羅願鄂州集所謂太中以來居揚州文樓巷者也外此則集賢公是先生敵舍人公非先生敵皆立德仲兄之子居撫之金谿其八世孫與吳草廬虞道園相友善濂爲武賢第四子其第三子沂亦奉母命由揚州避地豫章之新吳沂生蕭羅願代陳臯爲蕭傳岳鄂王紹興六年曾爲新喻劉氏寫墨莊二字此墨莊之在南宋江西者也海陵胡安定先生載陳墨莊夫人事入賢惠錄此在揚州之事也朱子墨莊五詠一曰墨莊二曰冽軒三曰靜春堂四曰玩易齋五曰君子亭明楊廉和朱子五詠詩序曰劉氏靜春與集賢舍人各自爲派蓋靜春堂爲劉斅專派斅與斂放爲從兄弟故其孫曾清之等皆以靜春自稱金谿公是先生等派不襲靜春之名然則靜春等堂軒五名亦皆宜在揚州矣元居揚州文樓巷文選樓側時方纂揚州圖經檢舊志但知有文樓巷不知巷有墨莊事乃旁考宋史朱子羅鄂州劉公是吳草廬虞道園等集及江西地志朱高安墨莊石刻跋而述之如此夫劉氏自南唐入宋以至元明代有聞人皆讀書爲義理之學所交遊者則有歐陽永叔曾子固胡安定朱子羅鄂州吳草廬虞道園諸人故其家世言行官階多見于諸集以忠厚大其族以文學啓其後而又世有賢母教子亢宗墨之爲物貫金石而不朽莊云乎哉

元但通籍儀徵而已。實揚州郡城北湖人也。元家在北湖九龍岡。族姊夫焦里堂孝廉家在黃珏橋。相隔一湖。幼同學往來湖中者屢矣。嘉慶丙寅丁卯間。奉諱家居。亦常至北湖。孝廉出北湖小志藁示余。余讀而贊之。孝廉學識精博。著作等身。此書數卷。足覘史才。夫以北湖周回百里中。水地古蹟忠孝節義文學武事。悉載于是。是地出靈秀。特藉孝廉之筆。以傳斯地之事也。使各郡縣數十里中。皆有一人載筆以志其事。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亟索其藁。乘于板。以貽鄉人觀覽。以待長官采摘要焉。

淮安大河阮氏世系記

予族自明季由淮遷揚。皆始祖諱巖所產也。歲壬申。予奉命總督淮揚。駐淮安府。從阮唐山少司寇。家取其山陽族譜。攷之。因記其略曰。始祖諱武德。字再二。世爲江西臨江府清江縣人居。十九都時。稱聚兒村。阮家元末以武功顯。明鼎定。徙豪傑實江南。遂隸鴈揚衛。旣改大河衛。墓在今澗河南岸三里塘之南。洪武十六年。武德產敬。敬妻孫氏。產嵩。正統十三年。嵩妻馬氏。產連。成化十一年。連妻瞿氏。產鑒。鑒號月窗老人。始讀書爲諸生。正德元年。鑒妻陳氏。產淳。淳多隱德。練鄉兵備倭。以所儲粟餉軍。妻袁氏。妾方氏。嘉靖十二年。淳生嘉林。嘉林字仲立。號鳳居。嘉靖辛酉舉人。隆慶戊辰會試副榜第一。官湖廣益陽縣知縣。舉天下第。清官行取御史。年七十二。葬七里塘之原。嘉林妻裴氏。產世勳。爲淮安族所自出。嘉靖三十五年。裴氏產世美。爲次子。世美妻盧氏。生子三大福。泰福。全福。萬歷天啓間。徭役繁興。民不堪命。衛

所之中官盡欄牛吏同冠虎遂攜家南徙脫衛籍此山陽族譜之大略也余家揚州舊譜諱巖公於明萬歷中由淮安遷揚州似相合矣惟是諱字不合怒焉傷心安敢於世系所從來傳會臆斷之耶然淮安大河阮氏之世系實不可不知故書此闕疑以示後人

再淮阮氏皆裴孺人出淮譜舊記云裴孺人贛榆縣人光祿卿裴公天祐之女隆慶初元鳳居公偕計入都至山東某縣負撲被宿逆旅中少頃遇褐父頮白者叩公名氏色甚駭略詢家世姻族急索制舉藝觀之遂奔去公亦不置意比夜則市中人語喧逐車馬馳驟聲聒耳不能眠第聞曰新巡方至矣厥明公將戒途有騎而至者持刺邀公去方誰何間已挾之而騁及堂皇則疇昔所遇者盛服供立以俟延就賓館極燕衍之盛居數日郡邑有司頻煩將命而至議館甥焉蓋裴公以繡衣巡按山東偶宿神廟中夢觀天榜其第一人爲阮某裴時有愛女及笄擇婿無當意者得是夢輒心動徵行時潛物色之忽於逆旅得公以爲天作之合也公承命殊不自得再三辭不獲命遂於行臺結褵焉明歲戰南宮已在魁選主者以策語觸時忌改置副榜第一旋注銓籍授官非公所樂也裴孺人歸後舅姑安其養益陽惠政亦多裨助吾宗生齒不繁至鳳居公始昌越數十年小宗又復衰落今之聚族於淮奉蘋藻而衍箕裘者皆裴孺人所出也嗚呼神廡一夢豈偶然哉孺人卒於萬曆庚子年年五十三封孺人

公諱廷岳，字詢四，號清泉。姓林氏。晉愍帝時黃門侍郎穎從元帝渡江入閩，四十六世顯當明天啓，因倭變遷江南鳳陽之桐城鎮復遷揚州府甘泉縣陳家集，自顯至公復九世。公爲得齋公之季子。梅谿公之弟公天性淳正忠厚篤于孝弟里閭戚黨皆稱敬之。得齋公年六十有四，病公籲于天以身代割臂肉祕以入藥，病遂愈。後二十年，得齋公再病，再剖之，病亟不能食藥而卒。今臂瘢纍纍然。奉母王太夫人亦竭力致壽九十。公以梅谿公服官，遂不求仕，以養親爲己職。梅谿公清宦有貸，尚有未償者。公或代償之，集諸子及梅谿公諸孫焚其書券曰：吾受伯兄教，昔代償者今忍言乎？諸從孫皆拜泣，各出錢以奉甘旨。公受之曰：使爾等心安，亦一道也。公幼篤學，治周易，著詩古文詞，精於醫，尤善治目。賴不失明者千百人，爲閩越齊魯之遊，以山水自娛，善鼓琴，善弈，習鎗槊，性嗜茶，于屋內壁閒置茶竈，泉必自淪，薪必自爇，具各種茗葉，壺蓋烹而奉客。有玉川之風。公生平無惡念，無俗情，無不可對人之事。卒于嘉慶八年十二月四日，年八十一。太學生敕封承德郎，子三長蘇門公衍，聖公府辟佐府事，乃爲其掾，次稼門、禹門。孫念曾、曾孫纘祖論曰：縣舉孝廉方正一人，嘉慶元年恩詔也。大吏以名不易稱，難其選而靳之。夫大吏之有封蔭，亦恩詔也。未聞有以祖德不立子不才而辭者。何獨于民之賢者而靳之？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賢士。若公者，或所謂孝廉方正者乎？元梅谿公外孫也。知公深無虛詞，無溢美也。

節孝林母傳

節孝高夢輝之女年十九歸揚州甘泉梅谿林公爲側室。林公元外祖父也。以舉人選授大田縣知縣。外曾大父母年老畏遠涉留外大母俞夫人奉養公蒞大田無以襄內政乃以節孝隨節孝綜理諸內事能代公勞公潔己愛民官齋蕭然無兼味。節孝曲體公意儉以律身勤以率衆邑人翕然稱之。越三年外曾大父病終於家。公性至孝哀甚毀疾遂不起。時嫡出四子皆在揚州。節孝甫生庶子名閩。勸不欲生。親黨之在閩者以扶櫬撫孤勸乃強食粥及扶櫬杭海由乍浦抵家。元外大母俞夫人亦前卒一歲之中遭三喪。外曾大母日在涕淚中。節孝茹哀侍奉能得老人心。戚族嘆美以爲難。元舅氏四人年皆長。名閩者又夭折。節孝傷之。大舅氏以次子跋曾爲閩後。所以慰節孝也。諸舅氏皆館於外。復相繼卒。所遺孤皆幼。節孝偕諸嫡子婦操作教諸孫力學。書聲與紡聲恆相和。如是者十餘年。諸孫乃屹然有成立者。嘉慶七年。族黨共列其行請於朝。得旌表節孝建坊于門。嘉慶十九年卒。年七十有七。元母林太夫人感庶母之孝節也。事之甚恭。且禮法性情若契而合。元幼隨先妣住外家。嬰病節孝助先妣撫元者備至。故知其行爲傳焉。

李晴山喬書酉二先生合傳

李先生諱道南。字景山。號晴山。先世由丹徒遷江都。富于貲。父敬修。光祿寺典簿。和而介疏於持籌。好施與。家途貧。母早卒。無子。先生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

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先生旣補儒學生員以學行高於時所居草屋數間冬衣葛行者夜分猶聞讀書聲學使者重之有寒氣逼人之歎學官吳銳李安溪高弟子嘗偕客過其廬講學逾時太孺人解敝衣穴屋後席壁屬鄰媼賣錢市盤飧享之遇斷炊輒貰市餅以爲食先生屬文必以微言發經義恥爲華靡常曰文以勵行若視爲科第之階末矣故試屢不中式貧益甚然雖餒臥不妄受一錢乾隆己卯省試以第八人貢于禮部辛卯會試中式第二榜初發總裁同考官知先生名願早見且招致之先生不往旣殿試賜同進士出身始謁座師是以名益重總裁莊方畊閣學士以束獨招先生往論學術相契愈深謂先生曰子之學問人品予知之矣顧甚貧何以歸予將命同人贐子先生固辭旣而車馬至先生館舍致贐者甚衆先生知其意概謝之閣學士聞而歎曰介至此乎先生例選知縣不赴遂設教鄉里生徒數百人雖宿儒皆執贐受業嘗主泰州通州淮安書院講席先生穎敏過人而操行剛正以古名儒自勵對策剴切詳盡事母孝事兄悌所著有四書集說十二卷太孺人將卒執先生手曰還是讀書先生以是語名其堂太孺人鍼黹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兄雷亦善屬文旣沒先生輯兄文及先生文爲同懷寸草錄四卷乾隆五十二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六子二本善元善

喬先生諱椿齡字書西甘泉人性穎悟勤學通諸經義涉獵百家子史尤深于易揲蓍屢有驗善屬文以

漢魏爲法補儒學生員試輒高等而未嘗食廩餼省試亦不中式先生性剛直廉介跬步必以禮交游皆擇正士友有過相規無隱一時倜儻之士見先生皆深自斂抑居陋室甚貧枕席皆書苟非義雖周之不受體羸多病不婚娶元幼受業于先生乾隆癸丑元督學山東迎先生冬十一月相見於曲阜衡量孔顏曾孟四氏子弟之文謁至聖林廟觀禮器先生欣然躊躇若滿志焉明年春至登州道病返至青州卒于試院年四十三野有古木元伐之爲先生棺歸葬揚州

論曰吾年九歲從喬先生學年十七從李先生學兩先生爲吾鄉特立獨行之儒而吾皆師之吾所幸也兩先生績學砥行深自韜隱而元竊高位厚祿過于師吾所愧也嗚呼吾幼年見許于兩先生使先生今尚在許吾耶抑責吾耶是以每念先生深自省也

胡西菴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胡諱曰廷森字衡之號西菴先世唐宣歙節度使常侍學之後十五世當元時祖大中籍饒州官休寧遂遷焉高祖學龍遷江都父濤齡國學生先生身長體腴事父孝年逾三十猶引過受杖侍母疾雪夜長跪呼天疾爲瘡幼讀書試未第乃以文學佐大吏幕府之奏章通達治體所繕奏皆稱旨兩江總督薩公載等交聘延致之先生兼精刑律年五十無子或曰掌刑者艱於嗣先生曰吾儒生欲活人無尺寸權正欲佐人于刑中求嗣也故其治刑也以仁輔義有合于歐公求生不得之旨所全實多卒舉丈夫子

遂杜門却聘，謝外交。與里中秦序堂、沈旣堂諸先生爲湖山遊，杖屨吟詠，有香山之風。元初任巡撫時，先生至杭，爲擘畫一切，元以政事切問之，悉其情。逾月，兵刑漕賦事略定，先生曰：「可矣。」乃返揚州。嘉慶元年恩詔縣舉孝廉方正一人，里中搢紳皆以先生應舉，具牘達之官矣。而史胥慙之，先生曰：「搢紳勿與史胥言，言則不廉不正矣。」以是卒未達大府。嘉慶八年，先生卒于家，年八十有五。先生工詩，善於言情，其佳處極似放翁。著西夢詩草一卷，授職州吏目，配李安人子德生，職州同知，側室劉安人出。冬十一月，葬揚州西門外老人橋之右。元幼時，以韻語受知于先生。先生授元以文選之學，導元從李晴山先生遊。先生于元外祖林公爲執友，公子婦林氏，元母之姪也。元入覲，返過揚州哭先生，乃爲銘曰：

丸丸宰木，岡道具宜。爰伐樂石，載此銘詞。

劉端臨先生墓表

劉先生諱台拱，字端臨。其先世由江南蘇州遷揚州寶應。六世祖永澄，萬曆辛丑進士，與高忠憲、顧端文、劉忠端諸公講學東林，曾祖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甲午副貢。父世蕃，貢生。靖江縣訓導。靖江君五子，先生居長。先生幼不好戲，六歲母朱安人歿，哀毀如成人。既而事繼母鍾安人，亦盡孝。入家塾，終日端坐，未嘗離席，獨處一室，亦必以正。九歲作顏子贊，十歲心慕理學，嘗於其居設宋五子位，朝

夕禮之出入里閈目不旁睞時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從同里王君雒師學及見王予中朱止泉兩先生書遂篤志程朱之學十六補縣學生二十一中式舉人試禮部大興朱文正公時以翰林分校得先生經義用古注識爲積學之士亟薦已中式矣以次藝偶疵被放文正惜之終其身是時朝廷開四庫館海內方聞綴學之士雲集先生所交遊自大興朱學士筠歙程編修晉芳外休寧載庶常震餘姚邵學士晉涵同郡任御史大椿王給事念孫並爲昆弟交稽經考古旦夕講論先生齒最少每發一議諸老先生莫不折服先生之學自天文律呂六書九數聲韻等事靡不貫洽諸經中于三禮尤精研之不爲虛詞穿鑿故能發先儒所未發當世儒者撰書多采其說乾隆五十年授丹徒縣訓導先生勤于職月必考課其教以敦行立品爲先而能以身示之嘗謂校官不常接士子則術業無由聞知故諸生以時進見者必以廉恥氣節爲敦勉暇則誦習古訓親爲講畫境內饑大吏以賑事委先生先生慨然曰校官無事可自効于國此我職也乃親歷窮巷俾胥吏無侵刻一邑感之生平無嗜好唯聚書數萬卷及金石文字而已齋鹽淡泊晏如也先生慎于接物尤廉于取交遊如段茂堂王懷祖汪容甫諸先生尤莫逆朱學士曰劉君大賢也豈獨學問過人邵學士曰予遊京師交友中淵通靜遠造次必儒者端臨一人而已汪容甫曰吾心折劉君者劉君欲吾養德性而無騁乎血氣此吾所以服也靖江君疾先生辭官歸日侍湯藥晝夜不倦及靖江君鍾安人相繼卒先生水漿不入口出就外寢蔬食五年之久青浦王侍郎昶以爲有曾閔之孝

歲時祭祀，齋戒哭泣，戚戚者數日。居家教諸弟，雖嚴然怡怡和悅，人皆歎羨之。宗族有少孤不能讀書，及困苦不能自振者，皆賙給之。先生德盛，禮恭人有所長，必誘掖之使進。若有短，則絕口不言，但勸勉之。使自愧悔，終身無疾言遽色。故其爲校官也，上官待以殊禮。至于頑夫驕子，對之無不抑然自下。體素羸疊，遭大故，益衰弱。嘉慶十年五月廿二日，以疾卒，距生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初二日，年五十有五。娶山陽曹氏，無子。妾夏氏生子二，源岷、源嶓。源岷早卒，女三，長適余長子常生，二品廕生。次字溧陽史氏，幼許字同邑增貢生朱聯奎子仕祿。所著文集、及論語駢枝、荀子補注、漢學拾遺、儀禮補注、經傳小記，惟稿多零落，匯輯成七卷。淮南子定本諸書，亦未卒業。先生葬於寶應某某之原。同鄉儒者，皆欲列事實請祀鄉賢祠。元與先生友學最深，且爲姻家，乃紀其學行，揭于阡。

浙儒許君積卿傳

許君名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浙江德清人。明史儒林傳許孚遠之後。曾祖鎮，康熙壬辰翰林院編修。江西南昌府知府。祖父駒，乾隆丁卯舉人。西安學教諭。父祖京，己丑進士。內閣中書。廣東布政使。母胡氏。君生有異質，九歲能讀經史，善屬文。時中書君主劉文正公家，文正公見君，甚器之。青浦王公昶愛其才，作積卿字說，載春融堂集。君十歲，卽不從師。經史文章，皆自習之。乾隆丙午舉于鄉。嘉慶己未，成進士。授兵部車駕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朱文正公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

兼之者宗彥乎。君性孝友，偶以禮部試離親左右，卽泣不忍別。隨父任先意承志，曲盡孝力，事兄事女兄，皆悌愛肫摯。雖性情和平，神理澄淡，然見者皆肅然敬之。嘗訓諸子曰：「讀書人第一須使此心光明正大，澄清如止水，無絲毫苟且私曲，不可對人處。」故名所居曰鑑止水齋。君自入兵部後，兩月卽以親老引病歸。丁母憂，復丁父憂，既免喪，猶欒欒然惡衣疏食，恬淡無宦情，遂不復仕。居杭州，杜門以讀書爲事。君子學無所不通，探躡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爲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詩八卷、集多說經之文。其學說能持漢宋儒者之平，其辭曰：「學者何？」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吾者焉，不如吾之好學也。」子路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是聖門本以讀書爲學，雅言詩書執禮，學之事也。所以學者何？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是則學也。所以求之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子知言知禮，終於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謂下學而上達者，詩書執禮則下學也，知天命則上達也。後之儒者研窮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達而不知由于下學，必且虛無惝恍，而無所歸。考證訓詁名物，不務高遠，是知有下學不知有上達，其究瑣屑散亂，無所統紀。聖賢之學，不若是矣。夫詩以治性，情治性情者，明德之學也；書以達政事，達政事者，新民之學也；禮以範視聽言動，克己復禮者，止至善之學也；禮者止也，思無邪，則心正矣。尤

執其中則天下平矣動容周旋中禮則盛德之至矣然則大學之道亦豈有外於詩書執禮歟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學所以爲大也其周廟祧考世室考敍能發韋元成劉歆鄭康成王肅所未能明其辭曰唐虞廟制書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于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輒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必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既岐并奉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

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意皆失之矣。至乃列世室于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于祧。二非太廟合祭之旨。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伸管穴爲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考。以明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辯焉。其他如日行諸解辦王寅旭戴震之誤。禮論治論諸篇。稽古證今。通達政體。文雖不多。然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有補於聖賢經義者。始著於篇。異乎俗儒之連篇累牘。卑庸無裨於世者。君以嘉慶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妻梁氏。子六。兆奎。延棟。延澤。延敬。延凱。延穀。女子子三。延錦。適元之子福元。與君丙午同舉于鄉。已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爲君座主。又以子女爲姻家學術行誼相契最深。故爲傳焉。

安徽巡撫裴山錢公傳

公姓錢。諱楷。浙江嘉興人生。少器宇凝重。伯曾祖文端公見之曰。子其爲我宗之範乎。遂字宗範。後又字裴山。先世本何氏。始祖貴四。于明初坐事戍黔。屬其子裕於錢翁。遂從其姓。四傳至薇。嘉靖朝官禮科給事中。以星變陳言。請斥方士削職。後贈太常寺卿。事載明史。又四傳至贈光祿大夫綸。光爲公高祖。子長即文端公。次峯。廩貢生。候選訓導。爲公曾祖。以居父喪哀毀卒。旌表節孝任太夫人撫八歲孤子汝鼎。以文端公蔭監生。需次州同知。爲公祖。生子濬。爲公考。亦以居父喪哀毀卒。是時公八歲。妣程太夫人上事姑。下育孤貧。不繼薪米。質釵珥盡。乃鬻屋賃廡以居。親授公讀。大風雪夜。紡聲書聲。申旦相答也。三世皆

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公幼秉母教勤學不倦。年十二補縣學生。乾隆四十二年選貢入成均。充四庫館贍錄。四十五年應召試列二等。四十八年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四庫書成。議敍知縣。不謁選。五十四年己酉恩科禮部會試第一殿試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習國書。明年散館。改主事。軍機處行走。補戶部福建司。公性本明敏。銳志精勤。入直常早。散直常遲。承旨撰擬。無不曲當軍機大臣所傳述者。以故軍機多倚重之。六十年乙卯充會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升江南司員外郎。祖妣居太夫人卒。以承重憂歸服除。供職嘉慶三年戊午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得士廩宗驥等。秋命提督廣西學政。泗城鎮安二府極邊例令赴南寧就提學試。遠者行二千餘里。士勞而費重。公奏請歲科連考。以惠貧士。得旨允行。粵士使之五年升禮部祠祭司郎中。仍留學政任。任滿復命。仍直軍機。逾二年調刑部安徽司郎中。裁取繁缺知府。引見記名賞四品頂戴。九年京察一等。記名以四五品京堂用。十一年補太常寺少卿。十二年升光祿寺卿。命偕侍郎吳公璥按事河南。十三年又命偕侍郎文公孚按事山西。公遇事鎮靜。而決獄尤不敢忽。不輕用刑。囚或不輸實跪之庭。連日夜危坐鞠之。卒得其情。歷數省皆然。是年閏五月授河南布政使。陛辭上諭以寬嚴相濟。勤慎辦事。勿效近時習尚。因詢家世。公備對陳敍母教。伏地感泣。上爲動容曰。此賢母也。于是太夫人時稱優諭以勵公焉。既到官。每昧爽起。謁巡撫白事。還接見屬吏。退坐小室治文書。紙窗布簾。無器玩之設。食惟一穀。雖一紙一薪。不取給州縣官。核各州縣虧欠銀九十餘萬兩。量爲限制。令分季解。

司官民無擾累兼護河南巡撫署河東河道總督河南食河東鹽者三十二州縣自嘉慶十一年山西鹽歸地丁者復歸商運限試三年至限滿而河南鹽價日增山西巡撫初公彭齡以河東鹽價隨時低昂請無庸定價公奏河南民苦鹽價之增特待三年滿限減價食賤今若不定價恐奸商藉詞增長訐訟滋紛請勅令山西撫臣按乾隆間舊價酌定限制違者罪之庶於不定之中仍示裁抑之意十四年十二月擢廣西巡撫十五年二月抵任廣西多客民依山爲寮誘土民爲盜事發遁去土民獨罹重法公謂弭盜莫善于保甲乃酌行舊章令客戶一體編列設巡船哨卡嚴密偵察委官給以資斧易服至各要險訪緝懸重賞爲勸于是獲逸盜甚衆弊羣吏先操守後才能顧嘗謂人才難得應勑者不少恕而時存愛惜造就之意其才識未充者隨事教勗若師弟子然重刻陳文恭公從政遺規以爲僚屬法凡所設施必陳奏上嘉勉焉十二月調湖北巡撫十六年二月抵任會上巡幸五臺公請陞見至山西命閱士子所獻詩賦冊扈蹕還至正定召對十六次賜賚無算四月還武昌有旨來京以侍郎用尋諭兼程來京供職補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時南陽盜王膀子等所過劫掠襄陽毗連南陽公飭地方文武豫防之總督馬公慧裕奏請少留巡撫張公映漢至湖北公乃交印公在任兩月途中奏湖北利弊四事曰漕米之運荊州滿營兵食者宜就近地撥定沿江洲地宜悉立契坍卸報豁以杜爭端提督署宜移駐襄陽府淮鹽價昂川鹽潞鹽價皆賤宜減淮鹽價以杜私販奉旨命湖廣總督等議奏行至孝感奉旨署河南巡撫並諭嚴

捕王膀子等。王膀子者，山東人。與裕州民常幅等乘饑掠人銀米，黨七十餘人，已獲五十二人。而山東亦獲王膀子解河南。公訊治據實奏。奉上諭錢楷奏恩長於南陽匪徒一案，前後具奏情節與原報不甚相符，辦理亦覺過當等語。所見非是。錢楷著調補工部左侍郎，仍交部察議。旋命巡撫安徽兼提督銜，例戴花翎離汴之日，百姓老幼遮道送公諭以循分安業。有泣下者。八月抵安慶時，碭山李家樓河決，宿州當其衝，靈璧界宿亦被災。泗州當下游，漲不能洩，患尤甚。公乘小舟行巨浸中，以察水勢，攜餅餌鮑災民，支席爲廬。凡二千餘所，俾民棲止。先給一月之食。前署河南巡撫時，於孟津諸縣災飭各屬吏，勘明災戶數，後具奏得，卽發帑，茲亦如之。奉旨發銀凡四十餘萬兩。公復率僚屬捐養廉爲倡，紳士繼之，或平糶，或賑粥。司事者無剋減冒漏諸弊。所奏正賑加賑日期及分別被災輕重，蠲緩錢糧，皆荷允行。上復以黃河漫口，應如何設法疏導，俾順流入湖爲詢。公復奏：宿州靈璧泗州境內，惟濉河爲減黃總路，然不能容全河水。李家樓奪溜至七八分，橫流四溢，高出平地。舊河雖深，通亦無益。其入湖處未嘗不順，恐洪湖尚不能容。今漫口未築，水勢未減。各境舊河，皆在釜底，固無從疏導。且亦窮於尋探，批答踵之。明年春，決口合積水漸退，民得安宅。如公所云，歙縣人張良璧採生斃嬰女多人，守令前鞠未明，御史入告，命公鞠之。良璧年七十餘，恃無證，陽聾瞞不服。公晝夜親訊，幾二十日，太夫人命禱於城隍神，翌日情盡吐無隱。若有所使之者，蒙城人張萬倉子以父死非罪，入京訴冤。上命公鞫之，原讞。張山杜魁等爲盜，山叔父萬倉以拒

捕死。山魁等皆獲服爲盜。贓證備具。贓止袍一裘。一布二疋。而裘故非實。公委曲于典。糴券冊內。察得其情與證。則皆平民或嘗爲竊者。實非盜。立釋之。其平反活人多類此。安徽潁亳壽鳳等處。俗悍多訟。莠民傳邪教。習拳勇以脅衆。若無爲齋龍華會。顯聖義和拳等公悉禽治。每決囚。終日不樂。食爲之減。視學廣西。病瘍後。體稍勞。輒作使山西。在途。背生癰。氣益耗。歷官數省。釐治煩劇。心力日衰。已復得胃疾。漸以不起。嘉慶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卒于官舍。年五十三。遺疏入上諭。安徽巡撫錢楷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多年。供職勤慎。自簡任封圻。歷更數省。辦理地方公務。均能安靜妥協。茲因病溢逝。伊本係孤子。婦母程氏。年逾七旬。其嗣子僅止十歲。深爲可憫。著加恩照。巡撫例賞給卹典。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欽此。尋復諭祭。特賜全葬銀。公奮自孤苦。力學敦行。每念殊眷。不恤勞瘁。儼直機密。筆不輟書。退直讀史賦詩。不自暇逸。蒞外職。益勤案牘。每吉旦焚香告天。願賜豐歲。若將降咎于民者。願降咎于某身。祈晴祈雨。雪皆應。所至有秋。生平無疾言遽色。跬步不失矩矱。款曲喻人。不欲立崖岸。意或不同。但陳己見。不輕斥人。非行不效。益自克服。官二十餘年。不親家事。家事則程太夫人自治之。曰。不使兒分心誤國事也。事程太夫人至孝。迎養官署。慕若孺子。所著有綠天書舍詩草六卷。善書。兼工篆隸。又能繪事。蓋公五世祖鶴庵公瑞徵。善畫松石。而高祖妣陳太夫人。南樓老人。工寫生。兼善山水。故公畫有家法。恭繪御製詩意。及五臺山圖。寫文殊師利所說經以進。皆蒙睿賞。配陶夫人。側室吳氏。梁氏。皆無子。以同祖弟。

械之子承志爲後女一德容梁氏出公卒後太夫人命字元之子祐太夫人卒于公卒後四年元與公未第時卽相友善復以同榜成進士登堂拜母知母教及宦跡甚詳于公歿後屬姻家故爲傳焉

肇經室二集卷三

太傅體仁閣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神道碑

懿夫唐虞之際仲尼致歎堯舜之道孟氏所陳然則際兩朝授受之盛備元輔公孤之隆謨明弼諧非道不言聖天子納所啓沃以爲帝德且極尊師重道之誠微乎始終孚于中外者非太傅朱文正公曷克膺此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盤陀老人元至元閒遠祖福三居浙東明洪武閒德三遷蕭山黃閣河遂爲黃閣河朱氏八傳至公高祖尙絅明末官游擊曾祖必名祖登俊我朝官湖北長陽縣知縣中書科中書父文炳陝西盩厔縣知縣始遷籍于順天大興三世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戶部尙書曾祖母白祖母何馮母徐皆一品夫人公以雍正九年正月十二日生于盩厔縣有兄三堂垣筠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省爲知縣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于高安故公十一歲卽傳高安之學年十三丁母艱孺哀毀瘠服除補附學生年十七科試第一舉于鄉與叔兄齊名震都下公卿爭延之次年會試中式賜梁國治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習國書座師阿文勤公劉文正公鄂剛烈公皆以學行重之乾隆十六年散館第一授編修明年大考二等授侍講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授侍讀學士公所撰進文冊陳宮中高宗純皇帝亟賞異之特達之知實始于此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復命旋奉使告祭南嶽登祝融峯明年

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驛分巡道。抵閩兼攝福州府事。毀和合等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特旨擢福建按察使兼署布政司。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鬻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不坐其子孫。二十九年秋。丁父憂。戴星奔至京口。阻風哀號。祭江。風驟轉。抵京。治葬于二老莊阡。三十二年服除。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遲誤。無擾累。楚北亂民聚衆公鞠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三十三年調山西按察使。明年授山西布政司。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墮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暫代巡撫事。奏改吉州爲散州。與鄉寧并隸平陽府。改霍州爲直隸州。以趙城靈石隸之。又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萬餘石。配放兵糧。以省採買。而免紅朽。奏免士默特蒙古松翠之罪。以所翠無礙。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盤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本色爲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卹之。且予修費。借穀種其民種蒙古之地。并請卹之。三十九年。按察司黃檢奏公終日讀書。于地方事無整頓。明年入覲。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四十一年。命尙書房行走。侍今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特授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于今皇帝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八年冬還朝。明年扈蹕南巡。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閩浙江江蘇召試。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江南鄉試。督

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作圭田記。冬還朝充經筵講官。五十五年經筵進講時諸皇子侍班聽講。高宗純皇帝顧今上曰。此汝師傳講之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乘小舟與郵民同渡。賑宿碭山靈壁泗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台壽民以糧及種築決隄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分廠親給于民。五十七年奏鳳頴水災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巡撫怒其歛縣令屬掌亭人以餚餬進者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廣東巡撫六十年兼署兩廣總督旋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尙書皆留巡撫任嘆咤喇國入貢呈土物于總督卻之嘉慶元年征苗調兩廣兵萬二千親調道之夏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降旨內召日將欲用爲大學士也俄以閩浙總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難前事仍加恩補安徽巡撫鳳陽等州有水災蒙恩賑親給之官吏無敢侵者時楚豫多邪教流言安徽有隱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赴界上籌防禦徧蒞潁亳等州城鄉聚長老教勸之徧張告示簡明諄切民大感化故數年間安徽無以邪教倡亂者。明年授兵部尙書調吏部尙書皆留巡撫任宿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親賑之民無逃亡凍餒之苦。明年蒙毫復水卽賑如之。高宗純皇帝上賓于天。今皇帝初親政卽馳驛召公。公哭且奔先上奏曰聞太上皇帝龍駁上昇牕裂呼天角崩投地欽惟大行皇帝十全功德五福考終傳器憊心於昭在上我皇上純性超倫報天罔極竊聞定欲躬行三年之喪此舉邁千古

而欽萬世.然而天子之孝.不以毀形滅性爲奇.以繼志述事爲大.親政伊始.遠聽近瞻.默運乾綱.霧施渙號.陽剛之氣.如日重光.惻怛之仁.無幽不浹.思修身嚴誠.欺之介於觀人.辨義利之防.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財用不足阜.惟願我皇上恆久不忘堯舜自任之心.臣敢不隨時勉行仁義.事君之道.上嘉納之.及至京哭臨.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凡國家大政.有所諮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沾直不市恩.軍機大臣不相關白.公第在外城.遠且隘.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寶實錄館總裁.國史館總裁.已未會試總裁.冬調戶部尚書.時上禁浮收漕米之弊.外省以運丁貧仰資州縣.州縣取民.不得不浮.于是安徽有加贈銀.江蘇有加耗米.之請.部議將擬行矣.公思之不寐.綜其數.較原徵加倍.乃決計駁曰.小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不可行.竝令漕司以後凡事近加賦.皆議駁.以體皇上損上益下之意.長蘆鹽政奏鹽價一斤加錢二文.公駁曰.前蘆東因錢價過賤.已三加價.又免積欠二百六十萬兩.餘欠展三年.商力自寬.且今錢價漸貴.所奏應毋庸議.廣東布政司奏陞濱海沙地賦.公駁曰.海沙淤地.坍漲靡常.是以照下則田減半賦之.今依上中田增賦.是與沿海民計微利.非政體.且民苦加賦.必多坍豁.別有漲地.亦不肯墾.不可行.後倉場衙門復請預納錢糧四五十倍.準作義監生.公駁曰.國家正供有常經.而名實關體要于名不正.于實有傷.斷不可行.凡駁議皆親屬藁奏.上皆諱之.五年秋.兼署吏部尙書.公之興夫殿傷禁門兵.免太

子少保解三庫事復以彭文勤公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昇之違例議降二級仍留任六年陪祀
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跨賜醫賜食絡繹于道遣內監賚硃諭至第視病詢事公隨時覆奏三
月小愈卽趨朝夏充會典館總裁閱殿試卷七年秋扈蹕灤陽宣制以戶部尙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
子少保銜公謝摺云豈有嘉謨嘉猷入告我后于內勉期無欺無隱仰惟上質于天八年兼翰林院掌院
學士以原銜充日講起居官春夏皆爲留京辦事大臣閱大考翰詹卷九年春用乾隆九年故事幸翰
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幸院賜宴聯句御書天祿儲才扁摹刻院堂以墨蹟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
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領袖清班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
部事上以是命爲遵先帝遺詔也命詣裕陵謝明年春公感寒多痰嗽步遲蹇肝火觸右目微眚上曰此
火盛也可以游覽散之乃赴西山呂邨二老莊祭墓過戒壇潭柘諸寺秋復祭墓游西山時公年七十六
矣九月奏乞休上曰待八十當爲壽旋命戶部尙書戴公衢亭賚詩十韻及玉鳩杖諭天寒閒二三日
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召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召對畢降階忽
痰壅歸第上遣侍衛領醫官來視疾疾少差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坐外軒作芻獻詩有云天道神難測
民心惟一中知人可安衆居所自持公上將親臨公第丁卯復命戶部尙書戴公來夜逾子痰盛氣微遽
薨是五日戊寅也報聞上震悼泣諭朝臣降制曰大學士朱珪持躬正直砥節清廉經術淹通器宇醇厚

蒙高宗純皇帝特達之知。由詞垣擢補道員。游歷兩司。內用爲翰林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朕講貫詩文。深得其益。嗣以卿貳出任封圻。有守有爲。賢聲益懋。迨擢至正卿。皇考卽欲用爲大學士。朕親政後。召令還朝。在南書房儀直有年。簡任綸扉。深資啓沃。凡所陳奏。均得大體。服官五十餘年。依然寒素。家庭敦睦。勤循禮法。洵不愧爲端人正士。畀倚方殷。本年入秋以來。因患病稍久。氣體就衰。朕優加眷念。賜杖。賜輿時。加存問。朱珪感戀彌殷。時時力疾進內。朕鑒其誠惄。特行給假兩月。俾得安心調養。疊遣御醫診視。冀得就痊。正擬日內親至伊邸。宅視疾。茲遽聞溘逝。深爲悼惜。于初六日親臨賜奠。已派總管內務府大臣阿明阿、賚賜陀羅經被。並著先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醻。追維舊學。良用軫懷。著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庫銀二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任內一切降革處分。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己卯上親臨奠三爵。哭不止。回宮不待內閣擬謚。特賜謚曰文正。復降制曰。昨因大學士朱珪溘逝。業經降旨加恩。因思乾隆年間。惟故大學士劉統勳。蒙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品節。賜謚文正。易名之典。備極優隆。顧劉統勳于署總督任內。曾經獲咎褫職。復蒙皇考施恩錄用。至朱珪立朝五十餘年。外而數歷督撫。內而淳直綸屏。身躋崇要。從未稍蹈愆尤。絕無瑕玷。恭正直。歷久不渝。猶憶伊官翰林時。皇考簡爲朕師傅。爾時朕于經書。已皆竟業。而史鑑事蹟。均資講貫。其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不特非法弗道。卽稍涉時趨之論。亦從不出諸口。啓沃良多。揆諸謚法。實足以當正字。而無愧毋庸。內閣

擬請著卽賜謚文正。本日朕親臨奠饌。見其門庭卑隘。清寒之況。不異儒素。睠念遺風。愴懷未已。著于本月初九日。由內務府辦飯一桌。派二阿哥前往代朕賜奠。俟殯送時。派慶郡王永璘前往。祖奠目送。以示朕眷懷舊學。哀榮備至。之至意。復撰抒痛詩十二韻。命南書房翰林黃公鉞于殯前焚之。壬辰。命禮部尙書承恩恭侯阿拉諭祭。公第距內西華門僅半里許。御蹕時出入。禮不久殯。乃以甲午啓殯。庚子葬于二老莊呂邨舊阡。陳夫人祔焉。明年御製碑文。刻石阡門上。己日上謁西陵。蹕路距公墓數里。上遠眺松楸。追懷愴惻。命工部侍郎英公和詣墓賜奠。高宗純皇帝實錄成。以公總修八年。賜祭一壇。長子錫經服滿。以京卿用。裨哉。上之重賢。傳任名臣。納哲輔之益。隆飾終之典。至矣。非公之清介忠正。師表人倫。上致君下澤民。曷克膺乎此哉。公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于經術無所不通。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蓋兼而有之。取士務以經策。較四書文誠心銳力。以求樸學。經生名士。一覽無遺。海內士心。向往悅服。佳士之文。未薦被落者。讀而泣之。才士黃景仁、張騰蛟死。稱悼之。通人寒士。必揚其名于朝。秦誓一个臣之心。公斷斷有之。公領試事。不受外僚贈遺。不留貧生銀。布政數省平餘銀鉅萬。悉不取。撫安徽。裁蕪湖關陋規。閩省洋商陋規。事發欽使蒞治。獨公實不受一錢。公官于外。厓岸廉峻。中朝大官絕無所援。管部事持大端。不親細事。數十年清操亮節。人皆仰之。公以孝弟爲仁之本。事父愛敬。本于天性。父杖兄跪。而以身蔽受之。慟母氏早歿。事庶母謝幾如母。語子輩曰。古人祭必有

戶仿之以申吾慕非過禮也庶祖母李撫公有恩貳贈一品夫人事諸兄悲愴如一體別則夢見聚則聯牀兄之喪哭之略血幾致毀事寡嫂盡敬撫諸兄子如己子三歸故交靡不周卹教子孫讀書敦行皆誠篤有公之風公嘗曰吾三十九歲夜坐忽腹閒自暖由脊上貫于頂甘液自萼下注由是流轉至老不絕實因自致非關學力乃知朱子注參同契本非虛語公年四十餘卽獨居迄無一妾御製抒痛詩有云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知之深也公爲文筆奧博沈雄國家有大典禮撰進雅頌詩冊文跋高宗純皇帝必親覽之以爲能見其大頤不忘規或陳坐隅或命諸皇子皇孫寫爲副聖製詩或寄示命和公官撫督時上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裝六卷歸朝繳進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上冊題曰蒹葭遠目下冊題曰山海遙思以示公公跋曰臣之蕪陋何足以當非常眷注惟有此心不敢欺耳於大學義利之辨通鑑治亂之由天命呼吸可通民情憂樂無間反覆敷宣不以爲迂闊而遠于事情也公文集□□卷知足齋詩集三十餘卷元請刻公詩公命元選爲二十四卷上命以刻本進賜題七言律詩四首于卷首公被先帝特賜蟒袍筆墨荷包等物今上賜大珠綠縫韃黑狐毳袍先帝御用四圍龍卦四開襯袍等物其餘恩賚多不具書公配陳夫人宛平人恩南府知府邦勳女乾隆十四年來歸有婦德四十年八月以疾卒贈一品夫人生二子錫經己亥舉人一品蔭生官刑部員外郎遷戶部郎中次錫緯附學生先公卒女子子一適通州馮秉璉秉璉官張掖縣知縣孫涂庚申欽賜舉人錫緯生女孫一適萍鄉

劉元恩吏部侍郎劉公鳳誥子也。錫經生。曾孫三。甘霖、香霖、貫霖。元不才。爲公門生。受知二十餘年矣。會持父服居鄉。公之子書來。命爲碑文。不敢辭。秋免襢服。當執心喪。敬按年譜及平日所知者。泣爲敍銘曰。星精嶽神蔚爲帝傳。學正文明道深性固。先帝任公。決于一顧。授鉞卜甌。久隆知遇。公遇盛時。佐祁輔媯君爲堯舜。臣爲皋夔。經邦之道。坐而論之。非帝宣綸。世祕未知。帝曰調元。資于師相。舊學交修。天工寅亮。溫樹之間。青蒲之上。蒼生被澤。黃扉孚望。公之保民。敷政優優。公之儲材。其心休休。德如霖雨。清比江流。庭不旋馬。路無喘牛。公有恆言。竝舉二事。曰不嗜殺。曰不言利。公之講史。長編資治。公之執經。十章衍義。幡然三公。邁榮軼光。乃不慙遺。而覲先皇帝憑和軾。愴眺阡岡。勒碑墮淚。西山蒼蒼。

常生謹案。文正公子。屬家大人撰碑文。磨石以待。家大人以未大祥。不爲韻語之文。遲寄數十日。公子迫不及待。屬吳學士彌代家大人爲文刊石。及此文到京。而碑已刊矣。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述庵王公神道碑

公姓王。諱昶。字德甫。號述庵。以居蘭泉書屋。學者稱蘭泉先生。先世居浙江蘭谿縣。高祖懋忠。遷江南青浦縣。名在幾社。曾祖之轉。祖興。父士毅。皆以公官累贈至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母錢太夫人。以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公。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體貌修偉。弱冠爲名諸生。侍父疾。居喪盡禮。服除。家益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癸酉舉于鄉。甲戌成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南巡召試。一等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直軍機房。洊陞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

靖阿文成公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請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降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溫公福代阿公移師四川辦金川事奉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克桑罪遂克斑爛山進攻日耳寨阿公奉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克桑遁澤旺降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勸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旨陞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且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壘時警報絡繹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馬懸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文書于礮火矢石之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補員外郎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公草露布告捷于是兩金川地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每有所攻克輒議敍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之日以戎服行禮賜宴紫光閣賞賚優渥奉旨王昶久在軍營著有勞績陞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三月擢大理寺卿十四年乞歸改葬光祿公暨嫡母陸太夫人依遷葬禮服總秋赴京冬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授江西按察使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祠訟門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秋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除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按察使奏命盜逃犯宜于定案時速通緝議行之逆回田五倡亂奉命備兵

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強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暨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旨督緝獲之五十一年授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五十四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乞歸修墓冬還京以病乞休上鑒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其堂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授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梓宮蒙召見敕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分賠滇銅鬻田宅以入官居于廟廡朋舊贈遺盡以刻書五年年七十有七重游泮宮十一年年八十有三五月病瘧六月初六日病甚口授謝恩表自定喪禮屬元撰神道碑文初七日雞初鳴公曰時至矣遂卒子肇和以嘉慶十二年春葬公于崑山縣雪葭灣年字圩卽公所自營生壙也公妻鄒夫人祔焉側室許陸黃三孺人亦從葬焉公之扈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祭己卯庚辰壬午順天鄉試辛巳癸未會試五爲同考官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大清一統志續三通等書奉敕與纂修事又奉敕刪定三藏聖教經咒偏譯佛典深于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使鞠奏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偷減隄工等七案公正研求分別虛實高郵州案巡撫府州並擬罪隄工案以知府草率捏飾劾落其職公之爲學也無所不通早年以詩列吳中七子名傳海外初學六朝初唐後宗

杜韓蘇陸侍謙賡歌賜資稠疊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追韓蘇碑版之文照于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謙提倡風雅後進才學之士執經請業舟車錯互屢滿戶外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甚衆公治經與惠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苟虞言性道則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陽明諸家居憂不爲詩文不就徵聘生平重倫紀尙名節篤棐之誠本于天性在軍營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公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之匪人不亦傷乎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公所著書春融堂詩文兩集宏博淵雅有關于經史文獻金石萃編青浦詩傳湖海詩傳琴畫樓詞續詞綜等書皆刊成餘若天下書院志征編紀聞屬車雜志朝聞錄等書四十餘種尙待次第校刊之元居憂受公遺言撰碑銘不敢辭旣除服乃爲銘曰

拘于儒者不達政事習尉律者迷誤文字惟公兼之經術爲治莊弱于文無能卽戎折衝千里于經鮮通惟公兼之乃多戰功尊漢學者或昧言性悟性道者妄斥許鄭公兼通之履蹈質聖皇熊疏義拙于文詞陸沈藻績樸學不知華實竝茂公亦兼之公爲君子筮匪不比冲澹其神靖共其位歟歷中外進退禮義公爲名臣帝嘉厥功金川磨盾紫閣弢弓獄平政飭本孝于忠瞻彼中江秀鍾峯泖海內清望雲閒大老雖不憇遺亦吹壽考佳城鬱鬱葭灣之中杏歸春雨純起秋風勒銘無媿碑樹桓豐

公姓謝諱塘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廬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輝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竝因公貴累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南巡召試弟一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七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譏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竝誤落職廿四年獻平定回部饒歌復原官在尙書房行走充起居注日講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淳陸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憂去官起復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經筵講官卅九年提督江蘇學政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御製告成太學碑文特賜先睹于是譏平定金川說得旨嘉獎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上擢錢棨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卽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京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槃偏災賑恤請改本色爲折色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防吏弊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餓民之急河務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

試不公對語嘲誚入告至是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尙書房各官曠課上以公在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命在尙書房行走和詩賜福字恩遇如前公病濕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今皇帝暨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尙敬詢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于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尙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學者再論文不拘一格皆衷于典雅經義策問尤急甄拔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于時公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于容甫北面矣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士唐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璣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泣爲幸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野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

謬誤尤好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慎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探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据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弨所校銕板貽學者公初娶費夫人贈一品夫人繼娶金夫人封一品夫人子五昌鑒庚寅舉人蚤卒恭銘庚子舉人丁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候選八品京官揚鎮欽賜舉人應鏞捐職州同知卒慶鍾太學生女二孫八江宇澄淮河漢濟泗伏保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公子恭銘等葬公于嘉善縣四中區藏字圩夫人祔焉時元督學浙江敬勒銘曰

吳越之間靈秀所鍾仁惠之後必大厥宗懷毓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于幼冲推以事君迺克竭忠帝曰汝才旣博且鴻用汝于文黼黻郅隆臣殫厥學賡拜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槭槭其光熊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術皆公之功惟帝育臣千石代農惟帝教臣協恭和衷惟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尚充詩書雒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蠹書漆簡題湊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刑部侍郎唐山阮公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唐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

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傳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扈蹕木蘭會京師割辦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鞠日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鞠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概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又有兄被殺而父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則無愧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會有議復離例宜刪除者軍機大臣集議公撰議稿曰查律載父母祖父母爲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者杖六十其卽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卽以擅殺論細

繹律意，登時殺死勿論者。蓋子孫當場目擊怨憤，不惟不暇告官，並不及慮已擅殺，故得勿論。至少遲則仍是登場自擊怨憤，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不告擅殺之罪也。若既逾時到官，有司不爲昭雪，或勢豪稽誅，兇手詭脫，子孫含憤操戈，乘隙刺殺，則所仇者實爲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有應得之罪。但國家明罰敕法，冤無不伸，律文雖載，引此者稀。縱有一二藉口報仇者，然國法已彰，私仇即泯。假如其父之冤既伸，其子卽無仇可復，所殺非應抵之人，則於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實，原爲罪所應得。至於律文相沿已久，自當仍舊以俟法外之仁，庶幾情與律兩得其平矣。卒如其議，公之理刑允正類若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諸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允，復邀褒獎。五十二年扈從灤河，覆校文津閣四庫全書，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廷鞫，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先是公父修淮安學廟畢，設灑埽會，諸生日聚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歲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汎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恪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兩

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潔。門無雜賓。退直後青鞶布韁。如諸生時暇。則讀書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詩賦出入漢魏六朝。而以流麗爲主。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子鍾琦、鍾琨。孫以立。以言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山東糧道淵如孫君傳

孫君諱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明功臣燕山侯興祖、謚忠愍、禮部尚書慎行、謚文介之後。曾祖謀。康熙辛未進士。禮部郎中。祖枝生。父勳。乾隆丙子科舉人。官山西河曲縣知縣。君河曲長子也。君生時。大母許夫人夢星墜於懷。舉以授母金夫人。比旦而君生。君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河曲授以文選。君全誦之。及長。補學生員。與同里楊君芳燦、洪君亮吉、黃君景仁。文學相齊。袁君枚品其詩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讀足下之詩。天下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君雅不欲以詩名。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錢少詹事大昕。主鍾山書院。與君講學。又極相重。會陝西巡撫畢公沅。以母憂居吳門。起復。聞君名。遂同入闈。西安幕府初開。好賢禮士。一時才人名宿踵至。君譽最高。畢公撰關中勝蹟志。山海經注校正。晏子春秋。皆屬君手定。乾隆丙午科大典朱文正公典試江南。文正在都。與彭文勤公約曰。

吾此行必得汪中孫星衍公搜落卷得其經文策曰此必汪中也及拆卷得君名而汪實未就試丁未以一甲第二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充三通館校理己酉散館君試廣志賦用史記駒駒如畏和相國坤疑爲別字置二等引見奉旨以部員用故事一甲進士改部或奏請留館時相國知君名欲君屈節一見君卒不往曰吾寧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遂就職又編修改官可得員外前次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一見相卽得之君曰主事終擢員外何汲汲求人爲自是編修改主事遂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總辦秋審君所居埽室焚香爲諸名士燕集之所高麗使臣朴齊家入貢在書肆見君所校古書特謁君爲君書問字堂扁賦詩以贈乾隆五十六年轉員外次年春扈蹕五臺越年扈蹕天津會大風御舟阻上改肩輿至行宮君約同僚步行卅里赴宮門辦事上特賜緞五十九年陞廣東司郎中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器重君每有疑獄輒令君依古義平議行君執法求平所平反全活甚多甲有竊主財逾貫詣其友乙匿其數以告分金而逸事發乙得知情藏匿罪人減等罪應流君以爲律稱知情則坐乙不知滿貫也應以所知數坐減問徒大司寇詰以乙所言無質證如獲甲言實告以逾貫奈何君言此名例所謂通計前罪以充後數也乙卒減徒君又言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囚非正名之義湖廣有子護嫁母傷人至死獄勅下法司議或以嫁母期服減于母則護嫁母不得與母同科君以古者父在爲母亦期屈于所尊嫁母服期因宗子主祭

非謂情當殺也。引宋王博文請封嫁母又爲行服。謂子無絕母禮。又引唐八座議。凡父卒母嫁。有心喪三年之制。子無絕道故也。護嫁母出母俱當與母同議。減鬪殺罪。甲有馳車犯乙死者。已當過失殺罪。甲恐以無故馳驟車馬獲重罪。介所知以兼金求免。君曰。吾不受暮夜金。君罪止過失殺。無爲人所誑也。甲慚謝去。有孝子爲父報仇殺縣役坐死。其父姊控部弟實爲縣役逼斃。請檢尸傷。當道某屬託君。君曰。吾豈能枉法殺孝子哉。其持正類此。五十九年京察一等。次年五月奉旨授山東兗沂曹濟道。君以濟陰湯陵。書傳所傳。卽在曹南。其山西榮河湯陵雖列祀典。實宋以來傳謬之迹。因徧考諸書。據漢崔駰、魏皇覽、晉伏滔、湯陵在濟陰之說。移山西布政司。並考榮河之陵出後魏小說家言。張恩破陵得銘。附會殷湯未爲典要。宜改正。申大府。後君再官東省。曹縣令卒爲修整湯陵廟屋。以祭田奉祀立碑紀事。嘉慶元年七月。曹南水漫灘潰。決單縣地。君偕按察使康公基田築塞之。君鳩工集夫。五日夜從上游築堤遏禦之。溜歸中。決不果橫決。康公語君曰。吾治河數十年。未見以決口能卽堵閉者。惟曹南之役。吾與君成之。省國家數百萬帑金矣。時巡撫王德公調任浙江。上以山東新任按察使張長庚在軍營不能來。東命新撫伊江獄。甲以奪壺斟酒有爭鬭形。擬鬭殺罪。君曰。甲主乙賓。奪乙壺勸之飲。名奪實讓也。改甲坐過失殺。出其

罪有婦因姦謀命獄其婦某家妾夫遠出主母惡之會僕婦死誣以謀毒問官又實以姦夫言婦淫主婦令僕婦守之惡而行毒已具獄君鞠婦以某日歸寧僕婦後二日以子殤與夫爭忿自盡出冤婦於獄囚有共毆人至死過堂呼冤者自言本縡夫見所過有衆共毆人勸止之不從而去越數月邑令始拘訊之酷刑誣服下手毆人君詰以衆中有相識者否答以有舅氏某爲縣役在旁知狀密拘縣役詰之乃因姦殺人縣令回護聽其屬甥認罪始以鬪殺傷輕緩其死上司駁詰改擬傷重入實囚知死乃不承君告縣官乃以失察處分枉人命吾爲子救正陰禍也有詬詈婦女致死獄君以事在一月前不得謂之忿激鞠得婦自與夫毆詈自經狀出生罪凡權臬七越月平反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獄亦不以之罪縣官云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山左風氣爲之一變君又以先儒伏生承秦蔑學之後壁藏尙書唐虞三代載道之文得以不絕鄭司農康成箋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可比七十子身通六藝皆宜建立五經博士後大吏奏請鄭被駁而伏准行其議實自君發也濰縣有武人犯法挾厚力求脫令不可干因賄通和門屬託大府君訪捕鞠之械和門來者於衢巡撫奏言河防任重宜令君回本任上愈之君回袁沂曹濟道任時各屬感君廉正卻陋規相率斂費贈君君不納五月赴工秋江南豐工及山東曹工同時漫溢君以無工處所得疏防各大府加之嚴議上以兼管官特予留任君外補時有勸加級以防降調者君曰吾安命故事道員嚴議無特旨予留者蓋異數云曹工分治引河三道君與濟東道署登萊道各

治二十里。君所治中段廣深中程。君察弊嚴。不煩擾。不染指。畢工校上下段引河共省三十餘萬兩。官民比他處得蘇息。凡河工堵築決口。須于將合龍時放引河。則水疾下而無停淤。時隄未大塞。而巡撫欲放引河。康河帥力止之。不得。既放水。河盡填淤。于是又抽溝。而曹工遂不能合矣。四年二月。大府奏稱君熟習刑名。操守廉潔。辦理地方事務皆裕如。惟河務非其所長。請以君留補地方道。奉旨允准。先是河工分賠之員或得羨餘。謂之扣費。君不取。悉以給引河工費。仍取領結存庫。是時曹工尙未合。河道總督巡撫亟奏合龍移君任尋。又奏稱合而復開。開則分賠兩次。壩工銀九萬兩。當半屬後任。而司事者并以歸君。君亦任之曰。吾無寸椽尺土。然旣兼河務。不能不爲人受過也。六月。君丁母金夫人憂歸里。僑居金陵祠屋。六年四月。元撫浙建詰經精舍於西湖之濱。選督學時所知文行兼長之士。讀書其中。與君及王少司寇昶迭主講命題課業。問以經史疑義。旁及小學天部地里算法詞章。各聽搜討。書傳條對。以觀其器識。諸生執經問字者盈門。未及十年。而舍中士登巍科。入館閣。及選述成一家言者。不止勝數。君澹於宦情。又以大母老。是以服闋後。遊吳越間數年。終以追河工賠項急。不得已再出。九年至都。吏部奏請。奉旨仍發山東以道員用。十年委署登萊青道。補山東督糧道。十一年許太夫人卒。君哀慟過禮。乞假三月。委知州代行公事。山東衛河經臨清閘口。夏秋水漲。高於閘內之汶水。卽閉閘。謂之閼口。糧艘阻滯。君知德州。哨馬營及恩縣四女寺舊有兩支河合流入老黃河。卽鈎盤兩津故道。經樂陵至海豐入海。請開濬以洩。

衛水異漲德州舊設滿營駐防官兵五百口。一口爲一戶。增至二千七百餘口。而額餉無可加。每年例支道倉米七千八百餘石。內有折色米三千餘石。每石支銀一兩。糧價昔賤今貴。折色不敷半石之數。官兵日苦累。道倉支剩餘米歷年運交通倉者。官丁運費共需米銀二千餘兩。君請以存給官兵本色除折色。不獨恤滿兵。又省運費。皆准行。十二年六月署布政司印。值部使廣少司寇興。在省按章供張煩擾。君慎守帑項。不肯妄支。事竣北行。君獨無所餽。後廣以賄敗。豫東兩省以支庫獲罪者衆。君不與焉。十三年君督運北上。隨漕入覲。請訓上知君甲第。及詢在部在東年月畢。面陳乞假三月。省迎老父于江南。上允行。秋至江寧。與族人置田爲孫子祠。肖孫子及齊將臘象。又擇祠西鐵佛庵廢屋故址。爲許太夫人建旌節專祠。十月始回任。自郯城取道費縣。訪季桓子得犢羊井銘於縣署。又屬縣令訪曾點南城葬處。及澹臺子羽墓。立碑季桓子井上。君官兗沂道暨權按察時。嘗考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范縣東。知今所傳在歷城者爲後世之誤。曾檄縣令訪求遺墓。迨嘉慶八年再至東省。以察賑按行范縣之墓所在。會河溢不能詣。謁及官糧道。忽夢浚井出古丈夫布衣泥塗狀。自稱閔子。覺而異之。因出費屬縣令訪視廢墓。申禁採樵。華亭唐晟宰是縣。以修祠堂門垣栽種柏樹申報。乞君爲文紀事。並訪義士左伯。犢羊角哀墓於縣之義城寺東。乞君考其事。以存志乘。十六年七月。君引疾歸。十九年應揚州阿鹽使聘。校刊全唐文。二十一年主講鍾山書院。先是君父陽曲以君貴。封中憲大夫。又加封通奉大夫。君早年文辭華麗。繼乃沈

潛經術博極羣書勤於著述性喜獎借後進所至之地士爭附之又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搨本古鼎彝書畫靡不考其源委其所爲文在漢魏六朝之間不欲似唐宋八家海內翕然稱之君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隨所亂官刑曹時卽撰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及逸文三篇歸田後又爲尙書今古文注疏卅卷蓋積二十餘年而後成其精專如此其餘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考一卷倉頡篇三卷孔子集語若干卷史記天官書攷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稿五卷岱南閣文稿五卷五松園文稿一卷平津館文稿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其所校刊者有周易口訣義六卷尙書攷異五卷春秋釋例十五卷孫子十家注十三卷元和郡縣志四十卷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唐律疏議三十卷其餘篇簡小者不可勝數君以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卒於江寧距生於乾隆十八年九月初二得年六十有六君妻王夫人名采薇工詩善書早卒君訂其詩爲長離閣集君初以弟星衡子鑑爲子後君側室金氏又生子庶俱幼元與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門學問相長交最密知君性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刻和而介屢以謗謗者不獲乎大府于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慕之元爰爲傳且贊曰

君爲儒者亦爲文人以廉爲孝以直爲仁執法在平布治以循測學之海得經之神人亡書在千載常新

循吏汪輝祖傳

君姓汪，名輝祖，字煥曾，號龍莊，晚號歸廬，浙江蕭山人。父楷，官河南淇縣典史。娶方氏，無子。側室徐生君，方卒，繼娶之。王君生十一年而孤。王與徐撫且教，世稱汪氏兩節母。君才識開敏，年十七，補縣學生員，練習吏事。前後入諸州縣幕，佐人爲治，疑難紛淆，一覽得要領。尤善治獄，平情靜慮，倅境揣形，多所全活。以其暇讀書，年三十九，舉於鄉。又七年，成進士，需次謁選，得湖南永州府寧遠縣知縣。縣雜猺俗，積逋而多訟，前令被訐去。攝者政姑息，黠者益伺間爲挾持，地流丐強橫，勢洶洶。君下車，卽掩捕其尤，而驅餘黨出境。徵賦期迫，君用書告民，剴切誠至，民讀之慚且感，相戒無負官。不逾月，而輸賦足額。治事廉平，尤善色聽，剖條發蘊，不爽輕重。及其援據比傅，惟義所適，律之所窮，通以經術，所決獄辭，不可殫述。人藉藉頌神明，而君益欣然聽辭畢，輒問堂下觀者曰：「允乎？」僉曰：「允矣。」遇罪人當予杖，呼之前曰：「若律不可逭，然若受父母虧體，奈何行不肖，虧辱之？」再三語，罪人泣。君亦泣，或對簿者反代請，得保全去。卒改行爲善，延見紳耆，問民疾苦，四鄉廣狹肥瘠，人情良莠，皆籍記之。然後教民多種殖，知禮讓，惜廉恥，誠昏禮之費，而民知儉，禁喪禮之酒，而民知哀，鄙僂之俗翕然不變。歲以大稔，復行鄉飲酒賓興禮，祭建節孝祠，行保甲，政聲大播。他邑有訟，聞移君鞠之，則喜寧遠當食淮鹽，而鄰境多食粵鹽，淮鹽直數倍于粵，民多食粵私大府。

遣營弁微服偵捕，人情惶擾。君爲帖白上官，請改淮引爲粵引，久之未報。君引例張示諭民，零鹽不及十分者聽，僨弁謂君故縱私，聞於總督，君復揭辨，謂縣官當綏靖地方，張示諭民勢非得已，揭上總督鎮洋畢公沅，大嘉賞，立弛零鹽之禁。時偉其議，稱莽知縣云：「官寧遠未及四年，以足疾自効免。」時大吏已疏調君善化，疑君詭疾有所避，竟坐是奪職歸民空邑走送境上，老幼泣擁輿不得行。君歸里，值西江塘告險，塘關數邑田利，巡撫覺羅公長麟吉慶先後遣官勸君董其事，不獲辭。興事任工，初定費錢二萬八千九百緡，用君議增工倍之，而省錢六千三百餘緡。工用堅實，君一渡江謝巡撫歸，而閉戶積書數萬卷，不問外事，暇輒手自讎校，以譏述課子孫。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邑人以君應。君少尚志節，老而愈厲，持論挺特，不可屈撻。而從善如轉圜，嘗自謂生平得力在喫緊爲人四字，故其自治汲汲孳孳，不予以暇。性至孝，痛父早歿，兩母孤苦，撫已成立，撰父母行狀，乞天下能文章者以沒身爲期。凡傳誌銘誄賦詩數千百篇，集爲雙節堂贈言集，多至六十二卷。自以孤子所繫甚重，故終身於守身之義，凜凜自防，罔敢冒越。官私一介不取，而不以所守自矜。有譽之者，君怫然曰：「爲淑女塞修，而稱其不淫，可乎？」爲文質而有法，詩寄興深遠，大邃於史，留意名姓之學，讀書普通大義，凡所論述，期實有濟於用。所交多老宿，以道誼文章相切劘，所著書有元史本證五十卷，讀史掌錄十二卷，史姓韻編六十四卷，九史同姓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一百六十卷，二十四史希姓錄四卷，遼金元三史同姓名錄四十卷，龍莊四六稿二卷。

紀年草一卷獨吟草一卷題衫集三卷辛辛草四卷岫雲初筆二卷楚中雜詠四卷歸廬晚稿六卷汪氏追遠錄八卷越女表徵錄七卷善俗書一卷庸訓六卷過眼錄二卷詒穀燕談三卷其尤著者有學治臆說四卷佐治藥言二卷嘉慶十二年年七十有八卒子五人長繼芳丙午舉人第四子繼培乙丑進士吏部主事

論曰天下雖大州縣之積也州縣盡得孝廉者治之則永治矣余讀學治臆說佐治藥言未嘗不掩卷太息願有司之治若汪君也余撫浙嘗行其書于有司權撫河南復刊布之士人初領州縣持此以爲治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故學與仕合濟于實用其道易知其迹易由其事盡人能之而其業亦終身莫能竟君循吏也然孝子也廉士也嗚呼良吏之所以必舉于孝廉者觀于汪君其效不益可觀哉

蔣士銓傳子知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容

王昶將君墓志

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

翁方綱蔣君墓志

父堅有

奇節

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

王昶蔣君墓志

斷竹蔑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十一

父縛之馬背遊太行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讀鳳臺王氏藏書

王昶蔣君墓志

冠而歸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補縣學生學政以孤鳳皇稱

之

王昶蔣君墓志

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

士入翰林散館第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蕺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裴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感上恩。袁枚蔣君墓志。母沒。服終。入京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痪。還南昌。士銓身長玉立。眉目朗然。嶽嶮磊落。

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

王昶

生平無遺行。志節凜凜。以古丈夫自礪。

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

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鶩鳥之發。恩鰥寡者。艾無所斬。

袁枚

蔣君墓志。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

王豫羣雅集小序

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

虎嘯。鯨 啼。蟄。山負海涵。莫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大戰。

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推倒豪傑。

王昶蔣君墓志

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

以歸。

袁枚蔣君墓志

卒年六十一。

王昶蔣君墓志

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

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長子知廉。字

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謄錄。議敍州同知。署山東臨清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

小艇。霜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

梁同書蔣修隅墓志

詩得家法。

吳照樂府

常生按此用國史儒林傳集句之法鑿之以備文苑傳料者也。

摺經室二集卷四

壯烈伯李忠毅公傳

李忠毅公名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岸。公生而倜儻警敏，甫入塾，卽弄筆書天生我材必有用七字。性至孝，母喪既除，益讀書，習騎射。乾隆辛卯科武進士，藍翎侍衛，屢扈蹕。乾隆四十一年，年二十六，補浙江衢州都司，累遷提標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林爽文亂臺灣，閩中求良將於浙，提督陳大用以忠毅應，遂入閩，護海壇鎮總兵，掩捕南日湄洲之賊數十人。餘黨解散，會鄰海有民船被盜，誤指海壇者，被參革職。忠毅出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出擒盜首林權等數十人，又擊盜陳營於大岞，盜善火器，忠毅迴舟據上風，以長竿繫月鐮斷其帆線，須眉皆燎，躍入盜船，斬獲以歸。福郡王平臺灣，歸，加禮善遇之。檄郡縣曰：「李某用火藥所在支與之，海盜林明灼、陳禮禮等入浙戕參將張殿魁，總督屬忠毅捕之，遂獲之。」奏功，以遊擊起用。五十五年署銅山參將，選鋒自隨，作商人裝，屢獲賊。明年丁父憂去官。五十九年補海壇遊擊，仍留銅山。六十年安南夷艇始入閩，閩人驟駭。忠毅以小船入擊之，三蹶，救商船，賊舍商拒兵。忠毅麾兵伏船內，待賊破盡，過賊東發，一礮碎其舟，餘盜夜相逼，公計寡不敵，乃以八船首尾繩爲一誥。旦，賊東來，則以東一舟應之，至八西來亦如之。迴環至暮，賊乃去。嘉慶二年授澎湖副將。

定海鎮總兵純皇帝召見諭曰汝勤于捕盜故有此授三年至定海時定海累更盜患艇夷登岸劫擄婦女官士嬰城至是始有所恃夏擊盜于衢港窮追入山東界獲之秋攻盜于普陀明年秋擊盜于潭頭皆斬獲無算秋閩盜鳳尾引夷艇入浙共百餘艘忠毅追擊至溫州沈其一艇守備許松年等三船困于賊忠毅返舟入賊圍救出之窮追至廣東甲子洋遇蔡牽再擊之總督玉德巡撫阮元奏其事奉旨李長庚奮勇爲賊所畏懼此次追剿洋面風濤亦不得不稍爲持重李長庚爲傑出之貞總宜用于要處弗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復奉旨賞戴花翎五年五月至寧波與巡撫阮元提督督保議造大艇船三十以攻夷盜六月夷盜大小七十船復入浙阮元謂賊多非會剿不可會剿非有謀勇者爲統帥不可于是奏以忠毅爲總統得旨允行忠毅旣統水師遂條申軍令曰一定海鎮船居中軍用黃旗總領用五色方旗黃溫二鎮居左用紅旗總領用五色尖旗閩鎮居右用白旗總領用五色尖旗一中軍船晝行插五色旗夜懸三燈將領二燈弁兵一燈中軍船起頭篷之後掌進號一次者紅旗行二次者白旗行三次者黃旗行一遇賊船無論何鎮先見者卽插本色旗使後船見之仍視中軍所持五色方旗所指前後四方隨指追攻若中軍掛五色旗于大篷者收兵一各鎮雖分三色旗又于本色旗心黏他色以別其隊何隊犯令卽罪其領隊者一中軍船高插五色旗者收譽夜中軍船放火號三枝各總領二弁兵一亦收譽支更譙警夜見有外船近者鳴金一陣各船互傳見盜近乃擊之毋遠而亂若收譽旋須行者中軍插三色旗各船毋

放杉板船入海。一遇大盜，宜安靜。前後左右以旗進退之。遲者亂者，按以軍法，既追盜，盜返，擊我我毋避。如有船陷賊，本隊遲救者，罪其長。一追捕遇無風時，必加櫓。若心怯，將篷或鬆或緊者，罪之。前船若速，必回待後船。後船不加速而亦回住者，罪之一。泊舟各總領船插黑旗，禁縱兵上岸。一中軍傳將備出黃旗，傳千把外委出藍旗，傳隊目柁工出紅旗。一兵船獲盜船，以盜賊物爲賞。兵船過礁門，必魚貫爭先者，罪舵工。六月安南夷艇鳳尾盜六七千過閩入浙，逼台州松門，將登岸，巡撫阮元勒兵于太平松門擊之。二十二日忠毅率師至海門，將會黃巖鎮謀攻取，夜颶風起，明日風益甚，盜船覆溺于松門外，僅餘二三船，漂出外海。海門兵船亦多損。忠毅船隨潮溢入田，挂木而止。賊在松門，據破船及泗水登岸者，黃巖鎮率松門兵縛檣合水陸悉攻俘之。獲安南四總兵印及僞爵侯倫貴利碟之。又獲安南王勅擲還安南。自是夷艇不復入浙海。秋忠毅以夷寇雖滅，閩盜尚有水澳蔡牽，乃修船往來閩浙間，屢獲劇盜李出丁、郭林俊、新楊烏、李車黑、陳帖李廣、高英等船。冬擢福建水師提督。總督玉德以忠毅福建人，奏請迴避，奉旨調浙江提督。六年新艇成，忠毅入閩駕歸浙。初阮元以造艇銀鉅萬全付忠毅，曰：「船乃兵將所寄，命文官不善于工，請公自造之。」忠毅曰：「公不疑我，我當任之。」命守備黃飛鵬及族人費銀入閩造艇。至是艇成名，曰霆船，最堅壯，加以大礮，兵威大振。夏擊蔡牽于岐頭東霍等洋，擒獲甚夥。七年春獲盜張如茂船于□□□□□于閩東滬。是時水澳等賊以次殄滅，海盜畏霆船，勢頗戢。八年正月，蔡牽匿定海北，忠毅

以舟師掩至。牽僅以身免。追至閩。糧藥盡。篷索朽。遣其黨干道員慶徳。乞降于總督。總督不虞其詐。招撫之。牽又言果許降。勿令浙兵由上風來逼我。總督調浙兵居下風。牽以其間繕器備物揚帆去。總督大怒。趣浙兵擊之。已無及矣。十一月。擊牽于三沙。沈其船一。牽北竄。蹙之于溫州南鹿。奪其船二。沈其一。焚其一。斬獲無算。是年兼攝定海鎮。凡十閱月。蔡牽畏霆船厚賂閩商更造船之大于霆者。令商載貨出海濟牽用。商歸岸僞報被刦。牽得大船。遂能渡橫洋。渡臺灣。九年夏。劫臺灣米數千石。及大橫洋臺灣船。會閩粵間盜朱漬。斷糧。牽分米飽之。遂與漬合八十餘大船。猝入閩海。溫州總兵胡振聲。以二十四船入閩。連船工木總督。遽檄振聲擊之。振聲陷于漬。死之。賊勢甚熾。六月。王德阮元會奏。請忠毅總統閩浙水師。以溫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專捕蔡牽。秋。牽漬同入浙。八月。追及之于馬蹟。牽漬結爲一陣。忠毅督兵衝貫其中。盜分東西竄。逐至盡山。沈其二船。斃牽船盜數十人。俘餘船五十餘人。終以牽船高未獲。遁去。牽責漬不用命。漬怒。先返。自是牽漬始分。牽亦少衰。忠毅建議。禁商造大船。無爲盜資。十二月。漬結粵盜。伺金廈。忠毅擊走之。奪其船二。於甲子洋。牽擾臺灣。奉旨調福建水師提督責捕牽。十年夏。牽由臺入浙。忠毅擊之於青龍港。阮元奏。浙江提督孫廷璧不諳水師。奉旨復調忠毅爲浙江提督。九月。被風于蘆山所部。船多損。冬。牽聚船百餘。復擾臺灣。結陸路無賴萬餘人。屯洲仔尾。沈舟塞鹿耳門。阻官兵。十二月。忠毅至臺。不得。然分力回拒忠毅。以故臺灣府城得不破。時南北汕、安平、大港門、三處。尙通小船。忠毅扼之。別

以小澎船五十。令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進攻之。焚獲二十餘船。盜千餘人。十一年正月。忠毅令許松年進柴頭港。自領兵截港外。松年得祿水陸夾擊之。焚獲甚夥。二月朔。令松年夜入洲仔尾。登山。焚其寮大船。盜至鹿耳門者掩至。忠毅別遣將以火攻船。從南汕出其後燒之。松年進蹙之。焚斬無算。二日復登岸擊陸賊。以火焚其小船。尸橫七八里。賊大敗。棄洲仔尾。困守北汕內。僅餘五六十船。七日東風大。潮驟漲。鹿耳門所沈舟漂去。賊奪門出。忠毅追擊之。奪其船十餘。而牽竟遁去。詔奪公翎頂。立功自贖。四月。牽潰在福寧。追擊之。牽入浙。又擊之于台州。八月。擊之于定海漁山。忠毅專擊牽舟。牽瓦石火器。雨下。公額身皆受傷。牽復遁去。詔賜還頂戴。果擒渠許錫世職。九月。擊牽於閩之竿塘。獲牽姪蔡添來。十二月。擊牽于溫之三盤。多所斬獲。初。忠毅與阮元同志氣十年。元欲造更大于霆船之大船。寓書忠毅。旋以父喪去官。忠毅言于總督。請造之。總督阻之。牽自鹿耳門遁入內海。甚狼狽。篷柂皆毀。四月至福寧。得岸奸接濟。易新篷。勢復張。忠毅皆列狀奏聞。上切責閩文武官。逮總督。以阿林保爲總督。阿林保初至閩。閩官交譖。公阿林保密劾公因循逗遛。捏報斬獲。奏五上。上以問浙江巡撫清安泰。清安泰辨之。九月奉上諭云。本日清安泰奏到。查明李長庚在洋捕盜。並無因循懈玩一摺。所奏甚屬公正。阿林保前此密參李長庚。因循怠玩。種種貽誤。請將伊革職治罪。朕覽該督所奏。卽覺不愜。阿林保身任總督。原不能無參劾之舉。但伊到任不過旬月。地方公事一切未辦。海洋情形素未熟悉。而于李長庚更從未謀面。輒行連

次參奏專以去李長庚爲事殊屬冒昧是以降旨令清安泰秉公詳查俟奏到時再行核辦而本日據清安泰覆奏則稱李長庚帶領兵船經過海口並未回署清安泰曾于致阿林保信中將其兩年在外公爾忘私之處敍及特阿林保尙未接到耳又據稱海船若不勤加燐洗則船底苦草蠻蟲粘結輒駕駛不靈故隔越兩三旬卽須傍岸燐洗李長庚收船進港委非無故逗遛而李長庚所獲李按實係蔡牽夥黨俱經審明確鑿並無捏報斬獲情弊並據另片奏稱八月十六日李長庚帶兵圍攻蔡逆坐船一事將盜船燒沈二隻斃賊無算生擒七名不但李長庚身受多傷卽黃飛鵬亦被砲彈擲傷腰腿又官兵受傷者一百四十餘人清安泰又轉詢黃飛鵬何定江二人亦均稱李長庚實在奮勇並無怠玩等語是阿林保前此參奏李長庚之處均係捕風捉影全屬子虛設朕誤信其言不加詳察卽照阿林保所奏辦理則李長庚正當奮不顧身爲國殄賊之際忽將伊革職拏問成何事體豈不令水師將弁寒心試問水師中有過於李長庚者乎阿林保未見確實任意糾彈殊屬冒昧朕又不昏憤糊塗豈受汝蠱惑自失良將耶李長庚平日旣無逗遛恆怯情事此次在長途洋面痛剿蔡逆身先士卒躬受多傷實爲認真出力朕已特降恩旨先行賞還頂戴以示獎勵并將勑辦蔡逆一事責成該提督勉以成功李長庚感激朕恩旣知責無旁貸自必倍加奮勉兵船在洋捕盜全在地方官協力幫助文武和衷方克有濟從前玉德在閩浙總督任多年于李長庚兵船勦賊之時事事掣肘如所需火藥砲位船隻兵米等事不能應手而于盜船接濟

之路，又不爲之嚴行杜絕。以致兵船日形匱乏，盜船駛竄自如，追捕不能得力。此等實在情形，朕皆洞悉。是以將玉德革職逮問。今兵船正當勦捕喫緊之際。若阿林保尙不知以公事爲重，屏除私見，猶復輕聽人言，罔恤公論，甚至因此次參奏李長庚不能遂意，因而挾私逞忿，心存嫉忌，遇事掣肘，使其不能成功，以致蔡逆逋誅，海疆貽誤，則阿林保之罪甚大。玉德卽伊前車之鑒，朕惟執法懲辦。是此時李長庚不至革職治罪，而阿林保不知改悔，轉恐不免矣。阿林保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諭溫承惠清安泰知之。十二年春，忠毅追奉入粵，擊之于大星嶼。四月，擊粵盜鄭一于佛堂洋，獲其二艇。七月，請回寧波辦軍政，詔飭之。八月，卽出海。十一月，擊奉于閩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陞等追奉入粵海。廿五日，質明，至黑水外洋，奉僅存三舟。忠毅以浙江親軍專擊奉一舟，斃賊甚夥。又自以火攻船挂奉船，將底擋，忽賊發一小礮，適中忠毅喉。忠毅遽殞。閩帥張見陞本庸懦，又窺總督意，頗不受提挈。及是遠見總帥船亂，遽率舟師退。奉乃遁入安南東海中。阿林保以其事聞，上震悼哭之。廷臣亦哭。詔曰：「浙江提督李長庚，宣力海洋，忠勤勇幹，不辭勞悴，懋著威聲。數年以來，因閩浙一帶洋盜滋事，經朕特命爲總統大臣，督率各鎮舟師，在洋剿捕。李長庚身先士卒，銳意擒渠，統兵在閩浙臺灣及粵省洋面，往來跟剿，艱苦備嘗，破浪沖風，實已數歷寒暑。每次趕上賊船，無不痛加剿殺。前後殲斃無數，擒獲盜船多隻。蔡奉亡魂喪膽，畏懼已極。聞李長庚兵船所至，四處奔逃。正在盼望大捷之際，乃昨據阿林保等奏到。李長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

四日由南澳洋面駛入粵洋追捕蔡牽望見賊船祇剩三隻窮蹙已甚官兵專注蔡逆窮其所向追至黑水洋而已將蔡逆本船擊壞李長庚又用火攻船一隻乘風駛近維住賊船後船正可上前擒獲忽暴風隨作兵船上下顛搖李長庚奮勇攻捕被賊船礮子中傷咽喉額角竟于二十五日未時身故覽奏爲之心搖手戰震悼之至朕于李長庚素未識面因其在洋出力畧經降旨褒嘉並許以奏報擒獲巨魁之時優予世職李長庚感激朕恩倍矢忠盡不意其功屆垂成之際臨陣捐軀朕披閱奏章不禁爲之墮淚李長庚辦賊有年所向克捷必能擒獲巨魁原欲俟捷音奏到時將伊封授伯爵此時李長庚雖已身故而賊匪經伊連年痛剿之後殘敗已極勢不能再延殘喘指日舟師緊捕自當縛致巨魁況李長庚以提督大員總統各路舟師今歿于王事必當優加懋賞用示酬庸李長庚著加恩追封伯爵賞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並著于伊原籍同安縣地方官爲建立祠宇春秋祭祀其靈柩護送到日著派巡撫張師誠親往同安代朕賜奠并查明伊子現有幾人其應襲封爵候伊子服闋之日交該督撫照例送部引見承襲其李長庚任內各處分著悉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以示朕篤念勞臣恩施無已至意部臣以伯爵請得旨李長庚著封三等壯烈伯承襲十六次襲次完時給予恩騎尉罔替其卹賞銀著再給四百兩全祭葬賜謚忠毅忠毅無子以族子廷鉉爲後襲爵忠毅治兵有紀律恩威兼施諸盜皆畏之爲之語曰不怕千萬兵但怕李長庚海盜沈振元自言爲盜時泊浙海夜夢公至一夜數驚遂革心投誠

爲水師健弁。公家故豐，悉毀于兵事。好讀書，究弢略，爲詩古文，修寧波學官，置義塚，爲粥食餓民。士民皆感之。忠毅舉武科會試，卽航海入天津，識海中形勢，及在水師，識風雲沙線，自持柁老，于操舟者不及之。在兵船，纖所落齒，寄其妻吳，蓋以身許國，慮無歸櫬也。閩健將許松年、王得祿等，皆公所薦拔者。朱漬後爲許松年礮所斃，其弟渥率衆降于閩。十四年，阮元復任浙撫，八月十八日，福建提督王得祿、浙江提督邱良功始共殲蔡牽于溫州黑水洋。

朱勇烈公傳

公姓朱，諱射斗，字文光。先世居山西洪洞，曾祖鴻應，徙貴州貴筑，家焉。祖繼昌，諸生。父成林，貴州荔波營把總，皆以公貴，贈武顯將軍。荔波歿，兄弟三人奉母歸貴筑。公就傅讀書，復棄學入營伍，以孝養，且自樵采以佐甘旨。乾隆三十二年，以安順府提標後營從征緬甸功，拔外委，從征小金川。大金川古噶哈拉噶等處，屢立戰功。歷官川北平遠協把總，貴州新添營千總。賞戴藍翎，荔波營守備，湖北施南協都司，襄陽鎮右營遊擊，廣西賓州營參將，貴州平遠協副將。賞戴花翎。公沈毅果決，臨敵敢戰，自初隨征，卽爲阿文成公所識拔。計金川平，經大小一百八十八戰，身帶九傷，殺賊無算。欵碉樓十二所，器械無算。領積功劄十三次，傷賞銀百六十兩。五十年，卽授湖南鎮筸鎮總兵，調雲南普洱鎮，爲極邊要隘。民苗雜處，私販偷越，最爲邊害。公按時巡察，撫綏得宜，民無越畔。五十七年，從征廓爾喀。冬，奉旨補授福建福寧鎮總兵，明

年調四川川北鎮.六十年征苗攻黨槽三家廟多斬獲.克龍角碉北面山梁嘉慶元年克火麻營大山.克黃土坡賞蟒袍一襲又克平隴破貴魚坡斷首逆巢穴石隆寨要路.梟首逆石柳鄧賞幹勇巴圖魯名號.明年苗疆平撤師回川北達州邪匪王三槐滋事冉文儔羅其清蕭占國張長庚包正洪卜三聘張添倫辛聰張世隴等先後應之川東擾亂官兵四擊賊衆分竄自達州巴州儀隴大竹鄰水開萬通江南江諸縣大爲賊窟公旣回川北先破王三槐于金義寺得旨議敍旣焚金義賊巢進克茨菇梁商成寨殲賊盈萬轉戰至黃家山山後三槐中鎗遁破重石香鑪坪迎擊秋波梁竄匪擊退巴州賊屯領兵守保寧先是圍剿方山坪首逆冉文儔羅其清未獲而方山坪卽保寧所轄也奉嚴旨責以奮勉立功三槐竄望溪邀擊之擒苟文宰等三十七名復馳擊三槐徐添德風門鋪角山茶店殺賊四百餘人得旨褒獎明年偕副將穆克登布擊羅其清于儀隴雙路場追擊之四十餘里殺賊千餘人復擊退濟川橋賊擒張碎膝等九人斬首五百餘級賊圍儀隴馳應之賊潰進攻其清大鵬寨擒楊正富等三百餘人明年破冉文儔麻壩寨鎗殺之蕭占國張長庚亦俱殄得旨議敍包正洪踞鄰水公督兵自萬縣馳赴賊屯戰康家坪趙家場擒李有隴孫成追逐之至開縣九龍山擒馬官成至厚葉溝擒莫以才復及之小毛坪賊踞山公鼓兵直上正洪被鎗死賊大潰得旨褒獎賜騎都尉世職卜三聘踞八石坪破之張添倫辛聰竄湖北巴東已復竄房縣遇竄匪高二馬五公率兵迎擊斃百餘人高二馬五潛襲我營擊却之擒潘受榮等時公感冒風

寒病幾危。以兵授提督。七十五就醫夔州。甫浹旬。陝西竄回各賊滋擾通江南江。經略額公檄公剿捕。公力疾馳往。大破之通江。追擊至竹峪關。復破之德漢城。追擊至朱家壩。賊望風遁。由是經略奏公分剿通南。明年張世隴屯聚草廟。公領衆截殺。多所斬獲。而經略將赴陝西。復調公至達州。與總督魁倫會剿。公從南江雷音鋪至達州。賊乘隙自定遠潛渡嘉陵江。官兵自順慶渡河迎截。賊走西充文井場。比追及。賊已夜遁。公急馳十餘里。及賊後隊。追戰越三十餘里。殺賊四五百人。生擒百餘人。乘勝追至蓬溪高院場。賊分奔上山。公督兵直上。突有賊七八千人來拒。衆寡不敵。公猶手刃十餘人。遇坎墜馬。歿于敵。事聞。照提督例議卹。賜二等輕車都尉世職。子樹承襲陰戶部主事。予祭葬。七年陝西獲狀公者。賊目李日剛。上命磔之。設公靈致祭。復傳首祭于公墓。八年入祀昭忠祠。賜謚勇烈。公自乾隆三十二年隨征。至授命之日。凡三十四年初受高宗純皇帝恩遇。由行伍拔擢至副將。又專閫五省。每入覲。以老臣目之。于請賀萬壽聖節。奉有汝舊人也不必來之諭。皇上御極。復蒙異數。錫賚便蕃。凡有微功。必邀甄錄。公感兩朝知遇。臨敵奮勇。賊畏之。有朱虎之號。雖被創嬰疾。一聞賊。卽抽戈而起。嘵慨然曰。某受恩深重。卽效命疆場。尚不足以仰報萬一。其感奮如此。其在軍恩威兼濟。軍容整飭。訓練有方。民不騷擾。士皆用命。尤轉艱難。民拯濟者不下萬人。公死。兵民皆流涕。賊旣退。營卒倉卒收公骸歸葬。遺其左足。明日川民于戰處得之。別葬于潼川府鳳皇山仙人掌子樹。欲奉足歸葬。川民哀留之。遂別爲墓建祠思祀之。弗能歸也。

大竹縣知縣死事張君傳

張君位中，字立人，江蘇上海縣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知縣，歷署四川射洪、遂寧、中江，所至興民敦禮義，重廉恥，民以此樂之。嘉慶二年調署大竹。是時白蓮教擾川北，由營山竄渠縣，與大竹近。君調練鄉勇，爲堵截計。十月遇於砦洞門，殺賊三生，擒三割首級三十一。月，賊犯石壙口，殺賊八，賊趨柑子鋪，率官兵禦之，殺賊一再。遇河灘，殺賊二十三。賊窺觀音橋，鄉勇夾擊，斃賊甚衆。薄暮雨甚，乃逸。既而賊犯天華山，君會官兵擊之，殺二百餘生，擒三首級二十六。賊竄鄰水，君分路截之，殺賊八十，騎賊一。賊勢衆，君堅立木寨，設滾木檑石以禦。十二月，賊由興仁王家二場竄入境，君禦之，殺賊三百。賊分在鄰水者萬餘，至鄉勇不能禦，退保周家場。賊焚大安壩，君馳禦之，殺二十餘生，擒賊易文祥。次日遇七碑石及大安壩，斃賊五十餘，賊屯周家場，縱火將遁，擊之，斃二百餘。復分領首繞賊後夾擊，賊潰。由鎖石橋攻各卡，木石擊斃五十餘，乃退。君分率鄉勇追剿，殺賊五騎。賊三，三年正月，賊徐添德擾連道，與張璫登合，遂圍城，焚南北西三門。君率縣丞熊泗教、諭馮灼、外委王耀龍分門奮擊，復縋鄉勇出城，斃賊甚多。騎賊十餘，戴花翎者中鎗落馬，爲賊衆挾去，又傷賊一，皆曰雷元帥也。次日圍益急，復殺賊百，適副都統至，圍乃解。四月，賊王三槐由達州至墩子河，分兩隊。君鼓鄉勇截殺，越二日，賊又分五隊。君亦分鄉勇爲五，殺賊二十，又獲執大旗賊，掌號賊目各一。明日復集，斃賊三十餘生，擒三，而鄉勇殲賊於石橋鋪者亦獲首級十二。五月

賊撲褂子鋪斃百餘。徐添德等乃復由堡子壠趨城。君率鄉勇迎擊。生擒四。再遇踏水橋領首等。鎗矛並舉。斃賊百餘。賊潰北遁。七月。賊竄月漢坪。分隊至雙河及楊通廟。而陝賊阮正隆、張漢潮、闖入川與冉文、儔合踞大神山。將渡河。君沿岸堵禦。八月。賊攻義門關。趨李家場。擊卻之。賊越山。鄉勇黃瑄殺騎賊一團。練首周發遠殺賊十餘。獲白旗一。賊乃東南分竄。九月。媽媽場殲賊五十。賊由土地壠向砪門洞縱火。兵勇各路奮擊。殲七十餘。十月。徐添德等逼茅峯壠。竄入永興場。鎗斃十餘賊。分隊從波漩河至石橋鋪。復殺二十餘。賊乃由鎖石橋潛至木魚池。遇伏。殺三十餘。各團領復斃四十餘騎賊。一其撲石門口等隘者。乃不能踰。賊趨鄰水。追擊之。殺賊八。十一月。賊王光祖四出焚掠。去城僅十里。鄉勇并力衝擊。斃五十三。生擒二。君告諭居民。無不奮勉。殺賊二百餘。十二月。賊攻月城寨。斃賊無算。而堡子壠亦殺賊三十二。賊徐添德乃由渠縣趨礮洞門。軍功張岱等殺六十餘。賊欲爲久持計。因縱火焚其巢。殺二百餘。乃退。四年正月。賊繞烏木灘薄城。君約鄉勇三路進剿。以白布印義勝字。注名姓其上。賊望氣懼。由黃泥扁遁去。追殺二十餘。次日復殺執旗賊一。旗書黃將軍字。又獲賊目文添富林萬氏。磔之。賊越李家壠山。鄉勇出其背。斃二十餘。八日。徐添德從渠縣闖入圍城。三月。賊王登廷挾衆出山。殺賊四。是役也。賊自斃及墜澗死者四十餘。生擒一。拔出男婦三百餘。四月。賊衆由蚊蟲溪渡達河。鄉勇蹙之。鎗斃賊四。賊由涼風壠周家場連結。擊卻之。五月。賊包正洪與王光祖合。約萬五千人。往來靡定。六月。竄東嶽廟去城甚近。官兵殺

騎賊三。七月，賊張子聰包正洪黨復至，擊殺賊九。騎賊二，由鄰水而遁。自是連月堵禦，民力凋瘵。君設賑三月活九萬餘口。釐定規約，一歸遠方，被脅男婦資糧護送，一被脅歸業者，補入保甲。一歸業者，分別給與籽種，一散給口糧。責寨長約保，一被圍之戶遺產清查，居民由是帖然。五年正月，賊由墊江擾龍門寨，殺賊四十。賊或聚或散，跡頗詭祕。三月，賊二千窺永興場，及山梁寨，直趨東流橋，去城十里，勢益張。十四日，大隊由新寧竄入境，與徐萬富合。君率官兵進禦。十五日旦，君率外委王耀龍至城外東嶽廟，與賊相拒。君鼓衆進戰，殺賊數十。賊衆鄉勇不能支。君馬上發四矢，斃騎賊一，傷賊二。賊冒矢合圍，一賊以矛衝入，君拔腰刀擊之，賊傷。衆賊爭進，君力竭，死之。左巨指爲矛所折，身被八創。外委王耀龍及家丁差役皆死。先一日，廟中地忽生一蓮光，采甚耀，人以爲君之祥也。是日，賊屯王家壩，至十九日乃遁。然城所以不破者，君之功也。大吏上其事，奉旨禦賊陣亡之大竹縣知縣張位中、交部議卹。君當縣多事，時興利除弊，籌畫無遺。勸里甲互團練，諭鄉村修寨，遇警則親督戰。死者捐俸撫卹，平居勸民息訟耕作，以裕其食。著萬竹居詩一卷。父泰源，生員。祖成，舉人。曾祖麟，子一淳，諱，雲，騎尉。論曰：君生沃土，貌清曜書生也。乃馬上殺賊，衛民存城，得无所偉矣哉。

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傳

李廢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璣。乾隆壬戌進士。江西寧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

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蒼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廣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奏委署台州府知府奉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陞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已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已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埽元理漸漕持官兵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輾轉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廠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蒞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兵械相

攻撞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鬪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糗糧之費獨責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鬪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鬪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諾之愿人也視爲真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旣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譖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撫前二事指爲贓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惶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并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訶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歿寮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使者云故藩李公學彈經術才裕藩宣簡在天心惠孚民望歷宦卅載居閩五年先

綰郡符淳躋方伯持躬謹飭蒞事精勤抱慤依忠安良戢暴其平反疑獄固圉無冤禮士愛民窮黎存活
蒞漳時首械書役蠹風斂迹閩郡稱神其止息鬪爭則如龍溪縣屬之歸德堡鄒蘇滿巨族仇殺多年公
察知緣爭佔祠墓起訛親詣秉公勘斷兩造冰釋相安無事其禁戢萑苻則如漳屬九龍嶺扼要處所設
立堆房兵役防守商旅坦行土盜蔡可黃鐘在海伺刦勢漸鴟張公移行沿海廳縣嚴查口岸匪船逃竄
隨後督飭漳浦詔安等縣拏獲盜首所有議敘仍歸各屬不自居功此仁教最鉅傳頌至今其他善績不
能殫述詎意本年正月卸事身故部民同聲嗟悼雖荒村僻里婦人童子亦知歎惜公館臨終景況淒涼
不可言狀質衣買棺殮具儉陋零丁孤寡幾至停炊行道聞之莫不感泣省會士庶拈香拜靈者風馳雲
集汀漳憲轄人民咸爲設位弔祭誦經禮懾其抒哀思猶恨無以爲報伏念生而澤被閭閻歿而貧逾革
布義有必勸德無不酬林光天等泣號昊天若半途而失父母戶祝飲食宜百世以祀春秋在朝廷議禮
秩宗且俟馨香於名宦在草野報恩身後非同違禁之生祠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專祠以慰
輿情而存公義得旨允行之且諭曰斯民直道之公也祠今建於懷德坊鹽法道孫爾準素與李君善經
紀其喪君歿後家無以爲炊柩之歸也士居僚友頗多贍贈君之子亟尙幼幸以餽饘粥居於嘉興
評曰元在史館欲纂儒林文苑循吏三傳儒林甫脫稿俄奉使出都文苑循吏未之纂也李君之事既論
定上硃書使者奏中曰良吏洵榮褒也元故以良吏名此傳以貽史館之纂循吏者

次仲凌君傳

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焜，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竊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慎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之，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兀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賦》，見希有烏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成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授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寧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君謂禮儀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如鄉飲酒，此飲食之禮也。而有司徹祭畢飲酒，其例亦與之同。尸，卽鄉飲酒之賓也。侑，卽鄉飲酒之介也。主人獻尸，主人獻侑。主人受尸酢，卽鄉飲酒之主人獻賓酢。主人也。主人酬尸奠而不舉，卽鄉飲酒之主人。

酬賓奠而不舉也。旅酬無算爵。卽鄉飲酒之旅酬無算爵也。此異中之同也。有司徹獻戶獻侑及受戶酢。有豆籩牢俎七潛肉潛燔從諸節。鄉飲酒獻賓獻介及酢。主人但薦與俎而已。有司徹獻戶獻侑之禮。主人主婦上賓凡三獻。鄉飲酒但主人一獻而已。有司徹獻戶侑畢。復有獻長賓。主人自酢。及酬賓之儀。鄉飲酒但獻衆賓而已。有司徹旅酬使二人。舉觶于戶侑以發端。鄉飲酒但使一人舉觶于賓而已。有司徹無算爵。賓黨則用主酬賓之觶。主人黨則用兄弟後生所舉之觶。以發端。鄉飲酒則但使二人舉觶于賓與介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冠禮。冠畢禮賓以一獻之禮。鄉飲酒。鄉射明日息司正。特牲饋食禮祭畢獻賓。其例皆大約相同。而鄉射之同于鄉飲酒者。更無論也。又如聘禮之聘享覲。此賓客之禮也。而聘畢問卿而卿及士昏。禮納采納徵之屬。其例亦與之同。問卿授束帛。昏禮授雁。卽享禮之授璧也。問卿及昏禮納徵庭實用皮。卽享禮之庭實用皮也。昏禮使者禮畢。主人禮賓。卽聘禮之聘賓禮畢。主國之君禮賓也。面卿幣用束錦庭實用馬。卽私覲之幣用束錦庭實用馬也。聘賓面卿畢介面衆介面。卽聘賓之私覲畢介覲衆介覲也。此異中之同也。聘用圭。享用璧。面卿及昏禮無授玉之事。但用束帛及雁。如享禮而已。聘禮聘賓至。昏禮使者至。皆設几筵。問卿賓及廟門不几筵。但擯者請命而已。聘禮旣享未覲之際。則禮賓問卿畢不償。但行面卿之禮而已。聘禮禮賓侑醴以幣。昏禮禮賓但酌醴禮之而已。聘享聘賓。主國之君皆皮弁服。有襲裼之殊。問卿聘賓。主人但朝服。昏禮使者。主人但元端而已。聘禮受玉于中堂。與

東楹之間。問卿則受幣于堂中。西昏禮則受雁于楹間而已。此同中之異也。推之于士相見禮及聘禮。郊勞致館歸饔餼。其例皆大約相同。而聘禮之同于覲禮者更無論也。是故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不同也。而其爲獻酢。酬旅酬無算爵之例。則同也。聘禮覲禮不同也。而其爲郊勞執玉行享庭實之例。則同也。特牲饋食少牢饋食不同也。而其爲尸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祭畢飲酒之例。則同也。鄉射大射不同也。而其爲司射誘射。初射不釋獲。再射釋獲。飲不勝者三射以樂節射。飲不勝者之例。則同也。不會通其例。一以貫之。祇厭其膠葛重複而已耳。烏覩所謂經緯塗徑者哉。於是區爲八類。曰通例。上下二卷。曰飲食之例。上中下三卷。曰賓客之例。一卷。曰射例。一卷。曰變例。一卷。曰祭例。上下二卷。曰器服之例。上下二卷。曰雜例。一卷。共爲卷十三。至于弟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不別立宮室之例者。宋李氏如圭等已詳故也。君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接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復禮上曰。夫人之所受於天者性也。性之所固有者善也。所以復其善者學也。所以貫其學者禮也。是故聖人之道一禮而已矣。孟子曰。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皆吾性之所固有者也。聖人知其然。

也，因父子之道，而制爲士冠之禮。因君臣之道，而制爲聘覲之禮。因夫婦之道，而制爲士昏之禮。因長幼之道，而制爲鄉飲酒之禮。因朋友之道，而制爲士相見之禮。自元子以至於庶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禮之外，別無所謂學也。夫性具於生初，而情則緣性而有者也。性本至中，而情則不能無過不及之偏。非禮以節之，則何以復其性焉？父子當親也，君臣當義也，夫婦當別也，長幼當序也，朋友當信也。五者根於性者也，所謂人倫也。而其所以親之義、之別之序、之信之，則必由乎情以達焉者也。非禮以節之，則過者或溢於情，而不及者則漠焉遇之。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其中節也，非自能中節也，必有禮以節之。故曰非禮何以復其性焉？是故知父子之當親也，則爲醴醮祝字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冠可賅也。而於士冠焉始之，知君臣之當義也，則爲堂廉拜稽之文以達焉。其禮非聘覲可賅也。而於聘覲焉始之，知夫婦之當別也，則爲笄次帨鑿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昏可賅也。而於士昏焉始之，知長幼之當序也，則爲盥洗酬酢之文以達焉。其禮非鄉飲酒可賅也。而於鄉飲酒焉始之，知朋友之當信也，則爲雉腒奠授之文以達焉。其禮非士相見可賅也。而於士相見焉始之，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事蓋不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即其大者而推之，而百行舉不外乎是矣。其篇亦不僅士冠聘覲士昏鄉飲酒士相見也。即其存者而推之，而五禮舉不外乎是矣。良金之在升也，非稟氏之模范不能爲量焉。良材之在山也，非輪人之規矩不能爲車焉。禮之於性也，亦猶是而已矣。如曰含禮而可以復性也。

是金之爲量不必待模範也材之爲車不必待規矩也如曰舍禮而可以復性也必如釋氏之幽深微渺而後可若猶是聖人之道也則舍禮奚由哉蓋性至隱也而禮則見焉者也性至微也而禮則顯焉者也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三代盛王之時上以禮爲教也下以禮爲學也君子學士冠之禮自三加以至於受體而父子之親油然矣學聘覲之禮自受玉以至於親勞而君臣之義秩然矣學士昏之禮自親迎以至於徹饌成禮而夫婦之別判然矣學鄉飲酒之禮自始獻以至於無算爵而長幼之序井然矣學士相見之禮自初見執贊以至於既見還贊而朋友之信昭然矣蓋至天下無一人不囿於禮無一事不依於禮循循焉日以復其性於禮而不自知也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夫其所謂教者禮也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復禮中曰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此仁與義不易之解也又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道與德不易之解也不必舍此而別求新說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仁而已矣凡天屬之親則親之從其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亦有非天屬之親而其人爲賢者則尊之從其宜也故曰義者宜也尊賢爲大以喪服之制論之昆弟親也從父昆弟則次之從祖昆弟又次之故昆弟之服則疏衰裳齊期從父

昆弟之服則大功布衰裳九月從祖昆弟之服則小功布衰裳五月所謂親親之殺也以鄉飲酒之制論之其賓賢也其介則次之其衆賓又次之故獻賓則分階其俎用肩獻介則共階其俎用肫脰獻衆賓則其長升受有薦而無俎所謂尊賢之等也皆聖人所制之禮也故曰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親親之殺仁中之義也尊賢之等義中之義也是故義因仁而後生禮因義而後生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禮運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郊特牲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董子曰漸民以仁靡民以義節民以禮然則禮也者所以制仁義之中也故至親可以揜義而大義亦可以滅親後儒不知往往於仁外求義復於義外求禮是不識仁且不識義矣烏覩先王制禮之大原哉是故以昆弟之服服從父昆弟從祖昆弟以獻介獻賓則謂之過以從祖昆弟從父昆弟之服服昆弟以獻介獻衆賓之禮獻賓則謂之不及蓋聖人制之而執其中君子行之而協于中庶幾無過不及之差焉夫聖人之制禮也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皆爲斯人所共由故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天下之達道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道者則杳渺而不可憑矣而君子之行禮也本之知仁勇三者皆爲斯人所同得故曰德者得也天下之達德是也若舍禮而別求所謂德者則虛懸而無所薄矣蓋道無跡也必緣禮而著見而制禮者以之德無象也必藉禮爲依歸而行禮者以之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是故禮也者不獨大經大法悉本夫天命民彝而出

之，卽一器數之微，一儀節之細，莫不各有精義彌綸於其間。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也。格物者，格此也。禮器一篇，皆格物之學也。若泛指天下之物，有終身不能盡識者矣。蓋必先習其器數儀節，然後知禮之原於性，所謂致知也。知其原於性，然後行之出於誠，所謂誠意也。若舍禮而言誠意，則正心不當在誠意之後矣。記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又曰：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卽就仁義而申言之。曰：禮所生也。是道實禮也。然則修身爲本者，禮而已矣。蓋修身爲平天下之本，而禮又爲修身之本也。後儒置子思之言不問，乃別求所謂仁義道德者，於禮則視爲末務，而臨時以一理衡量之，則所言所行不失其中者鮮矣。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此之謂也。復禮下曰：聖人之道，至平且易也。論語記孔子之言備矣。但恆言禮，未嘗一言及理也。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彼釋氏者，流言心言性，極於幽深微妙，適成其爲賢知之過。聖人之道不如是也。其所以節心者，禮焉爾。不遠尋夫天地之先也。其所以節性者，亦禮焉爾。不侈談夫理氣之辨也。是故冠昏飲射，有事可循也。揖讓升降，有儀可按也。豆籩鼎俎，有物可稽也。使天下之人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秀者有所憑而入於善，頑者有所檢束而不敢爲惡。上者陶淑而底於成，下者亦漸漬而可以勉而至聖人之道。所以萬世不易者，此也。聖人之道，所以別於異端者，亦此也。後儒熟聞夫釋氏之言，心言性，極其幽深微妙也，往往怖之愧聖人之道，以爲弗如。於是竊取其理氣

之說而小變之，以鑿聖人之遺言。曰吾聖人固已有此幽深微妙之一境也。復從而闢之。曰彼之以心爲性，不如我之以理爲性也。嗚呼，以是爲尊聖人之道，而不知適所以小聖人也。以是爲闢異端，而不知陰入於異端也。誠如是也。吾聖人之於彼教，僅如彼教性相之不同而已矣。烏足大異乎？彼教哉！儒釋之五援，實始於此矣。詩曰：鷙飛戾天，魚躍于淵。說者以爲喻惡人遠去，民得其所。卽中庸引而伸之，亦不過謂聖人之德，明著於天地而已。曷嘗有化機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說者以爲感嘆時往不可復追，卽孟子推而極之，亦不過謂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而已。曷嘗有悟境也。蓋聖人之言淺求之，其義顯然。此所以無過不及爲萬世不易之經也。深求之，流入於幽深微妙，則爲賢知之過，以爭勝於異端而已矣。何也？聖人之道，本乎禮而言者也。實有所見也。異端之道，外乎禮而言者也，空無所依也。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人舍禮，無以爲教也。賢人舍禮，無以爲學也。詩書博文也，執禮約禮也。孔子所雅言者也。仁者行之盛也。孔子所罕言者也。顏淵大賢，具體而微。其問仁與孔子告之爲仁者，惟禮焉爾。仁不能舍禮，但求諸理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文章詩書執禮也。性與天道，非不可得而聞，卽具於詩書執禮之中，不能託諸空言也。夫仁根於性，而視聽言動，則生於情者也。聖人不求諸理而求諸禮，蓋求諸理必至於師心，求諸禮始可以復

性也。顏淵見道之高堅前後，幾於杳渺而不可憑。迨至博文約禮，然後曰如有所立，卓爾卽立於禮之立也。故曰：不學禮無以立。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也。其言之明顯如此。後儒不察，乃舍禮而論立，縱極幽深微妙，皆釋氏之學非聖學也。顏子由學禮而後有所立，於是馴而致之，其心三月不違仁。其所以不違者，復其性也。其所以復性者，復於禮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夫論語聖人之遺書也，說聖人之遺書，必欲舍其所恆言之禮，而事事附會於其所未言之理，是果聖人之意邪？後儒之學，或出釋氏，故謂其言之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然，聖學禮也，不云理也。其道正相反，何近而亂真之有哉？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澤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二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卽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卽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亿，仕促仁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歿病卒，年五十有五。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卽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臥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內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恆在樓上，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瘧，以七月二十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君於易本有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

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相例？丁父憂後，乃徧求說易之書閱之，撰述成帙。甲子後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擬撰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憾，病瘳，誓於先聖先師，盡屏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悟得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旁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此變通不窮者也。或初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能變而通之，仍大中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畜二之豫、五之姤、二之復、五之復，初不能應，姤初則能應。小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之豐、五之渙、二之豐，上不能應，渙上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所謂時行也。比例之義，出於相錯。如噬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无妄。故噬之噬肩，即噬嗑之噬肩。坎三之離上成豐，噬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即離之日中，即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即需也。歸妹四之漸初，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之比例也。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離孤樓易學三書。

共四十卷。君易學既成，數年中有隨筆記錄之書，編次之得二十卷。曰易餘篇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取入三書外，多有所餘，復錄而存之，得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一簿，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君之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號咷密雲，蹤跡甚顯。蒺藜樽酒，假借可據。如郭守敬之以實測得天行也。既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之家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君又著六經補疏說曰：說漢易者，每屏王弼之說，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他如讀彭爲旁，借雍爲壅，通孚爲浮，而訓爲務躁，解斯爲斷，而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尙未遠於馬鄭諸儒。惟貌爲高簡，故疏者視爲空論耳。因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說尙書者，多以孔傳爲僞，然堯典以下至秦誓，其篇固不僞也。卽魏晉人作傳，亦何不可存。因舉其說之善者，如金縢我之不辟，訓辟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而稱成王之命，皆非馬鄭所能及。作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鄭義有異，同然正義往往雜鄭於毛，比毛於鄭，而聲音訓詁疏略亦多。因撰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且揚其詞而暢衍之。與孟子之說大悖，預爲司馬懿女婿，目見成濟之事，將有以爲昭飾，且有以爲懿師飾，卽用以爲己飾。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萬氏充宗斥左氏之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杜氏之失，然未有摘其姦而發其覆者。撰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謂禮以時爲大蔽，千萬世制禮之

法而訓詁名物亦所宜究。撰禮記鄭氏注補疏三卷。論語一書所以發明伏羲文王周公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闡發最詳最鬯。論語一書之中參伍錯綜引申觸類其互相發明者亦與易例同。撰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君游浙因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歸揚州。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君又仿東原戴氏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君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君錄當世通儒說尙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君思深悟銳尤精於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鱗複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辛楣先生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於錢辛楣先生。論七政諸輪。辛楣先生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二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與吳

縣李君尙之歛汪君孝嬰商論算學是時李仁卿秦道古之書兩君未之見也乙卯君在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急寄尙之尙之爲之疏通證明君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因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尙之敍云此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餘蘊自李欒城郭邢臺之後爲此學者未如此妙也又教子琥曰李欒城之學余旣撰天元一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涬黯默余得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負開方法因作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負開方法推算之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詳示琥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君喜曰得此而演段可以讀矣卽命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且曰可附里堂學算記之末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寧之且曰田山蘿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渢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

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卽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卽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冢宰，見君易學，敍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在三畫舊通靈。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

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誌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家，曷可遺也。

李尚之傳

李銳，字尚之一字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綫之學，古算術至唐以後，幾於亡，明泰西利瑪竇入中國，有幾何原本一書，徐光啟、李之藻之徒，從而演繹之，周官保氏九章之遺法，不能燭照數計也。李之藻同文算指，以西術易九章盈虧方程之說，梅

宣城定九謂非利氏本意蓋中西術其理則同而立法則異三率比例較古法方田粟米差分爲密而少廣爲西法所無是略而不備矣宣城梅氏近世推絕學以梅氏智計豈有不知古法與西法不同者第囿於西術而九章算經諸書皆未之見所見者惟周髀勾股之法雖欲深求古術然苦無古籍出於意測耳李君起而振之力求古學王孝通緝古算經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君與陽城張君古餘共著細草詳論二十術而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矣又於同邑顧君千里得秦九韶九章算經乃窮究天元一術論其法與借根方不同於是郭守敬李治之說始明知唐順之顧應祥之書甚無謂也君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歷見於洪範歷學乃致治之要爲政之本通典通考置而不錄不亦儻乎因著歷法通考其書體例大略以顓頊夏殷六歷久矣隕亡記載咸缺太初術本之殷歷立法疎闊三統術雖推法較密然亦用太初四年增一日之術是四分術無異於太初也故斷自三統術始至國朝之樞圓法止唐瞿曇悉達九執歷宋荆執禮會天歷史志佚其法乃於開元占經寶祐四年會天歷中求其術而爲之說焉惜未成書惟三統術注四分術注乾象術注奉元術注占天術注日法朔餘強弱考六科而已又有召誥日名考方程新術草勾股算術細草弧矢算術細草開方說皆藏於家君天稟高明潛心經史以唐宋人詩文爲雕蟲小技不足觀也然工四書之文家居教學從游者多登第君則屢不得中且蘭草未徵白炊頻夢行自傷得咯血疾戚戚少歡悰猶復靜心調攝力疾著書卒以此歿矣元昔在浙延君至西

湖校禮記正義。予所輯疇人傳亦與君共商榷。君之力爲多。嘉慶二十三年夏江君子屏來嶺表。謂予曰。尙之歿矣。并述陽城張君之言云。元朱世傑四元玉鑑。雖用天元一術。然菱草形正負之法。猝讀難通。因寄尙之。俾爲推究。二十一年演成數段。寄至豫章。尋根推密。極爲精審。越兩月而凶問至。良可哀也。四元玉鑑。乃予藏本錄以贈張君者。惜乎李君細草未成。遂無能讀是書者矣。君之子繼淑。書來求作傳。書中于君之世系行事及生卒年月不具。但云終於六月而已。今與江君共論之。姑舉所知者而爲之傳。君中年無子。以兄之子繼淑爲子。及三娶薛氏。始生一子。今尙在襁褓中也。悲夫。

碑經室二集卷五

嚴忍公子餐方貽傳

錢塘嚴杰通經術。余詰經精舍翹材生也。爲忍公先生之八世孫。子餐先生之七世孫。方貽先生之六世姪孫。生以其家狀請爲傳。遂合傳之曰。

嚴武順字忍公。明餘杭人。父大紀。嘉靖乙未進士。官太常寺正卿。公補增生。入南京國子監。生而穎異。七歲爲詠蟲詩。輒驚人。及壯與兄調御弟勅相師爲學。海內稱三嚴先生。武順學以正誼明道爲宗。尤究心於經世之務。諸史傳志。得失成敗。制度沿革。靡不通其源委。善古文、詩、詞、篆、隸、行草。亦善鑒別尊彝書畫。生平坦直。勇於赴人之急。守己嚴義利之辨。動以古人爲師。所著有古秋堂詩文集十二卷。鑑閣集四卷。讀史質疑二十卷。子沈。

沈字子餐。幼讀書。以孝聞。爲詩古文。浸沈六經史漢。爲西泠十子之冠。善射。命中無虛發。順治十二年進士。改庶吉士。御試第一。十三年。帝諭吏部庶吉士教習已一年。授爲科道。果有忠言讜論。始不負所學。沈授兵科給事中。沈疏言。臣蒙恩簡庶常。特授言職。正矢忠報效之日。伏念皇上側席焦勞。求治甚切。而諸臣習爲故常。因循諉卸。積弊不除。六部大臣。總司政紀。近遇大政會議。皆借端推諉。稽時廢事。請以後事

在某部滿漢堂官先盡心參酌詳列上陳勅下廷議可否裁定請旨卽關地方利病亦不得輒諉督撫查議致延時日而卸職任至諸臣條奏因時變通豈無足錄亦當虛公酌量不得執泥成規止以無庸再議塞進言路得旨所言是嚴沈可謂不負作養所疏議行旋歷吏科戶科刑科禮科給事中太僕寺少卿僉都御史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沈在臺省先後疏言各省皆有經制額兵又諸路遣滿兵駐防互爲犄角今遇警卽請禁兵以致勞師靡餉宜專責成各督撫提鎮標兵精加選練與駐防兵同心協勦不得專藉請援自疎職守各省廢并宜令回籍不得仍留舊地蓄丁製械南北水驛不得借起運官物名色橫索牽夫攔截鄉民充夫解役僉解逃人途次強住民房需索構釁請嚴行禁止立限鋪遞刊榜懸示戶部各差回部例應考核再准掣差今往往惜掛欠之名遲年餘未考核者宜立限製差堂官親註冊督撫請告理宜候代乃具疏後閉門養安曠廢數月宜嚴申飭吏部文選考功二司宜擇有才望者調用皆議行十三年疏云大軍進征湖廣川湖總督不能兼制請專設四川總督從之十月授倉場侍郎公試士以公明著康熙丁酉江南科場舞弊各省舉人皆覆試惟公所主山東試奉旨不必覆試己未詔舉鴻博科朱彝尊方象瑛魏禧皆公所薦舉也十七年卒於官所著有北行日錄二卷皋園詩文集四卷奏疏十二卷子曾集

曾集字方貽早傳家學才識超越善行楷書康熙三年進士由庶吉士授廣西道御史十一年補河南道

御史在臺疏言刑部民命每奉有所擬太重尙輕之旨卽此類推凡六部各案事同罰異引例不當者更多地方利病下部題覆者動稱毋庸再議大抵滿漢司員多而意見不一始則議論參差繼且因循推諉及限期既迫草率具奏請嚴申飭督撫保舉貢監吏員異途出身人請詳列居官政績聽部察議庶庸流不致冒濫皆議行十二年以父任僉都御史迴避十七年丁父憂二十一年補江南道御史二十八年補右參議尋轉遷鴻臚寺卿三十年遷通政使十月遷太僕寺卿三十一年遷副都御史三十六年授兵部右侍郎三十九年卒於官公廉謹自厲居官無所儲歿之夕幾無以爲殮有詩文集四卷

順昌縣訓導伊君墓表

君諱應聚字文起號清泉爲商阿衡之苗裔世居汴州陳留陳留有古莘城唐末諱顯者入閩至寧化焉二十世至清泉君君明諸生君生明季入本朝由生員歲貢入成均選順昌縣訓導時值耿逆之變有僞劉將軍者擾郡縣劫君使從逆君誓死不爲動笞榜極苦卒不能屈以免於難康熙中年天下無事有司舉賓筵之典君三爲鄉飲正賓卒於康熙辛卯十月二十有六日年八十有三葬城西謝家科娶陰宜人管宜人子爲臯爲臯生經邦縣學生經邦生朝棟乾隆己丑進士刑部安徽司主事官至光祿寺正卿贈貢君奉政大夫又數十年朝棟子秉綬復以己酉進士刑部郎知揚州府事於戲君以校官值變守正不屈大節如此卓然傳矣細行雖不書可也

瑞州府學教授浦亭阮公墓表

公姓阮。諱湖。字少川。號浦亭。先世系出晉陳留阮瑀。瑀後遷巴陵。宋名子宗者。始遷新建。名達者。宋承事郎。名宣。名簡者。皆宋進士。簡官祕書省校書郎。簡七世孫子升。徙忠孝鄉之竹山。又八世爲公曾祖士藻。續學不仕。祖嗣中。縣學生。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知河南通許縣。擢湖北黃州府同知。有惠政。公幼聰穎。善屬文。試輒高等。以第一人補廩膳生。壬子中式副榜。就教諭職。歷署餘干縣學教諭。廣信瑞州府學教授。所至以造士爲己任。慮民間孝節爲吏所壅。乃親諭各鄉舉報之。餘干之俗。奸民貸錢於生監之富者。不遂。輒摭事訟之。學公曰。生果惡。當訟之。縣令訟之。學圖傳訊洩忿耳。擲其詞。俗乃變。廣郡旱。隨知府集紳士減價糶穀。民以安。公子爲遲。及兄子爲暄。爲昆。爲景等。皆先於公中式舉人。公以甲子科始中式舉人。乙丑會試不第。閏六月五日卒于京師。年六十。歸葬於新建。公性孝弟。母丁宜人疾。侍藥衣不解帶。父卒於官致哀毀。扶柩歸。佯病三年。卜葬地北極西山。南至瑞河。足跡遍百里。跋涉寒暑。蓋其慎也。新建阮氏族譜無專書。公明世系。辨昭穆。支分而總輯之。譜成。曰松湖族譜。告之祖考。構屋於省城。爲試館。名曰雲溪別墅。後堂祀同知公。象曰念德堂。子孫應試者。咸居讀焉。子姪讀書者。公終年約之在塾。戒毋外遊。毋習浮靡。書馬伏波誠兄子書于座右。其視諸兄之子猶子也。嘗語人曰。吾不愛兒子。是秦越吾兄也。且自吾父吾祖視之。皆孫也。疎之。非祖父志也。誠子弟曰。爾曹勿營私。吾兄弟蒙祖父澤。只知有骨肉。不知

有財利皆名言也。竹山阮氏無祖祠。公度地與工構祠堂甚宏敞。祀始祖始遷祖于寢室。各房小宗以次祔於東西廳事。復立四室分祀儒學宦績孝義文藝。置田五十畝爲奉祭祀課子弟讀書之用。祠右半畝園建雲溪書院爲子姓讀書地。名其軒曰靜軒。取濂溪主靜之意。撰鏡心銘質二銘。揭于東西廂。諸遠祖墓皆立碑。時修飭之輯高祖以上遺文。及曾祖老閒居士詩古文。祖六閒子集等編爲阮氏流芳集。老閒居士舊殯于宅前琉璃岡。公于其地建祠專祀曾祖父三世。統名曰司馬祠。又於父皇封岡墓建廬十餘楹爲展墓止宿之所。事諸兄盡弟道。手足相依。雖白首如童時所著有古今體詩餘千吟等集十八卷。病于京邸。猶作文雉賦以見志。妻唐孺人生爲遲。嘉慶戊午舉人。揀選知縣。繼妻劉孺人生爲昇。爲昺。皆幼讀書。孫一孺。僑爲遲子也。公蒙先業。飭祠墓奉祭祀修譜牒教子姪讀書皆有成。可謂孝義矣。偶爲校官。輒盡其職。使治民當若何然。觀其諸所設施厚矣。後之子姓當更有大其宗者。

吾阮氏明季自淮安遷揚州。明初自江西清江遷淮安。溯其始則自陳留阮瑀後遷湖廣巴陵。宋由巴陵遷新建。復遷清江。雖元明兩遷。譜系失考。不可妄續之。然新建阮氏固吾宗也。嘉慶十年冬。同姓孝廉爲遲奉其考浦亭公柩過揚州。相弔焉。明年孝廉以公狀來乞銘。元方居憂不爲韻語。十二年再祥。乃寄文表其墓如右。

翰林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旣堂墓志銘

連使沈公，諱業富，字旣堂。元代由吳興徙高郵。明代遷貴州普安官。河南按察副使奕琛者，復歸高郵。曾祖弼，官廣東高州府知府，遷儀徵。祖父封，遷江寧。父之亮，徙揚州府城。公猶以高郵通籍。祖父皆贈如公官。公幼穎異，好學，雷學使歛始拔之。年二十二，舉于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有謂公早達爲倖者。里巷擊柝者曰：「吾每當子夜風雪時，過沈氏書樓，未嘗不聞讀書聲，何倖也！」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制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爲盛。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掌院劉文正公曰：「纂書之勤，無如君者。」欲留公京秩，未果。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告尤盡職。己丑大水，城野成巨浸。公隨布政司坐洛盆，經行鄉落。公曰：「太平昔年賑多者三四萬口，今非五十萬口不可。」賑乃大行。當塗縣大官圩決，公夜半至，見遠邨肆奪火光，銃聲不絕。公自爲密札十下，各官圩勦富家糶濟。行總督聞之，下其法于他郡。辛卯秋，泗州水撫部裴公知公賢，檄治其賑。公釐戶口之弊，民受其惠。乙未旱，禱雨無應，爲文哭祀社稷木主，卒得雨。庚寅大疫，設藥局瘡局，絕葷祈禳，民乃寧。前後課各邑種柳數百萬株，官路綠陰相接成幄。督理暴露十餘萬棺，有一邨同時舉數百棺，前明之棺尚在者，民始而譁及。

見其親之骨感泣曰非府君教督不至此戊子割辦妖妄案起羽檄紛馳捕搜徧各郡獨太平不獲一人有誣者立出之上司責公公曰本無奸易捕焉蕪湖有兄弟訟者公察其詞出一手杖主訟者兄弟悔悟友善如初當塗有師弟互以陰事訐者公取火盆置案前卷盈尺遽火之曰爾等詞必有稟可上控曰郡守焚案不汝斬也師弟皆泣訟乃息貴池有以墓地訟于部者塵案山積公夜視舊牘得成化二十一年閏四月官契公謂愚民安知閏檢明史七卿表得是年閏四月文遂據以定其讞公治郡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公曰求之得可恥也不得更可恥也逮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純皇帝所特簡也河東鹽池受淡水歉產商運蒙古鹽多勞費及鹽盛產而弊益多商益乏公曰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奸商棄瘠據肥一也費浮地遠火擾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鬪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洎乾隆六十年後廢商運蒙古鹽內侵嘉慶十一年復舊制皆如公所預燭者公所蒞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運司署西隙地仿鄉場號舍立四十舍月課諸生才人黃景仁歿于山西公署公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海內高其義事母以孝聞在晉甫一年以母老宜奉歸請終養撫部不許固請乃許之俄而湖北陸撫部有凡官親老者勒令終養之議撫部曰非一月前入奏今無以對子矣公曰但得終養卽勒歸無憾也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溼

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公子在廷以十三年某月干支葬公于某山之原配鄭淑人祔焉子一在廷癸卯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工部郎中裴正文孫二勤增太學生員次勤埴元昔以長女荃字之余女殫勤埴亦未冠卒公與先大夫友善且爲姻家故公子屬元爲銘銘曰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勤于從政飽民之饑療民之病以吏斷獄以道出令苦鹽旣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溫清旣享其壽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謚僉許曰正

默齋張君誄

詁經精舍生烏程張鑑通經博覽善詩古文佐予書記者有年矣嘉慶十一年丁父憂十二年秋述其父之言行以示予予謂立言爲三不朽之一禮蔑一言可知其賢今張君之言善是宜傳而爲之誄也君諱德奎字聚東號默齋國子監生父元熙爲長生會育嬰堂諸善舉君繼之勿替每出遊閒月一歸鐙下爲鑑講柳州小記馬伏波誠兄子書韓昌黎寄符城南讀書詩談古今忠孝事至漏三下不止嘗訓鑑曰凡人爲忠孝事不獨身名俱泰卽祖若父亦蒙其榮否則里閭恥談其姓氏而行路之人唾棄之故心術不可不謹也又曰爲善之大小有不同其存乎心者則一余生平不自知其善與否然未嘗爲惡昔范孟博臨終與子訣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吾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此雖有激之言終與聖人樂善

之旨有閒汝宜思之君以同學計魚計學行淵雅命鑑從之學學或不進卽怒之嘉慶辛酉鑑選拔貢生從諸城劉侍郎入都君教之曰此行遇合有命任事不可不謹汝身安則我心安矣鑑試畢旋里予招入幕君教之曰食焉勿怠其事汝勉旃甲子鑑中副榜舉人十一年從予在揚州冬君病鑑奔歸得順風一晝夜行四百里抵家治湯藥逾數日乃歿年七十有八著八詠樓吟草四卷君善醫著桐雷歌訣二卷誄曰

惟忠與孝祖父榮聖賢樂善有令名嗚呼張君言之而能行

知不足齋鮑君傳

乾隆三十八年高宗純皇帝詔開四庫館采訪天下遺書歙縣學生鮑君廷博集其家所藏書六百餘種命其子仁和縣監生士恭由浙江進呈旣著錄矣復奉詔還其原書其書內唐闕史及武經總要皆聖製詩題之皇上御製內府知不足齋詩云齋名沿鮑氏闕史御題詩集書若不足千文以序推注云齋額沿杭城鮑氏藏書室名乾隆辛卯壬辰詔采天下遺書鮑士恭所獻最爲精夥內唐闕史一書曾經奎藻題詠嗣後其家刊刻知不足齋叢書以唐闕史冠冊用周興嗣千文以次排編每集八冊今已十八九集可爲好事之家矣嘉慶十八年方公受疇巡撫浙江奉上問鮑氏叢書續刊何種方公以續刊之第二十六集進奉上諭生員鮑廷博於乾隆年間恭進書籍其藏書之知不足齋仰蒙高宗純皇帝寵以詩章朕於

幾暇亦曾加題詠茲復據浙江巡撫方受疇代進所刻知不足齋叢書第二十六集鮑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績學老而不倦著加恩賞給舉人俾其世衍書香廣刊祕籍亦藝林之勝事也元按君字以文號滌飲世爲歛人父思詡居于浙娶于胡胡卒又娶於仁和顧生君君幼而聰敏事大父能孝念父遊四方恆以孫代子職得大父歡大父卒既葬君父攜家居杭州君事父又以孝聞以父性嗜讀書乃力購前人書以爲歡旣久而所得書益多且精遂袁然爲大藏書家自乾隆進書後蒙御賜古今圖書集成伊犁得勝圖金川圖四十五年南巡狩迎鑾獻頌蒙賜大綬二疋疊膺兩朝異數褒獎彌隆君以進書受知名聞當世謂諸生無可報稱乃多刻所藏古書善本公諸海內至嘉慶十八年年八十有六所刻書至二十七集未竣而君以十九年秋卒遺命子士恭繼志續刊無負天語之褒君勤學耽吟不求仕進天趣清遠嘗作夕陽詩甚工世盛傳之呼之爲鮑夕陽元在浙常常見君從君訪問古籍凡某書美惡所在意旨所在見于某代某家目錄經幾家收藏幾次鈔葉真僞若何校誤若何無不矢口而出問難不竭古人云讀書破萬卷君所讀破者奚翅數萬卷哉

武進臧布衣傳

布衣姓臧名繼宏字世景晚號厚菴先世山東東莞人遷浙江長興復遷江南武進曾祖琳祖晉父兆魁幼貧困失學冬寒無厚服日得四五錢以爲食及長助人理業誠謹勤篤稍能自給乃力舉先代五殯卜

葬。孺慕以終其身。族之無嗣者繼之。寡者贍之。孤女嫁之。負貨者代償之。嘗旅行遇虎。見覆舟。皆無懼色。蓋有以自恃也。生子四。鏞堂。鰣堂。禮堂。峴堂。卒于嘉慶元年。春秋六十有九。布衣殆敦孝友篤行于鄉里者歟。然而布衣之曾祖玉林先生。經學大儒也。學與太原閻百詩徵君齊。徵君稱爲隱德君子。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尙書集解一百二十四卷。大學考異二卷。知人編三卷。困學鈔十八卷。水經注纂三卷。皆未傳于世。布衣篋藏之。不失片紙。命其子鏞堂。禮堂。從餘姚盧召弓學士遊。勗以經術。不期以科名。遂通九經三史。尤明小學。乃命啓其篋。校錄之。曰。四世相傳之業。勿自我而墜。足慰先人于地下矣。嘉定錢辛楣少詹事金壇段若膺大令。見之歎曰。此漢唐儒者之學。不刊之書也。然則非布衣能守先緒。啓後學。不及此。吾是以論而著之。

孫頤谷侍御史傳

孫君名志祖。字詒穀。字或作頤谷。號約齋。仁和人。乾隆丙子舉人。丙戌二甲進士。分刑部。補山東司主事。由員外郎陞雲南司郎中。欽差通州坐糧廳。擢江南道監察御史。乞養父母歸里。復少宦情不復出。以著書爲事。嘉慶六年掌紮陽書院教。二月二十九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侍御性孝友。雅近和平。生而穎悟過人。得毛西河全集。鐙下讀之。不寐累夕。凡讀經史。必求釋其疑。而後已。同時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張儀亮諸君子。皆相與質難。以益所學。以解經見重於督學汀州雷公。補附學生。其舉于鄉也。禮部侍郎武

進莊公策問李鼎祚周易集解。惟侍御對最詳。其以第六名中式禮部也。工部尚書新建裴公試詩黍稷與與文。惟侍御以黍稷分比數典不紊。凡此皆稽古之力。無所愧于科名。任刑部時。于庶獄必察至再三。精覈與其治經史同管糧務。革陋規。以公治之。軍民稱便。居族黨重然諾。施予無德色。嘗云。但願一生常助人。不至求人助。亦幸矣。侍御幼寡嬉戲所樂讀書而已。羣經文選成誦易而熟精其理。似素所習者。卒之前歲。病中夢金碧樓殿。榜字非民間所有。又夢見故友趙鹿泉先生。握手曰。來日苦少。豈非天性和正。讀書多而爲政舉。吳越間固多靈氣。其生也有所秉。其死也有所歸歟。侍御所著書有家語疏證六卷。謂王肅作僞難。鄭誣聖背經。旣作聖證論以攻康成。又僞撰家語飾其說以欺世。因博集羣書。凡肅所剽竊者。皆疏通證明之。如鞠盜之獲真藏也。其有功于鄭氏似孫叔然文選考異四卷。據潘稼堂何義門諸校本。參稽衆說。仿朱子韓文考異之例。以正俗本之誤。文選注補正四卷。仿吳師道校國策之例。輯前賢評論及明輩商榷之說。以補李注所未及。又輯風俗通逸文一卷。又補正姚之驥輯謝承後漢書五卷。讀書脞錄七卷。考論經子襍家折中精詳。實事求是。不爲鑿空武斷之論。慤然如其爲人。又謂孔叢子亦王肅僞托。其小爾雅乃肅借古書以自文。作疏證辨其妄。惜未成書。又脞錄續篇亦未成。侍御無子。以兄景曾子同元爲後。同元好學能文。得侍御教。傳其家法。

四川廣安州知州阮君墓表

君諱和，字煦初，江西新建人。系出晉陳留阮瑀，自陳留徙巴陵，宋徙新建松湖鎮，明遷竹山鎮。父龍光，乾隆庚午舉人，官通許縣知縣，擢黃州府同知，有循聲。君讀書有才略，少隨父任習民事。甲午遵川運例，爲知州，試用之四川。丙申署天全州印，又署會理州印。會理居蜀邊，夷獠雜處，土司譖悍，互吞并。君以德感之，皆帖服。丁父憂去官，民哭之，爲立碑。辛丑服闋，仍赴川，署天全州事。調署雅州府軍糧同知，統轄漢土官兵，兼爐關稅務，綏理番夷藏驛，事皆無誤。癸卯實授廣安州知州，甫下車，卽革搶穫移屍諸惡俗，州城多傾圮，君捐俸倡修之。東南隅當渠水衝，以石隄捍之，城中少水。君浚塘注水，以濟火災，倉穀書院次第經營，屢決大獄，無冤繩者。癸丑調署汶川縣事，又署雲陽縣事。雲陽多險灘廟，廟溉東陽尤甚，舟行易溺。岩盤石平之。嘉慶丙辰，大寧邪賊起廣安，民日夜望君回。總督亦以川東北緊要，檄君回廣安。九月，達州邪教王三槐等倡亂，往來鄰界。君獻議大帥曰：「達州邪匪勞動王師，川東北民受害已不小。茲復竄擾嘉陵江以西東鄉、太平等處，賊聚黨橫行，隘口水次，更須嚴防。」卑州境內現設寨八十四座，大寨約三五千戶，小寨五七百戶及千餘戶不等。卑職傳諭各寨首領，聯五六寨爲一團，同團以二十里爲度，按戶挑壯丁一名，每月操鎗一次。如有賊圍攻，彼此互援，辦理已有成局。又古制寓兵於農，今似可仿行。查卑州額征糧五千餘石，按糧一石二斗，僱募健勇一名，每名全年酌給工價鹽菜錢二十千，著令糧戶公捐，每糧一石攤捐錢一千七百。卑州約得鄉勇四千名，遵照兵制操習行伍，慎選舉貢生監爲領隊，逐日操演軍器，由

官捐備火藥赴局支領並請委武弁六員來州教習鎗箭敵愾禦侮事竣論功行賞文武領隊以爵秩議敍鄉勇或准作武生或酌賞銀自當人人奮勇爭先如此以逸待勞似可事半功倍若川北川東州縣均能一律辦理則處處有義兵截殺逆賊無所逃遁首惡既誅黨羽必散矣奉大帥准行乙卯王三槐兩入境皆以防堵嚴密去丙辰五月又來州屬之金山場青崗場君率士勇禦之乃折回大竹梁山而逸六月川賊冉文儕陝賊張漢潮等由清溪場逼州境徐添德又由大竹鄰水入州焚掠八月王光祖由大溪口竄入河東九月張添德張子聰徐添德冷添祿各賊分竄州境之河東河西焚擾君令寨民竭力防守城不可攻野無所掠賊知廣安嚴相戒勿犯州北老鷹巖者峭壁高州城數倍中開一窩約十餘里君曰此造物設險以護人若棄不守必爲賊據賊據則挾建瓴之勢以臨我州城危矣乃亟商之樓尉集紳耆召匠築堡於是鄉民移居者踵相接爲錫名曰安居城州城由是益固而民間牛馬器具糧食益有所屯積矣己未四月冷添祿入境君督鄉勇對壘三日賊不退乃請參贊額侯督兵來州殲冷賊於石筍河餘黨戮殆盡大帥入告額侯復爵而君名旁奉硃闈軍功議敍加二級自後張子聰張添祿包正洪以及各賊竄入境者不下二十餘次莫不望風走自丙辰至庚申凡五載廣安獨無恙皆君設策保護功也是歲護理順慶府知府事總督勒公以君團練得法通飭各州縣遵照辦理曰毋讓阮牧獨爲好官辛酉五月州民張老五李合等以阻米起衅聚衆滋事君率壯丁親往捕治外委王家元被賊戕并斂役十餘名張老

五李合自稱元帥。總督發兵勦捕。殺賊一百餘名。生擒一百五六十名。張老五李合藏山林。君懸重賞。鼓勵寨民搜山。親擒首逆張老五。餘悉平。奏上。奉上諭。知州阮和不能先事防範。本有失察之咎。但首逆張老五係其親自拏獲。功過尙足相抵。加恩免議處。君因勞敝。年齒衰邁。遂告退。君治廣安。前後十六年。署他州縣六年。一本其父治通許者治之。而在廣安。曇遭賊擾。艱難又復過之。乃履險如夷。卒能全城百姓。皆盡心愛民所致也。去廣安之日。士民如失所怙。送者數百里。始返歸祀家廟。垂涕久之。凡祖墓歲必再三至。視其罅漏。察其燥濕。事父孝。夜嘗爲父煖足。父母遺象。朝夕拜之。有微物必獻。每視象若有憂喜色者。輒應休咎。素惡分爨。曰吾雖不能爲張公藝。姑待吾沒世可也。嘉慶九年夏病卒。年七十有四。葬于某某之阡。以軍功遇覃恩。授奉直大夫。父母如其階。妻夏氏。繼妻梁氏。子三。長貽昆。辛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妾葛氏。出次綬江都縣丞。次爲昂國學生。並梁氏出嘉慶十六年。貽昆在京師乞元表君墓。元之先。自元末明初。系出江西。爲同姓。遂載筆焉。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陳君墓志銘

君諱鶴。字東麓。先世居閩。泉州會祐式璜遷福州閩縣。祖應瑞。父起龍。皆以農業佐儒術。起龍補縣學生。君幼穎異。家貧。雄于文。試輒高等。朱文正公、紀文達公、王文端公在閩。皆賞拔之。累不舉于鄉。補歲貢生。教授鄉里。生徒衆多。嘗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漳平上杭書院。皆有經法。弟子多舉科名者。君恂恂端謹。

守身如玉質直好義交不逆詐詩集數卷古體沖淡近陶韋今體綿婉近白陸嘉慶十五年七月于支卒年六十有五以子壽祺官得封妻亦封宜人子三人壽祺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文淵閣校理國史館總纂京察一等記名御史壽口壽口皆儒業壽祺幼被父教文藻博麗規畫揚馬通達經傳精究小學康熙己未乾隆初年皆有鴻博科儒術爲盛嘉慶己未雖非制科然如張惠言王引之壽祺等擬之前人似無讓也顧壽祺之學皆出于其父之教然則君之所學可知矣壽祺爲元門生在都聞訃星奔歸葬來請銘其墓銘曰

君行肫誠君學通明匪有金在藏而教子惟經子顯揚其名名重者勢輕山靈氣清鬱鬱乎佳城

誥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一鳳孫公贊妻許恭人墓表

公諱枝生字一鳳氏曰孫先世定遠人明初有諱興祖者以佐命功封燕山侯侯之從子諱繼達以行省都鎮撫守禦常州賜田宅是爲武進孫氏凡二侯三指揮使登庶司者百人尙書慎行尤以清望著其傳世與明相始終公曾祖鯨封翰林院檢討祖自儀桂陽州同知封翰林院編修父謀康熙辛未科進士禮部主客司郎中禮部公清宦家貧既沒公尙幼其從兄鳳飛官廣西州吏目公以諸生從之廣西督于許氏公念門戶中衰二親早棄養綴身妻家非學無以自立乃下帷讀書刻苦無間晨夜體素羸遂致疾雍正九年四月壬子卒年僅二十有六嗚呼公以望族丁衰祚讀書勵行天不假以年無事業著述表見于

世微乎微矣。然公之子若孫以學行掇科甲名滿天下。交遊稱之非公之隱德餘蔭曷克及此哉。公妻許太恭人以嘉慶十年六月辛未卒于其孫山東糧道任所。春秋九十有八。距公之卒蓋苦節七十五年矣。太恭人以二十三歲而寡。乾隆二十四年奉旨旌表節孝。今之節母且致上壽。未有如太恭人者也。太恭人父建宜興人以舉人官廣西義寧縣知縣無子欲爲太恭人擇壻。見公于鳳飛家器異之。以爲館甥。二年生子。又二年一鳳公卒。義寧君欲奪太恭人志。而以公之子爲許氏後。太恭人誓且泣曰。女何不若兒。孫氏一綫不可絕。父無子我當祀許于孫氏。義寧君知不可奪。從之。旋卒。太恭人以一婦人自粵西奉父及夫之棺以歸。陟嶺嶠浮湘湖。山林叢密。風波險惡。猿啼于晝。鬼歎于夜。太恭人抱孤子以泣。顛連修阻。卒達江左。奉義寧君棺葬于宜興。遵公遺言。厝棺于夾巷祖墓。母病侍藥。不解帶者五月。喪如父禮。以贈嫁陽羨田。易田于常州爲祭田。奉春秋祀事。又以子官俸置祀田于宜興。歸之許氏宗祠。孫氏歲時祭祀必兼祀義寧君夫婦。以至于今。太恭人性矜嚴廉儉。不苟言笑。不拜佛誦經。年近百齡。每奉壽觴。必戒曰。吾食半盂飯卽飽。製一衣著數十年。無受屬吏金幣爲也。方太恭人之初歸江南也。先人敝廬。匱二間有半。炊煙滿梁。太恭人晨夕操作。紡織鍼黹以易食。夜篝燈課子讀書。子有過必責之。責必哭。教孫學亦如之。嘗反鍵書室。自牖納食。故學行迄有所成。嗚呼。方在粵西。孫氏之系不絕如縷。非太恭人矢志撫孤力貧教學。又曷克及乎此哉。公子名勳。中乾隆癸酉科舉人。句容縣教諭。截取河曲縣知縣。署渾源州直隸。

沁州事孫三人長星衍乾隆丙午舉人丁未科一甲第二名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陞郎中授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署山東按察使今官山東督糧道次星衡河南候補縣丞署洛陽縣典史次星衡直隸候補布政司經歷署安州州判一鳳公初以子官勅贈修職郎句容縣教諭後以孫官誥贈奉直大夫刑部直隸司主事前翰林院編修晉贈中憲大夫山東兗沂曹濟兵備道太恭人初勅封太孺人晉封太宜人太恭人嘉慶十年冬附葬一鳳公墓墓在常州府某地之原

誥封奉政大夫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歲貢生游君墓表

君諱歲字若李號旭軒先世出鄭世叔唐末遂始自固始從閩王入閩至宋文肅孫桂又自建陽至長樂康熙間高祖鍾元爲耿逆所掠遂家福寧著籍霞浦曾祖勝岳生員早卒祖增州鄉飲賓父焯生員以孫貴誥贈奉政大夫母程宜人晚生君故尤鍾愛年十八始鄉學下筆驚其長老試輒冠其曹屢爲學使者所器然卒不遇以明經老君性孝侍贈公病無倦容祭必泣素不習奇鳥家言以葬贈公遂通其說母程晚喜飲酒左右必盡歡有女弟早寡割宅宅之爲之立後居平課其子極嚴光瓊成進士歸令授徒禁與外事將謁選則教之曰吾上世皆積行累善汝無以吏事害其家聲既而選漳州教授則又諭之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汝勉旃迨叔子光繹以進士官翰林歲必以金畀之曰詞臣清貴毋以貧傍人門戶及爲御史以事降官君乃亟命之歸晚尤愛交友種花果坦白無城府暇則爲文酒之會談先世勤儉孝弟則譽

譽不倦。年七十有二，自營生墳。時擬之司空表聖。嘉慶十年閏六月五日卒。年七十有九。例授修職郎。勅封儒林郎。翰林院編修。曾封奉政大夫。娶王宜人。繼葉孺人。子四：光纘、庚子進士；福州府學教授。光繼，勅封儒林郎。光繹，己酉進士；翰林院編修。掌陝西道監察御史。皆王出。光縡，葉出。孫六：大釗、大鎔。皆廩生。大鉉、大琛，皆附生。大芳、大謨。

孽經室二集卷六

山東分巡兗沂曹濟道唐公神道碑銘

揚州郡城垂三百年之舊家以宦績著者唐氏其一唐先世由泰州遷高郵復遷江都八世諱虞明進士虞生明獻明獻生之日之天之天官靈山縣知縣生詩詩爲之日後詩生六子紹祖繼祖皆官翰林綏祖由舉人知縣歷官江西湖北巡撫兩湖總督綏祖生辰衡秉衡辰衡歷官至迤西道生侍陛秉衡早卒總督公命侍陛爲之後卽兗沂曹濟道芝田公也公字贊宸又號悔庵幼讀書補恩蔭生隨總督公任習奏牘文案屢試未第乾隆二十六年蔭生引見以通判用二十九年發南河三十年題署山西通判三十二年實授通判事署宿虹同知三十六年調襄河同知復調銅沛同知暫署外河同知三十七年仍以銅沛管外河事四十年以在工屢著勞績舉卓異四十二年陞湖北鄖陽府知府四十五年丁本生母劉恭人憂四十七年服闋將入都時河南青龍岡屢築屢圮阿文成公特奏公精明強幹熟悉河務請旨發河工途次得旨巡赴河南四十八年以河歸故道擢授開歸陳許道四十九年丁母孔恭人憂五十一年奉旨署河南河北道五十五年丁本生父憂五十七年補山東運河道秋調兗沂曹濟道五十九年以失察前曹縣民毆斃饑民案降級調用遂以病歸不復出嘉慶九年十一月朔日卒于里第年七十有二公生名

門讀書通治理服官數十年有功於河淮者爲多洪澤湖五壩龍門水誌舊以上游正陽報水誌長落尺寸爲準乾隆二十九年公官山盱通判湖暴漲而正陽未報長且亦有正陽報長而湖不漲者大府委公勘之公徧歷各縣歸呈圖說曰淮出桐柏千里至正陽所并之水已多正陽長落固可爲誌但正陽以下颍肥汝洛天芡諸水雜注之乃至懷遠縣又下則有渦淝澥東西南濠月明湖諸水注之乃至臨淮縣又下則有沱澗潼漴四水注之迄于盱眙縣所并諸水颍渦尤大若正陽以上水未長而颍渦諸水驟長湖必漲正陽不知也正陽報長而颍渦諸水不長淮至正陽下且將倒溢諸水之科而後進迨歸湖十僅二三是以湖不與正陽相應也宜增設懷遠臨淮兩誌椿與正陽相證乃不僨事大府用其言請以行故今懷臨兩誌椿之設自公始公赴豫工時阿文成公與河督議改河之策決計于公公曰今全河下注非土埽所能當欲逆挽歸正道難矣今但于南岸上游百里外開引河則不與急流爭其全勢易掣以逸代勞此上計也文成公始定計開蘭陽引河至商邱歸正河以公總其事功以成得旨嘉獎擢開歸道公管南岸工時新引河隄初成溜逼甚險乃復請于儀封十六堡增開引河曰史邱歸舊河達大河夏水發果分爲二派一由新引河一繞儀封舊城之南達所增引河又于毛家寨請增築月隄千餘丈睢汎七堡建挑水壩溜勢乃暢下無潰決自公管南岸駐工防守迎溜決幾者二十餘處皆急護無患五十三年官河北道時屢奏安瀾公測河勢知將有變乃請于銅瓦廂工大隄後增築擡隄二百四十丈河督蘭公第錫以

爲歲修有定款。搶險在臨時。今非時無故忽興大工。難之。公固請乃行。次年夏。銅瓦工內塌決不移踵。調任河督李公奉翰。初視河曰。奈何。公曰。若待其塌透必大決。決則全河頓徙。今當于隄之下口新築撐隄。內掘數丈。使水迴溜而入。入必淤。淤則太陽撐隄合爲一。是河直注之力已殺。而隄可保。河督從之。隄合而險平。河督曰。君之所以出奇制勝者。在前此之預築隄也。公前官銅沛時。亦決下游。使水迴溜停淤。兩隄合一。是公善用放淤平險之策也。又宿虹之夏家馬路。黃連交幅。公親捍其險。裏河水淺。將漫隄。公住舟中。效黃河清水龍法。疏河底之淤隄。乃安。徐州城外增築石工。石磯嘴增爛石工。城乃無患。衛河水弱。漕船不利。公請掘地千二百餘丈。引沁挾濟以助衛河。其他畫策弭患者。不可悉數。公嘗論治河之道。曰。河行挾沙。治法宜激之使怒。而直以暢其勢。曲以殺其威。無廢工而不可。禹無爭土。而不可讓。守此岸則慮彼岸。治上游則防下游。皆名言也。公官宿虹時。立捕蝗法。率官弁按鄉搜撲。蠶盡而民不擾。於其去也。民爭送者萬人。守鄆懲鈔關胥吏苛索之弊。嚴申禁令。凡空船皆不征人載。但稽其人。舟載稅百錢。舟大者一再倍爲限。商旅便而稅亦無缺。觀察河北時。修書院延師課士。增膏火貲。輯三郡志書。其他諸善政。不具書。書其治淮事之大者。公元配吳氏。封恭人子。二長瑩。戊午科舉人。側室劉氏出。次黎。側室姚氏出。十一年六月十四日葬於城西卜家墩新塋。元與公弟仁埴爲同年舉人。又與公子瑩爲同學生。瑩請爲碑銘。旣葬而瑩卒。十二年秋。乃踐諾爲銘。其辭曰。

浩浩洪河，湯湯淮水，履之測之，知水之理。灑之鑿之，曲彼直此，民田民居，河淮之東，決則爲害，治則爲功。受其益者，孰知唐公。公若不歸，將總河政，惜未竟展。居里而病，清白之家，終焉無競。鬱新阡，公所自卜。若斧若房，拱茲宰木，勒碑刻銘，拜者來讀。

賜按察使銜河南開歸陳許兵備道柘田唐君墓志銘

君諱仁埴，字凝厚，號柘田。先世由常州遷泰州，復遷高郵，再遷江都。曾祖詩，康熙甲戌進士，累贈太常寺卿。湖北巡撫崇祀鄉賢。祖綏祖，康熙丁酉舉人，由河南封邱縣知縣，累遷至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父辰衡，由通判歷陞雲南迤西道，生子三長，仕謹官。潮州鹽運司運同，次侍郎。由恩廕生官河南開歸陳許道。彰衛懷道山東運河道，竟沂曹道，君其季也。君生而英敏過人，誦書善記，善屬文，事親孝，家庭有築度。隨任迤西各郡，讀書之暇，講求吏治，幕中諸老宿僉曰：此名家千里驹，殆有宿根乎。乾隆庚子丁內艱，甲辰，高宗純皇帝南巡，君以國子生獻冊，召試列二等，賞綵緞荷包。尋中丙午科舉人，丁未成進士，殿試二甲，授浙江嵊縣知縣。嵊故僻地，君捐俸葺書院，增膏火，講明禮教，修節孝祠以彰風化。仁聲洋溢，治行稱最。調任仁和，爲省會首邑，君審案定讞，士庶之畏懷者，一如在嵊時，有唐青天之稱。尋丁外艱，服闋入都，簡發江西補樂安縣，調豐城縣。豐城濱大江，多水患，君修堤以資捍衛，歲甲寅，以失察事落職。家居數年，庚申就教職，選全椒教諭，俄值江南高家堰及山盱五壩役工起，遂以通判投効，南河出力，加同知銜。乙丑

安東縣陳家浦工起，君以熟諳修防，留工遣用。工竣，授通判。戊辰署商虞通判。時桑家堤馬家坊險工屢出，君晝夜築護，得無決。踰年實授尋署懷慶府黃沁同知。沁水瀑漲，武陟埝幾破刷。君率兵夫馳救，得無決。加知府銜。壬申實授黃沁同知。十月調開封下北河同知，復保蘭陽十五堡之險。護河北道印務，擢署開歸陳許道。戚友有以君之伯兄曾任此官爲言者。君謂今昔情形不同，河工全在應變，非若地方事有一定準繩也。是年下南廳之黑岡工甚危。君晝夜防堵于烈日寒雨中，屢榜腹不得食，險始定。洎睢州決大工興舉，君總稽出入往來兩端，積半年之久，眠食幾廢。合龍後，蒙恩賜按察使銜。而君力亦旣瘁矣。丙子署河南按察使。君素有痰症，至是感冒加劇，遂請解職。丁丑蒙諭旨回籍調養。歸江都。是年長子鑄，奉檄至豫，君誠之曰：吾家世受國恩，祖孫父子皆蒙祿養。今年力衰，未能報汝其勉之。且汝曾祖任封邱時，上邀世宗憲皇帝特達之知，超顯秩。汝初膺民社，適亦茲邑，當秉承遺緒，毋墜家聲。觀君之言，可以爲世家教子弟之法。君生于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卯時，卒于嘉慶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子時，年六十有九。元配宋誥，贈淑人，繼配李誥，封淑人，側室錢。君生四子：長鑄，河南通許縣知縣；次鏞，國學生；早卒。次琦，國學生；次鐘，候選知縣。女子二：長適，同里試用縣丞；秦嶧，次適，紹興候選鹽場大使。陶德華，孫二女孫三，君與余同年舉于鄉。余撫河南時，奏君權臬事，且訪輿論，知商虞蘭陽武陟黑岡之不決者，君之力爲多。嗟乎！洪河浩瀚，障之極難。其決也，下傷民生，上勞國計。余過睢州見決堤跡，心傷之。然則于將決未決

時能屢保之勿決者，其力巨矣。君之可傳者在乎此。余知君故爲銘曰：君之兄弟皆治河渠，功留保障，法密鑿疏。君于豫岸捍之無虞，非君之力，大梁其魚，曲突焦頭，相較何如。德蔭後嗣，封樹待諸。

江西銅鼓營同知劉台斗傳

劉君名台斗，字建臨，星槎其號也。先世蘇州遷寶應，曾祖諱中從，康熙戊子舉人，石埭縣教諭。祖家昇，康熙甲午副榜。父世蓼，貢生，靖江縣訓導。兄台拱，字端臨，爲世名儒。君少而敏悟，由本縣學生中乾隆丙午科舉人。嘉慶己未會試成進士，官工部營繕司主事。君傳經學于其父兄，尤究心于水利。凡治河得失，漕輸利弊，無不洞知其源流，通籍後持服家居，講求尤確。服闋，兩江總督鐵公，河帥徐公奏留，南河協塞，減壩工竣得功，奉旨以同知用。會黃河南溢入射陽湖，衆議有欲因其勢改建新河，由射陽入海者。君作黃河南趨議，千餘言駁之上之。總督曰：今歲黃河漫溢，自陳家鋪迤下，漫口數百丈，正河涸成平陸，大溜由射陽湖一帶入海，將有南趨之勢。蓋地勢北高南下，若順其就下之性，則舍舊圖新，似亦因勢利導之機也。然竊見新河有難成者五，有不可不慮者四。夫現在之漫口，數百丈之口也，而口門以下，愈遠愈闊，至四五十里、六七十里不等。河面太闊，無以束水，水寬則流緩，流緩則沙渟，此難成者一也。現行溜勢奔騰，四注數十里之地，或東或西，十數日之間，忽深忽淺，河無一定之形，溜無一定之勢，此難成者二也。且

漫口向南而大溜先向西南轉趨東北若因之成河則是折一大灣迎溜必生險工對灣仍致淤阻下壅上潰未見其暢流歸海此難成者三也且改新河必須築一南堤又須于清黃交界之處中間隔一橫堤乃數十里中汪洋一片人力既無可施取土更無所出此難成者四也凡言湖者皆瀦水之區非行水之道也若射陽湖有出水之口則滔滔下注久當涸出五壩之水不當停積中汎矣謂之爲湖其形必如盂如釜外仰內凹故水滿則隘水平則停蓋盈科而溢出海灘非暢流而直趨海口也現在河流南注勢似湍激者以瀨湖一帶地勢較河身爲低河面較地勢又低故此時似暢究之湖外之海灘仍反高仰非如海口得建瓴之勢也河將入海必束之使高于海面故能敵逆上之海潮以衝突入海若今之射陽湖口則河流之趨湖雖由高入低而由湖趨海之路反由低入高以低就高數年之後必淤阻此難成者五也更有不可不慮者夫五壩減下之水減入下河者也往時五壩一開雖無黃流之阻尙且淹漫數縣之地停蓄數月之久必須閉壩而後就涸未有壩未閉而先行涸出者若分射陽湖以爲黃水之道則清水去路爲黃水所奪減壩之水全積下河不能容納此可慮者一也運河閘洞之水亦歸入下河者也一爲黃流所阻去路日高水無所歸以內地爲壑此可慮者二也淮南之鹽場東南財賦之藪也沿海場垣瀕于鹽阜今若逼近黃流淡水內侵產鹽必少清水內壅場垣必淹此可慮者三也至于黃河本有南趨之勢阜寧地勢高于鹽城鹽城地勢高于興化愈南則愈低今若導之使南再有漫溢則就下之勢必入興鹽

一入興鹽則不能入海而南入于江是河與江合江淮河漢四瀆合流是古今一大變遷也杞人之憂又不止淮揚二郡之生靈東南一帶之財賦矣于是南新河之議弗果行君又上書曰山盱五壩減出之水歸入下河者以高郵各壩爲口以壩下引河爲喉以興鹽各路湖蕩爲腹以串場河各閘爲尾閔以范堤外各港口爲歸墟必須節節疏通使水不中渟層層關鎖使水不旁溢方能引水歸海而保護田廬數年來各邑受淹之故以壩下引河淺窄而兩岸十餘里外卽無堤形是以減下之水不能下注先以旁流此高郵受災之緣由也壩水注之興鹽渟蓄湖蕩湖蕩雖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無堤防下無去路盈科而進者仍復泛溢四出在湖蕩之上者誤以湖蕩爲歸墟在湖蕩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鄰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極必潰雖少緩須臾亦復同歸于盡此興鹽各邑被水之緣由也場河淺故上游之水不能驟洩海口高故場河之水不能驟出加以壩面寬而閘面窄來源多而去路少猶以斗米注升欲其暢流不得矣此范堤內外被水之緣由也誠使壩下之引河加掘寬深堅築隄防引歸湖蕩則高郵之田可保矣湖蕩之旁圈築圍圩約擋水勢仍留去路導入場河總使水有下注之路而無旁溢之門則興鹽一帶之田可保矣再于場河挑深酌深范堤閘座並挑通閘外港口則范堤內外之民竈可無虞矣惟是場河以外形如釜邊場河以內形如釜底以釜底洩入釜邊必須擡高水面方成建瓴若以挑河之土堅築兩岸之堤則地勢雖內低外仰而水面仍內高外下也如此則有溝有防表裏相應誠一勞永逸之計也總督聽其言

而未能行。丁卯簡發江西以同知補用。試吳城。吳城民多板屋而居。值火災燔燒千餘家。君至爲設火龍。六坊各一梯衝鉤鍊及貯水之器。各數百。坊立役夫二十人。以時習其激躍轉輸之事。官給以食。均勤惰爲賞罰。又多掘井以備縛缶。立教萬算役夫以外。民有擔水一石與算一官給以價。以是吳城不復火。巡撫金公下其法于通省。今彷行之。在任二年。善政最著。補瑞州銅鼓營同知。實缺。以病乞歸。吳城民持鏡一盆水一盂拜于舟前曰。象我公之明且清也。送者數千人。率相泣別去。癸酉補原官。奉檄總運事。遂以勞頓卒。卒之前日。謂家人曰。吾死無他恨。惟吾兄未祀鄉賢。以此耿耿爾。吾兄者端臨君也。君未第時。卽勇于爲義。嘗與邑令孫君源潮。剏建畫川書院。脩節孝祠。戚烈婦祠。治宋涇河。引漕河水入城以溉民田。治城北之劉家潭築堤以捍水患。在官時。則平歛人兄弟二商之訟。表前明士人葉景恩死難之烈。歸新建主簿某停滯之喪。它如拯漂溺。置義冢。立質劑。禁游手。具載于君之家譜及事略。弗具書。君有功于河。書其河議之有裨時用者。所著有下河水利說一卷。

論曰。君駁新河改道之說。深切著明。後之人欲知射陽海口情形者。曷覽之。君下河築隄之議。本于靳文襄之書。文襄建此議。爲吾鄉喬侍讀等所阻。然靳公規畫工程丈尺經費。具載于君水利說中。昔阻其如此者。今欲求其如此而不得矣。

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例晉朝議大夫錢君暨配屠恭人墓志銘

君諱汝鼎，字東原，嘉興縣人。明太常寺卿諱口，與其季父及弟並以甲第起家，爲浙西望族。曾祖贈光祿大夫，諱口，祖贈光祿大夫，諱綸，光父廩貢生，候選訓導，諱峯，前刑部尚書，謚文端之次弟也。君生四歲而孤，母任安人，以節孝著。年十歲能作徑尺大書，讀經史成誦。前禮部侍郎諱載者，君從子也。君師之，盡受其學。乾隆元年，以文端廩入監讀書，並遵例納州同銜，爲太學官生。緣目疾幾失明，絕意進取，錢氏舊置義田，歲入贍族，規條繁密。子姓日衆，文端以君德性仁孝，才堪治劇，以賙給之事委之。君體祖宗設法之意，任文端委託之重，夙夜經營，不辭勞瘁，支分派衍，度田按口，三黨歡如。宗族稱孝嗜作書，始爲蠅頭小楷，以目疾改學歐柳法帖，常侍文端坐，論波磔鉤趯之法，文端稱之。晚年書益工，繼素流傳，得者寶之。卒於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廿日，年四十有四。配塔氏，同縣前進士崇強縣知縣諱麟女。幼好詩禮，崇強愛之，名之曰文事。姑暨祖姑陳太夫人，體無形聲，重幃悅豫。君理義田時，實左右之，嘗典質簪珥以濟賙給所不足，君之歿也，家計日落，至鬻屋僦居廡舍，幼子孤孫，斃斃相依。恭人課詩書，紡績自給，後以孫貴祿養漸充，而裙布縑絮，不改其素。久侍南樓，稔知先世事，每聚族姓談祖宗忠孝之德，鄰媼鄰婦過從，必接席與語。乾隆六十年，歷春秋七十有八，終於里第，君以孫楷官加級贈承德郎，翰林院庶吉士。今例得推贈朝議大夫。君配封太安人，例晉恭人。子三長，濬、增、生，候選縣丞，贈庶吉士。丙戌冬，應試在京，聞訃奔歸，哀毀咯血，卒於途次。婦程恭人，仰事姑，俯教子，孝慈苦節，亦如屠恭人。次淇、增、生，次涵，國子監生，女

六皆適士族。孫六長楷卽濬子。己酉會試第一殿試口甲第一。由庶吉士歷戶部員外郎。軍機處行走。次
模次械。生員次樸。次梧。次柏。生員女三。俱幼。嘉慶元年四月葬君及恭人於縣南曹王廟原。祔於父阡。先是君痛幼失怙。慎選窆地。偶泊舟城南新字圩塘。夢神人引至高阜。指其頰有如虎踞者。曰此非吉壤乎。翼日卜遂定。並誠子曰。吾不逮事父。異日必葬我墓側。卽今君與屠恭人合葬地。元與楷同登進士第。又同官翰林。交最篤。今視學其鄉。以狀來乞銘。乃爲銘曰。

懿哉錢氏。世德高門。誦芬詠烈。清流遠源。奕奕光祿。隱德彌敦。質廉相春。共啓後昆。生大司寇。以孝承恩。
惟東原君。光祿之孫。君生少孤。蚤被慈教。故有節者。必酬以孝。重慈致歡。含飴每笑。師少宗伯。蔭任國校。
雖下騰聲。詞場名噪。於戲嬰疾。幾喪厥明。殫發玉氣。采匿珠光。友于爲政。任黨恤鄉。竭勞盡哀。以持後喪。
壽山協夢。用誌厥祥。穆祐于昭。遺訓聿長。於赫恭人。康僖雲嗣。純固敦厚。溫和淑懿。視疴於寢。省膳於饋。
恭人之孝。與公兼致。度田贍族。修睦重義。恭人之賢。佐公爲治。家德在儉。世學維經。教子及孫。皆底於成。
文冠天下。筆珥樞庭。帝錫綸言。以褒先型。馬鬣吉封。虎踞佳城。下車再拜。敬勒阡銘。

誥封刑部山東司員外郎鄭君墓誌銘

君諱鑑。元字允明。號激江。又號餘圃。先世以鹽筴自歛。遷儀徵。遷江寧。遷揚州。皆古籍焉。祖屢父爲翰。皆贈中議大夫。君好書史。讀孝經注疏。恆不釋卷。性節儉。雖處豐厚。泊如也。居恆以誠訓其子弟。于孝義之

事恆樂爲之修京師揚州會館獨捐數千金又修歙縣洪橋鄭氏宗祠上律寺遠祖海公宗祠置香火田建祖父江寧宗祠三置祭田由縣立案于府又嘗脩族譜舉親族中婚葬之不克舉者建親樂堂于揚州宅後子姓以時奉祭祀嗟乎席豐厚者無足重重乎孝義也不以其財助鄉里有益于人之善事不以其誠爲睦婣任卹之正事卒之不豐不厚求一事銘慕者不可得所謂孝義者安在若先生者其殆庶矣先生總司鹹事十餘年誥授通議大夫候選道乾隆五十五年入京祝萬壽加一級召預千叟宴賜御製詩及粟帛又以輸軍餉一萬兩以上議敘加五級覃恩誥封中憲大夫刑部山東司員外郎生于康熙五十三年二月十日卒於嘉慶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子二長涵附貢生候選州同知次宗汝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孫三兆玉候選州同知兆玆乙卯舉人候補內閣中書涵出兆理大理寺丞宗汝出曾孫六烜炤炘熙焜卜於嘉慶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與其配吳恭人合葬於江寧之南鄉琵琶井因伐石而系以銘曰黃山鍾山廣陵秣陵鄭公之鄉人以德興孝祀以虔善義力勝富而好禮昔賢所稱革薄積厚人所罕能用綏眉壽耄年以登子孫繩繩施于重曾埏道旣安惟靈所憑藏此貞石風暖春塍

童處士墓表

君諱孝源字甬川先世義烏明季遷鄞祖某州判父某國子生有孝行勵學與妣孫孺人相繼卒君纔六歲居喪如成人以祖母陳命依季父居季父嚴以君力學不事生產出之外舍有地數弓乃益發書讀之

從師游，遂通小學。史漢、旁及百氏，旣壯，舅陳明經廉知孝友，妻以女，復以舅爲師。然不事舉業，嘗曰：吾先人以隱居著書，不求宦達。今有書有田，復奚志哉？由是入則橫經，出則負耒，歲以其入，賙親黨之貧乏者，有券至四百緡，悉燒之。復力疾修遠宗墓廬，雖困踣不顧也。戊午，槐以優行第一貢太學。明年考取武英殿校錄，秋順天鄉試中式。聞至君已疾，顧孺人曰：吾殆不起矣。異日當勸兒以黜浮崇實，勿替祖父之訓也。疾竟卒，年六十七。子一槐，女四，表曰：

古獨行農而士帶挂經室懸耜，存媯睦絕怙侈老能教長可紀。式彝訓生才子銘既藏表足視崇善良告樽史。

江都凌君士駿傳

凌士駿，字禹臣，其先世江南泰州人。明海樓僉都御史之後也。海樓諱儒，明嘉靖癸丑陳謹榜進士，有直聲。言事遭廷杖，時論趨之事詳明史。著海樓集。士駿祖襄康熙乙卯科武舉人，官古琅所千總。父鸞，國子生，工詩文，屢試不第，授生徒于郡城，因家焉。士駿遂爲江都人。幼孤貧，身親勞苦，手足胼胝，以力養母。妻子張氏，亦紡績以佐之家，稍成立。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母卒，喪葬盡哀禮，有同產兄八人，皆悌敬備至。生養死殯，悉資助之，而自奉則甚約。故人皆以孝弟稱之。士駿讀書識字，僅記姓名、性和易，無急言遽色。里閈有爭者，輒以微詞解之。爭者斂手退曰：長者言不可違。夫以布衣居鄉里，未有勢利加于人，而

人胥聽之。非其生平性行積誠以動人。何人折服之深也。士騷自悔幼失學。遂教其子讀書。嘉慶十一年卒。年八十有四。仲子曙。博覽工文詞。治經傳。不爲俗學。從父教也。

翰林院編修彭遠峯墓誌銘

編修諱蘊輝。字璞齋。又字遠峯。江蘇長洲人。彭氏爲蘇州之望。定求官翰林修撰。其孫啓豐。亦由修撰歷官兵部尚書。世所稱祖孫皆會元狀元者也。啓豐生紹咸。貢生。紹咸生希洛。乾隆丁未進士。官御史。力行善事。歲饑。輒平糶。捐貲繕育嬰堂。歿祀鄉賢。希洛生蘊輝。五十日而其母陶恭人歿。蘊輝幼穎悟。十歲從父宦京師。稍長。工詩文。嘉慶三年。順天鄉試。中式南元。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初娶兵部尚書吳江金士松孫女。繼娶南河總督平湖吳璥女。七年歸蘇州。八年在清江。十年入京師任館職。是時淮南屢被水災。編修與徐侍御寅亮等在京師捐募白金。屬友人至淮南村墟活餓者甚衆。冬十月。奔父喪。致哀毀。十三年服闋入京。充國史館文穎館協修。夏六月上試翰林八人于南書房。編修列第五。賞紗緞。皇帝五旬萬壽。獻文冊。蒙獎賞紙筆。是年得咯血疾。冬十二月九日竟以是疾卒。年三十有二。是可哀也。編修儀度玉立。性仁厚端謹。有志概。接三黨以誠。家世積善。濟貧恤嫠。戒殺放生。敦勉不怠。文筆清麗。讀史慕古人。方當樹聲詞苑。世濟忠美。乃忽夭折而死。子凝福。甫四齡。亦殤。妻吳孺人。諱懷珍。性善慈。慟夫及子。亦相繼卒。或疑作善而不獲報。其善有未至耶。非也。論語曰。死生有命。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仁而夭愈。

于不仁而壽者。且仁者非責報于天而始積善也。不然。顏子何不得天命哉。揚州阮元爲編修己未座師。哀其亡也。于其葬紀以銘曰。

震澤之濱。秀鍾儒人。彭氏才子。質敏性仁。金蓮燭古。玉笋班新。何圖覽揆而命不辰。影速于隙。霜墮于春。營茲淨域。封以香塵。善行可紀。寫于貞珉。山光藏璞。葆爾清神。

臧拜經別傳

拜經姓臧。名庸。字西成。又字拜經。本名鏞堂。武進縣人。父繼宏。業賈。康熙間。有與闔百詩同時。老儒玉林先生名琳者。拜經之高祖也。乾隆五十四年。餘姚盧學士文弨。主常州書院。拜經往受經學。抱玉林先生所著經義雜記。質于學士。學士驚異之。于校經典釋文中。多引其說。五十八年。在蘇州從嘉定錢少詹大昕。青浦王侍郎昶。金壇段縣令玉裁。講學術。錢公王公薦拜經于湖廣總督畢公沅。授其孫蘭慶經。嘉慶元年歸。丁父艱。二年。元督浙江學政。延拜經至西湖。助輯經籍纂詁。三年纂詁成。拜經至廣東南海縣校刊于板。而臧氏經義雜記諸書。亦以是時刊成之。五年。元巡撫浙江。新闢詁經精舍于西湖。復延拜經至精舍。補訂纂詁。校勘注疏。七年歸常州。九年入京應順天甲子鄉試。王伯申侍講引之。桂香東侍講芳。皆引重之。桂侍講命其弟桂萼從之學。秋試房考吳美存編修其彥。薦其文。主司抑之。十一年南歸。過揚州。伊墨卿太守秉綬。延修廣陵圖經。十二年。復應元招至杭州。讀書于北關署中。十四年歸里。病十五年。復

應順天庚午鄉試不中式。吳編修廷之修中州文獻書十六年復病七月卒于吳氏館年四十有五。拜經沈默敦重天性孝友遵父命續其高祖將絕之學脩身著書並見于世可不謂孝乎其弟禮堂孝子也以毀瘠卒拜經哀之乞朱文正公諸名儒之詩文以表章之可不謂友乎其爲學根據經傳剖析精微德清許周生兵部宗彥謂其好學深造如臯佩熊安生當求之唐以上也所著之書擬經義雜記爲拜經日記八卷高郵王懷祖先生念孫研稱之用筆圈識其精確不磨者十之六七其敘孟子年譜辨齊宣王潛王之訛閩縣陳恭甫編修壽祺歎爲絕識又著拜經堂文集四卷月令雜說一卷樂記二十三篇注一卷孝經考異一卷臧氏文獻考六卷又其生平考輯古義甚勤故輯古之書甚多子夏易傳一卷以子夏傳爲漢韓嬰所撰非卜子夏惟采釋文正義集解古易音訓大衍議五家不取宋以後說詩考異四卷大旨如平伯厚但逐條必自考輯絕不依循王本韓詩遺說二卷訂誦一卷顧千里廣圻以爲輯韓詩者衆矣此爲最精盧植禮記解詁一卷爾雅古注三卷說文舊音考三卷蔡邕月令章句二卷王肅禮記注一卷聖證論一卷帝王世紀一卷尸子一卷賈唐國語注二卷校鄭康成易注二卷蕭該漢書音義二卷皆詳過于人元初因寶應劉端臨台拱獲交拜經十年之間于我乎館者爲多卒之後元寫其所著書爲副本以原本還其家敘玉林先生入儒林傳中而以拜經附焉顧儒林爲國史文體宜簡乃復述所未盡者爲別傳以告後之學人且致其哀恤云爾

杭州府西海防同知路君墓志銘

君諱鑄字鳴于漢陽縣人父遵王伯兄釗歷任南陽尉氏知縣君幼佐兄理吏事習政治捐納鹽場大使分發浙江歷青村場許村場擢諸暨縣知縣調平湖縣大計卓薦擢杭州府西海防同知君明敏和正所治之縣皆有益于民未嘗妄刑一人宰諸暨十餘年未發之冤人情快之平湖水鄉故多盜賊君能弭之每課書院皆捐廉以資膏火海塘鉅工修防誠實予再莅浙方將倚君治大郡之事而君以嘉慶十四年正月乙酉卒生於乾隆十三年十二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二妻吳宜人先卒子文澤戊辰進士分發福建卽用知縣將以某年月日歸葬君于某地之原乞銘其墓余以君廉靜篤實善治民從余治浙專者八年矣歿之日吏民皆惜之曰好官如路公何遽死豈余私言哉遂銘之曰

悃愞無華安靜吏月計有餘民乃治不緣飾以媚世不逸惰而廢事安得如君置有位君德有餘蔭後嗣歸葬漢南視銘字

誥封奉直大夫奉賢陳君墓表

陳君諱遇清號穉菴先世出潁川宋平章事秦國公某之後十三世禎明河南參政有治河功十二世詢官祭酒諡文莊事具明史居華亭之南橋今奉賢地曾祖蘊明季杜門講學祖祖壽父基貢生基三子君其長也君生淑儻善讀書年二十一補華亭學生國子監生以父老歸家口益衆與兩弟析居慕薛包之

風築室於舊居東南以奉親。親病嘵。君訪醫。進湯液。惟謹。不解帶者經年。父母相繼卒。君哀毀骨立。營窀穸。靡不誠懃。族之人秀異者造就之。其有貧乏殯葬不給有急難者。佽助之。生平未嘗謁公庭。丙子邑大祲。君倡賑粥。十里爲一廠。廠有紳士。而君爲之綱。所居奉賢爲分邑。無學宮。縣令廉君高誼。諮於君。首捐千緡。事遂集。居家教子弟以法。延名師禮意俱備。丁酉季子廷慶授桃源訓導。令肄書構屋數楹。如諸生。是年廷慶中式。癸卯長子廷溥中式。己酉廷慶以員外郎充山左副主試。君教以恪矢公慎。俾得人爲報。稱。明年廷慶典郡。天語垂問父母兄弟。廷慶對臣有父母。年俱六十八歲。兄廷溥癸卯舉人。上曰。爾旣有兄養親。正可廉慎供職。報効國家。廷慶叩頭謝。七月廷慶迎養至辰州。君諭以勤補拙。以儉養廉。數年之閒。大吏以廷慶爲能者。君有以訓率之也。甲寅夏患癥。滯七月十六日卒。年七十有二。君性嚴峻。而仁孝於族。尤加意祖塋祠宇。歲必葺之。又其修梁、浚渠、飯餓、衣凍、櫓殣之事。不可殫舉。虎谿書院添設講堂。廡舍聚奎樓。以及脩脯膏火。其大焉者也。尤精釋藏書畫。晚繪耕讀圖。一時如沈宗伯德潛、王光祿鳴盛。多爲題詠。其隱居之志。殆有素焉。以子貴。例贈朝議大夫。妻顧氏。誥封恭人。恭人爲同邑南陵縣訓導。紱女性端恪。幼不苟言笑。動合禮法。母陳授內則。列女傳。涉口成誦。父以爲女職治酒漿。習織紝而已。因不復讀。年二十一歸于穡菴君。事舅姑盡婦道。能先意承志。佐穡菴君讀書。敦行暇事。女紅白。穡菴君倡賑粥。立學宮。家事悉以委恭人。恭人整齊嚴肅。纖曲周到。爲二子延師。必洒肉豐潔漏三四下。猶篝燈課讀。

也。先是族有無後者，議以廷溥繼之。已而易他人，其家將以貲之半賈廷溥。恭人以義卻之。戊戌，父南陵君卒，礪菴君歸自京，經其喪，恭人致其哀。廷慶之授教官也，恭人訓之曰：「當正身率行，仕學兼勉，勿謂冷曹不足爲也。」是後遇恩眷必最焉。丙辰，廷溥舉孝廉方正，戒之曰：「此特科母以虛聲貽誚，廷溥因力辭不赴。恭人素敦六行，其贍卹親黨，一如礪菴君。嘗以君遺命捐義田五百餘畝，修祠墓葬地，及贍同祖五世之人米布，以暨母妻兩黨，均有教養之資。嘗有九喪未葬者，特畀重資以濟之。丁卯十一月，以疾卒於家，年八十有五。先是礪菴君卒，葬於柘林之魚塘灣光字圩，至是祔焉，禮也。非躬行孝義，德符梁孟，曷克有此。宜乎子孫食報之，未有艾也。」子三：廷溥，舉人，候選大理寺丞，加一級，改授內閣中書。廷械，殤廷慶，由拔貢成進士，庶吉士，改廣東司主事，遷員外郎。己酉，山東副考官。湖南辰州府知府，署辰永沅靖兵備道。女二：長適，貢生張鴻圖；次適，候選察司經歷夏必達。孫三：泰，熊廩生。泰蛟，泰彪，曾孫二：光裕，光璇。

武康徐母周孺人傳

予督浙學三年，于湖州府貢優行生一人，曰徐熊飛。熊飛少孤寒，力學，事母孝，文筆斐然。越三年，予撫浙，聘熊飛爲平湖書院院長。熊飛母死，泣以行略聞，爲傳之。曰：「徐母姓周氏，武康人生而明慧，四歲孝經成誦，隨諸兄入塾讀書。春秋左氏傳、資治通鑑，皆能覽之。年十九，歸武康徐氏。時熊飛父喬寓上柏賣藥，授生徒甚貧。熊飛年十四，父卒，無以爲斂，母鬻破屋治喪葬，借鄰人草屋，攜子女居之。口授熊飛經，使爲童

子師己則晝夜貼錫織窮以易食貼錫者磨錫爲紙便製冥織窮者資山商裹茶筭皆業苦而值微者也母冬寒手龜坼鎔松脂補之氣蒸蒸從凍坼出夏蟲竚集膚亦弗少輒徐母之母家亦衰就養于徐母晨易米一升煮爲糜浙其成粒者奉母餘以豆屑野菜糅雜與子女分食之歲饑行賑母不就賑曰吾能餓死忍蒙袂輯屢向里正乞活耶熊飛既長爲學員館于平湖歸輒索其餽見與人論學書則喜否則罰責不少容或爲謀遷居平湖母曰先人墟墓皆在此山中可不首邱邪熊飛名日重授經多束脩母乃贖周氏老屋之半爲居奉徐周兩姓木主命子姪歲時祭之知平湖縣事李廣芸贈熊飛以金母喜曰廉吏金當爲吾置棺嘉慶六年十一月初壬午母卒諱稱英

論曰母以舊族耐勤苦支兩姓衰寒之祚教子學成可謂賢矣不然貼錫織窮薄業也茅屋豆粥貧媿也死則死耳學士大夫烏得譽其事而稱之歐陽公母以荻畫地貧者學也故備述母勤苦之事知熊飛所椎心飲泣而欲著表于世者正在此也

朱母高太孺人傳

嘉慶元年予奉命視學兩浙以經學詩古文試士于平湖得朱生爲弼根柢深厚不爲俗學而賞拔之又三年來撫浙招生課子弟及子是秋生領鄉薦明年應禮部試南歸前一月其大母高太孺人嬰疾卒于家生以冢孫承重列狀來請爲傳因得書其略按狀太孺人姓高氏系出渤海曾祖士奇受仁廟特達之

知世所稱江都詹事是也。祖輿以編修供奉內廷。父岱，候補州同知。母樊氏，實生太孺人。七歲從女師授毛詩、左傳、國語、戰國策、列女傳，輒通大義。遇貞烈節孝事，尤樂道不厭。父性嚴峻好潔，能先意承志，不辭勞瘁。以是絕愛憐之。年二十歸朱薦房先生。先生諱英，爲桐鄉令族，績學敦氣誼。事二親以孝聞。兄弟八人，仲兄荃官翰林，叔兄凌谷主政兵部，家聲方振。而太孺人躬習勤苦，不假婢嫫手。隨諸姊似問安視膳無失時，無倦容。病侍湯藥，夜不交睫。焚香籲天，請以身代。舅姑先後歿，哀毀不欲生，遂得痰嗽疾，終其身不復瘳。會薦房先生以荃之獄胥靡入蜀，羈三十七年。太孺人以紡績所入課子讀書，學成名立。既補弟子員，卽遣入蜀省視。先是凌谷兵部無子，病中欲以弟之子爲後，並馳書蜀中，亦許之矣。太孺人初以獨子難之。及兵部歿，慨然曰：「吾夫安知不卽歸？」此時姑從其言。第他日吾重有望于吾子。今若驟富，必廢學，無已。以所遺財與諸子姓分之，庶可繼也。其持大體類如此。乾隆乙巳，薦房先生蒙特恩釋歸，明年抵里門，白頭相對。諸孫林立，里鄰傳爲美談。且謂先生入蜀後，所以再新門庭者，皆太孺人力也。又四年而先生歿。太孺人又後先生十三年而歿，享壽八十歲。子一鴻獻，桐鄉邑庠生，兼承兵部宗祧。孫五爲弼，庚申舉人，爲榦、爲均、爲霖、爲燮、均霖，皆諸生，爲兵部後。

論曰：晉書稱韋逞母宋氏，與夫在徒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諷誦不輟。書則樵採，夜則教逞。逞後仕爲太常，母年八十，視聽無闕，猶設講堂，隔緣紗幔授經，號宣文君。今朱母以青年丁家難，夫婦睽離，在數千

里外歷三十餘年而復合。中間門戶樁柱，以一弱女子任之。教子教孫，皆成立。噫嘻，何其難也！視韋逞母，蓋跡異而心同者與。仰聞药房先生就逮蜀中，非其罪也。徒以兄故，慷慨赴義耳。世以是多之，易曰：「恆其德貞。」若朱母者，又能成夫子之德者矣。

淨因道人傳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暘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坦菴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繪事。夜觀恆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戚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也。其孝可知。居士雄于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穀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畫易米。與居士相倡和，或賭記書籍策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偕隱圖以寄意。乾隆丙午饑甚，居士有貧友來投者，道人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邨祭酒之孫，貧餓于竹西路，居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慕道人名，求見其詩者，閉門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尚幼，余薦居士往爲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山左盛傳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即見居士。道人于塘壠山房，歲癸亥邀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鬱脰湖，皆有詩。余于署中開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于湖光山色間。余內子孔亦以詩與道人相倡和，歲乙丑歸揚州，畫塘壠山房聯吟圖以寄意，名士多題者。歲丁卯，居士客于外，其

弟暨長子婦死，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媼鄰婦來，相撞而哭，感其仁賢，血滿地。不知誰喀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金寶鑾，其家諱稱因。論曰：程子引詩，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以證雖餓而民稱也。有以哉？道人之賢孝且篤，且貧異矣。非然者，吾烏得而稱之。

鮑姑辭敘

鮑姑爲元祖考之長女，與元考同爲江祖妣所生。適江都鮑公雲，事舅姑甚孝。鮑公狹，俞婦于外舍。俞婦者，某縣尹之妾，乘其尹死，挾貲而逃者也。以故舅姑不許之入室。俄尹之子訟鮑公，鮑公畏罪，挾婦入京師。舅姑漸老病，家亦漸貧，家事賴于姑。姑致力爲養者二十餘年。鮑公廉以醫自給于京師，久之入太醫院，爲八品吏目。俞婦生子永觀。乾隆五十年，始迎姑入京師。俄鮑公卒，姑歸揚州。鮑無居室，于是元考迎姑居于家。及元官內外，舟轍所至，皆奉姑無少離。永觀跛一足，病瘍卒，生三子，皆性落拓，不能有所業。姑是以不能不終于阮。道光二年正月十日，卒于廣東節署，年九十有二。柩歸揚州。姑性仁厚，知禮盡孝，其生平大節，在力奉舅姑，生養死葬，三黨所共稱也。先是俞婦已與鮑公同葬，姑常命曰：我死當別葬于北鄉。故元不爲墓。文姑九十歲時，有撰鮑姑辭爲壽者，引列女傳宋鮑蘇妻女宗爲比。鮑蘇仕衛有外妻，女宗在宋養姑，貞一不去。宋公表其閭曰女宗。劉向列之爲傳，以今擬古，事極相類。且同鮑姓，爰爲敍。

以誌之。

女壻張熙女安合葬墓碣

余之女子子安孔夫人所生余得一古鏡有孔靜二字遂字之曰孔靜幼明敏未嘗習鍼黹師錢塘嚴厚民讀書師奉新劉蒙谷學畫其詩受教於父母者爲多頗能析理摹景年十三許聘江都張熙熙字子興又字定江翰林給事中馨之曾孫賜三品銜鈞之子于是厚民又館于張氏與武康徐雪廬迭教熙熙性沈靜和厚不妄言笑詩亦有法十五六歲時得肝風疾時疾時已嘉慶二十五年春熙年十八其父命隨其師嚴來粵東贅余署中且讀書受余教雖新婚而內外有兩書室各讀書賦詩不少輒熙以嶺南草木物產考之古籍頗著於篇又自以端溪巨石雕爲硯山曰臨漳秋色給事本籍臨漳乾隆甲子陝西解元也十二月熙肝風病發甚劇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卒是時安年二十初有娠哭幾死家人以嶺路遠勸緩歸江都保姪冀得遺腹子安乃節哀慎疾夏秋身甚健然嘗指其腹私語其保母曰我望伊是子我故保伊性命將來伊真是子乃保我性命是以家人恆防之孟秋月死霸旣產乃女也猶語家人曰女亦佳勝于并女無之者不哭泣然色甚變心鬱志烈內熱外發氣若蒸八月二日猝然死家人疑其吞金檢其金無所失蓋其久蓄死志以死爲願故產後不慎疾若惟恐其疾不急而死不速者余雖哭之慟而心許之曰禮也人孰無死姪未辨男女而死絕夫之後非禮也篤夫婦之情靡笄懸磬橫殘其親之遺體非禮

也。舅姑老不留身以事之。非禮也。今產女病而死。熙不患無繼子。舅姑未衰。尚有妯娌三。是則合乎禮。不
渝乎情。而同至命矣。安嘗于所居粉壁前。登几畫梅。縱橫盈丈。幼隨母嫂分梅花百詠。得五言律十餘首。
又廣梅花百詠。再成百題。獨作一百首爲一卷。詩中爲其師點改者十之二。又有白梅吟館詩一卷。熙有
宜之室詩文遺稿二卷。熙五品頂帶。安宜人。于其合葬也。命常生書刻於石。

